- [CPU - 主线程, 模块 - 神棍之遗]

文件(F) 查看(V) 调试(D) 插件(P) 选项(T) 窗口(W) 帮助(H)

暂停

地址	HEX 数据	反汇编	注释
0049C7A5	8B0D 34E64900	MOV ECX,DWORD PTR DS:[49E634]	神棍之遗.0049FE28
0049C7AB	A1 04E54900	MOV EAX,DWORD PTR DS:[49E504]	
0049C7B0	8B00	MOV EAX,DWORD PTR DS:[EAX]	
0049C7B2	8B15 B89C4900	MOV EDX,DWORD PTR DS:[499CB8]	神棍之遗.00499D04
0049C7B8	E8 6B4DFCFF	CALL 神棍之遗.00461528	
0049C7BD	B8 90C84900	MOV EAX,神棍之遗.0049C890	ASCII "c:\china-drm\pdfreadersts.
0049C7C2	E8 35CBF6FF	CALL 神棍之遗.004092FC	
0049C7C7	84C0	TEST AL,AL	

寄存器 (FPU)		
EAX	0049C778	神棍之遗.004
ECX	0012FFB0	
EDX	7C92E4F4	ntdll.KiFast
EBX	7FFD5000	
ESP	0012FFC4	
EBP	0012FFF0	
ESI	FFFFFFFF	
EDI	7C930208	ntdll.7C9302
EIP	0049C778	神棍之遗.004
C 0	ES 0023	32位 0(FFFFF
P 1	CS 001B	32位 0(FFFFF
A 0	SS 0023	32位 0(FFFFF
Z 1	DS 0023	32位 0(FFFFF
S 0	FS 003B	32位 7FFDF00
T 0	GS 0000	NULL
D 0		

a-drm\"

a-drm\"

a-drm\pdfreadersts.

(V) 收藏(A) 工具(T) 帮助(H)

搜索 文件夹

桌面\1

转到

chinadrm.ini
配置设置
1 KB

神棍之遗失的记忆
1.exe

神棍之遗失的记忆
2.exe

神棍之遗失的记忆.
exe

神棍之遗失的记忆.
pdf
Adobe Acrobat Do...

神棍之遗失的记忆.pdf - Adobe Reader

文件(F) 编辑(E) 视图(V) 文档(D) 工具(T) 窗口(W) 帮助(H)

1 / 466 22.9%

查找



解密：ak4746465948 4
源文件提供：hzzwoai
泡学网首发
www.paoxue.com

开始 无标题 - 记事本 D:\我的文档\桌面

你家班作品集 1

神棍之遺失的記憶

Lost memory

歷史上第一部充滿人性陰暗面、精神分裂、
神通異能的奇情故事……

李想菩薩說：「2013年世界沒有末日，直到2016年後，世界不再是拜金主義，人類對金錢的追求根本沒有了慾望，那是追求神通與異能的世紀，商業將不會是社會的主流，政治也沒有了吸引力，電影不再好看，宗教與神通異能的修煉才是王道。」

李想菩薩預言：「知識資訊時代將會過去，網絡時代也步入歷史，你們準備迎接追求神通異能的李想時代。」

神通與神經的李想時代終於來臨了！

原作故事 **李民傑**



李民傑

他，童年曾住大雜院，與黑社會痞子、吸毒者為鄰，常被恥笑頭腦遲鈍。

他，十五歲是一名乩童，持咒五十萬遍後，發現自己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開始修習靜坐，四處尋找名師。

他，早年沉迷宗教修煉，還隻身遠赴香港拜師，閉門專修三年，後來發現神通與神經病往往只是一線之隔。

他，說話口齒不清，個性內向木訥，卻當了職業演說家，成了暢銷書作家。

他，充滿了傳奇，顛覆又顛覆，突變再突變，完全無法估計和預測。

你家班工作室編審團成員



鍾傑克



簡謀略



羅慧娟

你家班工作室編審團
成員簡介

鍾傑克簡介



本名鍾憶淙。銀河系地球公民。大眾傳播系畢業。
堅信人生就是不停的自我提升。打算和文字打交道一輩子。
計劃從事具有影響力的事業。立志成為中英雙語作家及演講家。
喜歡自言自語。喜歡古典音樂和爵士樂。喜歡在書海中憋氣。喜歡到書店去罰站、非禮書本。有自戀和臭屁的傾向。嚴重排斥沒有營養的社交。
無怨無悔當個沒有超能力的蜘蛛人，努力不懈的爬格子。
喜歡的格言：【立足地球，放眼全宇宙！】

這部小說裡，我比較鍾愛司徒超仁。

有幾個原因：

第一：他的名字很特別。感覺上，人本身會和其名字相反，例如名叫美麗的，本人未必美麗。

第二：他的性格很大眾化，又愛又怕受傷害。

第三：他是勵志類書籍的信徒，而我曾經也是。

第四：他在掙扎中求生，好比我喜愛的《賭博默示錄》裡的主角開司，未必是最帥、最好看、最聰明，不過求生的精神惹人喜愛。

第五：他是一個小角色、小人物，而我喜愛小人物。（如周星馳角色）

第六：他平凡得很真實，可是我覺得他即將不平凡。

鐘傑克：李作家為什麼《神棍》內頁插圖，李想和超仁的畫像有兩種不同的作畫風格呢？

李作家：呃……因為李想有精神分裂症，超仁有雙重性格，所以，最好用兩種不同的畫風來呈現。

鐘傑克：李作家，你千萬不要告訴我，你是為了替兩位漫畫家的新書打廣告啊！

李作家：哎呀，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簡謀略簡介

出生地：台灣

第一屆青少年文學獎冠軍　　第九屆海峽兩岸十大作家

第七屆科幻文學獎得主　　第八屆愛情文學小說新人獎

沒錯！　哪有可能！　　這些獎項通通不關我的事！

我是１９７８年出生的小孩童。

有句廣告台詞——男人４０歲，最怕只剩下一張嘴。

我將近３５歲，最可貴的就是已經擁有４０歲男人只會天馬行空與異想天開的思維。

.....

在《神棍》這本小說裡，我對司徒超仁產生一種精神上的支持……

我，支持超仁！

一個平凡人想學一門技巧，卻經常被上位者欺壓，

內心隱藏一股忍辱偷生的掙扎，想要不計一切代價，

逃出控制內在與外在的心魔！

彷彿平凡中的小人物盼望著出頭天的一刻！

我給司徒超仁拍拍手鼓勵一下！



羅慧娟簡介

很多人看書，是想要從書中學一點什麼，但我看書是腦袋空空，不抱任何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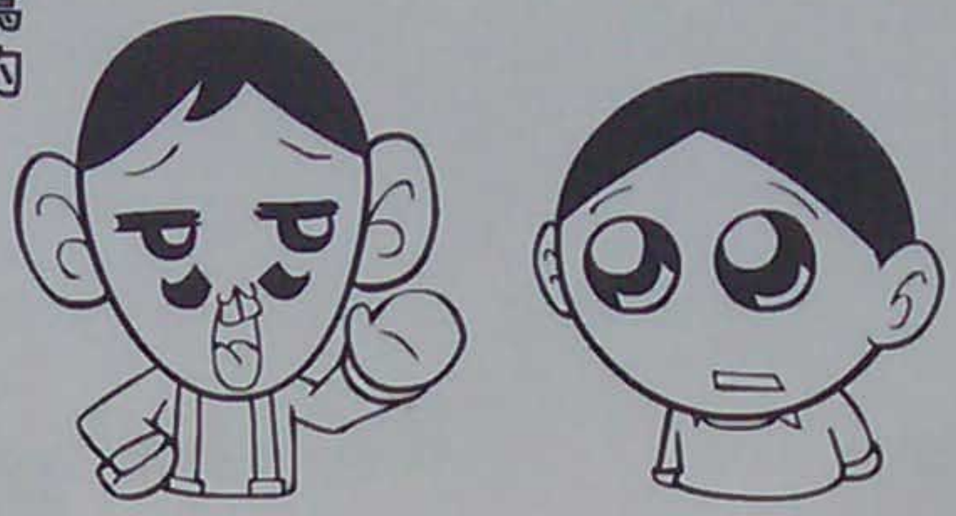
我覺得，如果我是從書中「學」到什麼，其實我並未將這些資料變成自己的知識。那麼，當我在什麼場合說出這些概念的時候，我充其量只是一隻學舌的鸚鵡，將自己所聽到的話無意識重複說出而已。

因此，我比較喜歡看小說——越是貼近現實生活，發人深省的小說，我越是喜歡。但我個人的經歷中，畢竟還是光明面多、陰暗面少，因此很難寫出陰暗的小說。

我曾經無數次幻想，自己也寫寫看這一類陰暗的小說，可惜也只是想想而已。論天馬行空，我這個人太缺乏想像力了；論博學多才，我在學術方面也是不學無術，因此只能望而興歎。

現在回想起來，我也感到很好奇，為什麼我在別人眼中似乎很有思想，很有靈魂呢？到底是什麼塑造了這種氣質？至於堅強、獨立云云，更是莫名其妙；我自己不知道有多脆弱和容易受傷。人們是怎麼看人的？我看，只有天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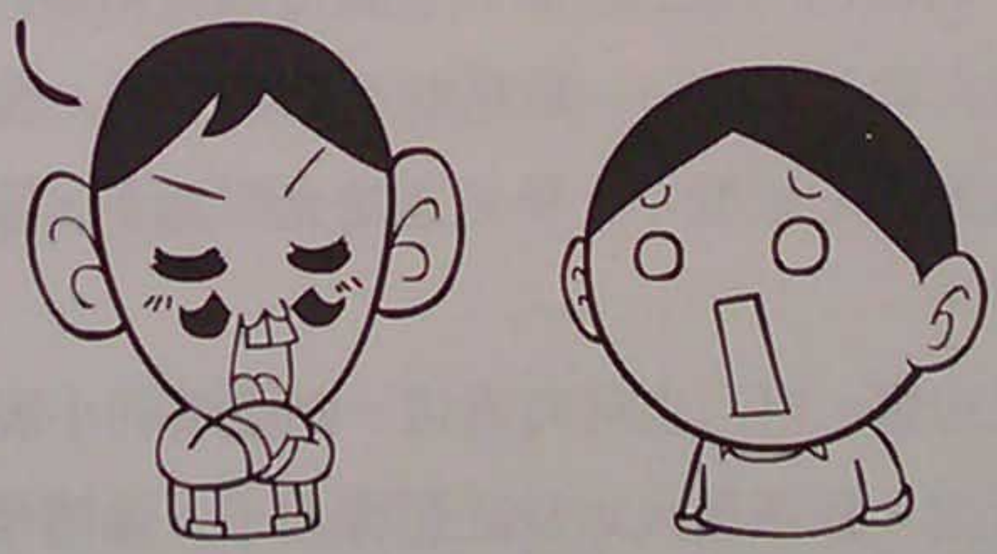
李作家說自己寫
小說不用修改的



我在blog寫文章也
沒再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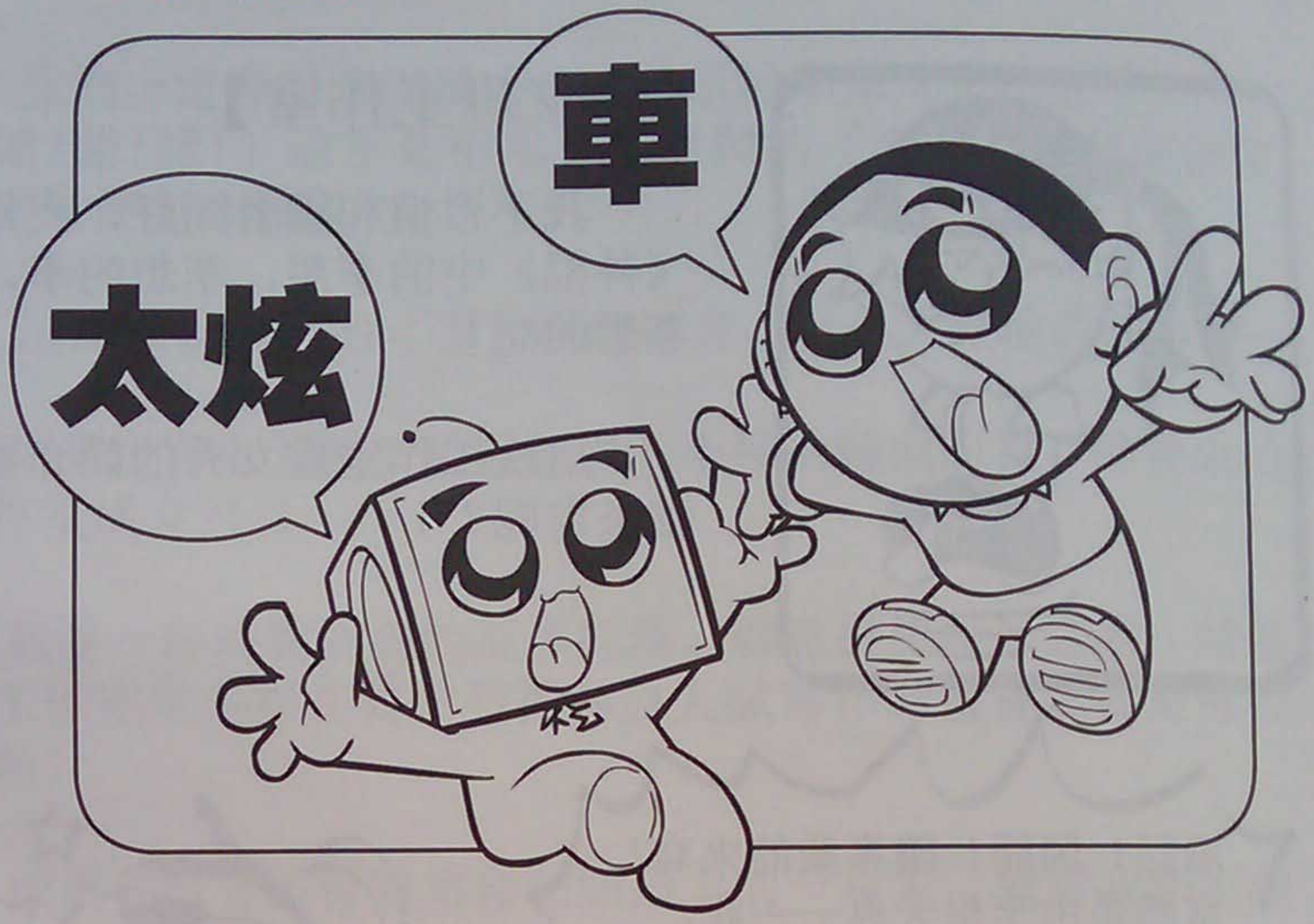
聽說像李作家這樣才
是天才級的小說家!



這是吹牛不用打草稿
最高境界的小說家吧



FROM 車太炫:



大家好！車太炫很榮幸可以在李民傑李大哥的首本創作小說裡插一腳。從部落格出發，得獎到擁有自己的圖文書，至現在認識李大哥，甚至合作，這一切都像千變萬化的網路世界，那麼的叫人興奮不已!

在這裡車太炫先和大家打聲招呼，相信我們很快會有再見面的機會。像李大哥所說的:

"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

期待和你再相逢~

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到以下的地方找到車太炫的足跡:

車太炫 部落格
http://blog.roodo.com/mistacar

車太炫 臉書
http://www.facebook.com/mistacar

車太炫 噗浪
http://www.plurk.com/mistacar



【你家班工作室】

我不習慣和讀者問好，我是《神棍》中的李想，李想的李，李想的想！

這次工作室處女秀的簡介要誰來寫呢？！



可憐的小魚

圖文：小魚
文字：謀略

在我天眼中，【你家班工作室】絕對比三國時代中的西遊記唐僧活佛策劃三分天下所帶領的動物團隊強大多了！
【你家班工作室】沒錯！
不要懷疑…你. 家. 班. 工作室！

你們一定會用陰謀論來看，暗示說李家班工作室……
「錯!錯!錯!」這不是極端狂人老闆的「李」，在我面前沒人敢這麼無知囂張。

這是取我李想的「李」取的諧音，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如果沒有上天賦予救世任務下來投胎轉世的我，哪裡來的工作室成立?!!!

我是一個博覽群書的英雄好漢，願意提拔後輩之秀，給他們工作室生力軍在書中發揮各自天賦寫作的機會，我是佛心來的!

成員各自會不會寫出自己頭頂上的一片天，就看我願不願意點頭了……

我能感受到每個成員都用供養菩薩的誠心來鑽研妙筆生花的文筆與刻劃出震古礫金的小說故事，一切都是為了在書中替我塑造濟世偶像的光環，讓我名留青史，永垂不朽……
其實我走低調奢華風不必多禮!

李民傑老闆!請您立正站好，聽我的授權宣言：

今日「你家班工作室」以我為榮!
明日「你家班工作室」依然以我為耀!



寫到這裡忽然情不自禁寫出了多少不為人知的心聲我不由自主的站起來替自己拍拍掌鼓勵好幾下!

圖文:小魚
文字:謀略

繪者簡介:小魚

典型雙子座，愛天馬行空胡亂想胡亂畫一通。畢業於大馬THE ONE ACEDEMY廣告藝術學院。曾任職平面設計師及繪畫導師。從小不會畫也不愛畫，就連人的五官也畫不齊，到現今卻常拿周圍的朋友畫成漫畫人物放上網，只因相信繪畫能夠讓人有開心的作用，希望能夠繼續用畫來傳達快樂因素給周圍的朋友。



【序幕】

我滿心雀躍的攔腰抱住Angelina，她作勢掙扎，想擺脫我的礙於我的淫威而不敢過度抗拒。

我將嘴唇緊貼著她油滑滑的朱唇，貪婪地用舌頭撩撥她的她全身不由自主扭動著，一邊喘著氣，一邊發出氣若游絲的呻吟——對，**我要的就是這種反應，妳繼續享受吧！**

我把她推倒在床上，脫掉她粉紅色蕾絲邊內褲，硬塞進她的嘴裡，接著將她的右腿抬起，放在我的肩膀上，我拼命扭動著身體……

她發出不知道是痛楚還是亢奮的呻吟，幾乎毫無反抗之力。

我的雙手繼續快速用力揉捏著她的身體各部位，她已經不再掙扎，開始和我水乳交融難分難解。

看來她似乎已經達到渾然忘我的半昏迷境界了。

哼，這麼快就想我滿足她，豈非破壞我的原則？

我緩緩停下，輕輕推開她，用挑逗的氣音對她耳語：「Baby，讓我們到了蘭卡威島的老鷹飯店，再進行激戰吧！」一面用力捏住她粉嫩的雙頰，放開手，緩緩的站了起來……

我看著赤裸躺在床上的她，出其不意，狠狠地反手掌摑她的臉。

「啪、啪！」聲響是多麼悅耳動聽。也許我出手過重，血絲從她的嘴角溢出。

我齜牙咧嘴獰笑著，緊緊抓揪她的頭髮，粗暴地將她拉離床鋪，旋即用力將她推向牆壁。

「咚、咚……」傳來幾聲美妙的撞牆聲。

她背倚著牆，頹然順勢滑坐在地，雙眼佈滿紅絲，眼淚涔涔流下，但也不敢哼半句。

接著她把含在嘴裡的蕾絲邊內褲奮力一吐，用又愛又恨的狂野眼神瞪著

我，猶自氣喘吁吁，全身虛脫無力——哈哈哈，最愛Angelina這種與生俱來被虐的傾向，正好滿足我的性暴力癖好。

我從錢包拿出六張馬幣五十令吉的紙鈔灑在她的臉上，頭也不回走出了房間，獨留她頹廢地坐在地上啜泣著，我雖然沒再看她，但我想她的嘴唇是一直顫動著的。

對我來說，這才叫做「酷」！

■

Angelina是我替她取的洋名。她有古銅色的皮膚，還有那超性感的豐厚朱唇。

我每次上她時都猛力拉扯她的頭髮，毫不客氣將她的頭大力壓在床上，瘋狂地掌摑她。

我想看她淚流滿面向我求饒。每一次我都樂在其中，很享受這種帝皇式的待遇。接著，強迫她用豐厚的雙唇為我「服務」，到了欲仙欲死的瞬間，我就會粗著脖子高喊：「Angelina Jolie！」

——對，你猜得不錯，我床頭正是有一張Angelina Jolie的大型海報，她是我青春期自今的性幻想對象之一。

我的Angelina，雙唇與G奶，酷似國際性感女星Angelina Jolie。

有了她之後，我是多麼的性福！

她與我之間的曖昧關係，誰都不能夠知道，尤其是我的爸媽……

■

她把行李搬上車，我袖手旁觀。

我想，**從今天開始，讓我們重生吧！一切就按計畫進行，寶貝**。

我真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看不到我不經意在嘴角流露的輕蔑笑意！

一切就按計畫進行。我內心泛起一陣快意，多麼刺激的遊戲！

當然，我從沒想過，這個天衣無縫的計畫，竟從此改變了我生命的軌跡。更意想不到的是，這個世界也託這個計畫的福，變得更加多姿多彩。往後的日子，也因為這個計畫，使我成為世界矚目焦點人物、各國媒體的新寵兒、聚光燈下的男主角，連臺灣總統也透過特別管道暗地裡召見我，日本還派出金神七煞刻意地討好我。

中共更派出密探暗中想盡辦法監視我，中共這隻可愛的洪水猛獸，無論如何都不願任由我返回「祖國」，進而壯大敵對者的聲勢。

不過，當初我策劃這項計畫時，從沒想過這個計畫會脫序演出，無心插柳之中將我改變成如此「重要」！

不，其實嚴格來說，我和這計畫都渺小如螻蟻，出發點也是意外的單純：

——只是要教訓自己的爸媽！

■

「Baby，上車吧！」我輕輕拍一拍她富有彈性的臀部——多麼結實，又具有線條美的臀部！

Baby我會永遠懷念妳的……

我上了車，啟動引擎，用力踩著油門，讓這輛馬來西亞國產車GEN-2發出轟隆轟隆的吼叫聲——很喜歡這輛被改裝過的GEN-2，就因為它的吼叫聲夠刺耳，並夾帶一絲絲的撕裂聲。

我哼著愉悅的曲子，輕拍著方向盤——老二，今天得靠您了！

無理取鬧的老爸沒收了我的Ferrari跑車，又假惺惺地買了這輛GEN-2給我，口口聲聲說是為了我的安全，司馬昭之心卻是不想我開快車，令我愈想愈幹！

「轟隆隆！」大馬力的引擎發出咆哮巨響後，GEN-2發動了，迅速穿過別墅大門，方向盤一轉，即出了主要幹道，我用比Ferrari跑車慢三拍的速度，

直奔通往馬來西亞北部的高速公路。

■ ■ ■ ■

李想從睡夢中彈跳起來，坐在床鋪上，頭皮發麻，牙齒打顫，喉嚨乾涸，猛吞唾液，冷汗直流，雙手無法控制的顫抖著，心裡感到凜冽的寒意，還打了五個連環哆嗦。

這個夢挺真實的，好像是他生命中一次難忘的經歷：既似曾相識，又全然陌生……

不過李想那從未失誤的第六感告訴他，這段記憶像是電腦中被刪除的檔案，是一段遺失的記憶。

於是他盤腿靜坐，幾下深呼吸，就感覺自己像是進入一片光明當中……

他將注意力放在腦部，想透過精神的力量進入海馬迴，以神通力量看看腦部最深邃的地方，也就是大腦研究專家說的最古老的腦，製造回憶的部位。

他的神識經過如海星形狀的神經元。

自從得到黑暗的守護神引領，進入腦內「旅遊」多次，李想已經沒有了興奮的感覺，不過他卻認定神經元的觸突像極了電影《阿凡達》的神樹。

抵達了左右兩邊的頭蓋骨，如兩把鐮刀半彎的形狀，頂住一個洞穴的入口。

他用靈力內觀這個狹窄的隧道，其實這裡就是左右腦傳電作用的峽谷。

他繼續深入峽谷中，看到一道光芒似螺旋，轉著圈圈向他靠近。

接著，一頁又一頁如照片平面的圖片飄過他的面前。

他不自覺說：「哦，這就是記憶拼圖。」

他用右手的食指在一張張圖片前劃過，像是控制著虛幻的觸控式螢幕。

圖片很有節奏的跟隨著他的手勢，從右到左移動著。

他抓住其中一張圖片，伸手進入螺旋式轉圈圈的光芒中，再取走一張圖片。

他將兩張圖片二合為一，眼前就出現一個畫面……

「咦？這不是昨天的畫面嗎？」

【李想的記憶圖片】

傍晚時分，我獨自彳亍在一條熙來攘往的街道。

有一個少年，可能從電視上知道我李想的大名，趨前來向我追問前程。

我最討厭不付錢而想佔我神通便宜的信徒，於是偷偷在心中對著他起了詛咒，笑瞇瞇告訴他：「你犯了飛鞋煞！」

少年一臉霧煞煞地問：「請問大師，什麼是飛鞋煞？」

我聳聳肩膀，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說：「天機不可洩露也……」伸起權威一指，指向前面行人道的轉角處。

少年充滿好奇的走到轉角處，我遠遠隨後跟著他。少年剛一轉入轉角處，中間店鋪有一條黃金獵犬莫名其妙向他狂吠了起來。

少年當時愕然不已，神情悽惶，不知所措的僵在原地，像是在玩１２３木頭人那樣。

此時此刻，手上沒有任何武器的他急中生智，迅速脫下左腳的ＮＩＫＥ球鞋，並把球鞋高高舉起作勢要打狗。

以「獸性」看懂「人性」的黃金獵犬並未受到嚇阻，反而吠得更厲害，一發不可收拾。

少年作狀要將鞋子丟過去。

誰知道，球鞋不小心脫手而飛……

「啊！慘了！」才喊出半句，鞋子不偏不倚命中了黃金獵犬。

「Sorry……」少年心知不妙。

被激怒的黃金獵犬，有如發現自己被戴綠帽的妒夫一樣，發狂朝著少年撲

過去。

少年為了閃躲這隻獸性大發的黃金獵犬，一時間無法顧及馬路上川流不息行駛的車輛，就驚慌失措衝到馬路中央。

緊接著，傳來「砰砰」一聲巨響，少年被一輛箱型車撞得飛起來，被拋離數哩倒在地上，口中吐著鮮血，下身屎尿齊出。

他雙眼睜得像條眼睛凸出的死金魚，在呼出最後一口氣前，嘴巴一張一合地翕動著，且像道士催符念咒般念念有詞，好像是唸著：「飛鞋煞……飛鞋煞……」

奄奄一息的少年，身體抽搐幾下之後終於斷氣了。

我穿過圍觀的人牆，眾目睽睽下蹲在少年的屍體旁，並反白的眼睛。

過後，我好心把少年的眼睛合起來，讓他死也瞑目。

「嗡咕嚕李想悉地吽……」

唸一唸我的心中心咒，這句咒語隱藏了我修煉成功的秘密心法，真希望這個時運乖蹇的無名氏一路好走。

我不疾不徐的站起來，向圍觀且竊竊私語的路人甲乙丙丁等點頭示意，接著仰起頭，雙掌合十，面朝橘紅色的夕陽，以大家聽到的聲音朗誦：「嗡咕嚕李想悉地吽……願你得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嗡咕嚕李想悉地吽……」

不出我所料，我聽到議論紛紛的眾生傳來一陣輕呼：「是李想菩薩！」隨後驚歎聲此起彼落，人聲鼎沸，不絕於耳。

說時遲，那時快，一個年邁的瘸子鵝行鴨步的走到了我面前，緊緊抱著我的小腿，並激情地輕吻我的腳無數次。

見慣大場面的我也為之愕然，渾身雞皮疙瘩，不過很快就進入狀態。

隨後，在羊群心理的發酵之下，很多圍觀的眾生也斂衽跪下，雙手合十向我朝拜，並跟著我一起朗誦：「嗡咕嚕李想悉地吽……」

沸沸揚揚，氣勢磅礴，場面冠冕堂皇。

微風拂煦，我洋洋得意的雙手合十，閉起雙眼，深呼吸後仰頭瞪著老天爺，用內在的語聲跟天上經過的空行母說話：「嘿嘿，沒有神通力量的老爸兜翻老底【註】告訴我，作為一個出色的神棍，必須要有適當的演技，在適當的時候表演出來。」

「不過，我李想絕對是有真修實證，兼擁有神通力量的『光棍』，所以我給自己這個現場的表演一百分。」我把目光望向群眾。

「『棍』這個字，在現代人概念中具有『騙子』和『無賴』的涵義，現代人將棍解釋成『棍騙之徒』。但我絕對是有神通力量的『光棍』，我一旦要索取錢財與美色之時，善信若不聽話，他肯定會死得很慘，就像這個少年這麼慘！你說，這有哪一點像『騙』？」

我很懷疑，若我用內功將這些話傳開，到底會有多少人有他心通，聽到我內在的聲音？

【註】廣東話，意思是指將底牌全給揭露出來了。

我臉上綻放笑靨，對著這群眾生展露完全屬於我個人特色的微笑魅力，剎那間陷入一陣沉思：

你們知道嗎？

我多麼想一而再、再而三告訴大家，我是有神通的光棍。

當然，你們這批路人，也許以為光棍是指成單身或未婚男子的意思。

在明代，光棍是流氓的意思。明代對於流氓的專用稱呼是破落戶，這個破落戶並非指家道破敗，而是指「不務正業」。

光棍這個詞在清代也是指流氓，由此還發展出稱呼流氓的「棍」系列。

我很喜歡看古惑仔電影，喜歡看黑社會電影，喜歡流氓，喜歡癟三，喜歡痞子。

一言以蔽之，我是有神通力量的古惑仔、黑社會、流氓、癟三、痞子。

所以我又不同意洞悉內情的老爸，說我們是神棍，他的定義認為我們是騙子，是旁門左道。

第一、我不是騙子；第二、我比較像流氓。
我只不過是規規矩矩的幫人看命，也是你情我願的。
所謂收人錢財，替人消災。
錯就錯在我有神通！
如果看命的信徒付不起消災解難的祈福錢，他肯定會遭受報應！
這不單是我給予他應有的懲罰，還是得罪神而應該遭受的天譴。
如此而已。

■

我端詳著這個翹辯子的少年，得意的神情不自覺表露於面上。「對，這就是我的神通，嘿嘿嘿！我不熟神棍，但我也是神棍！」

我必須在警察和記者到來前離開現場。

看著記憶圖如動畫顯示的李想，對自己發出自豪的獰笑，而且感到一陣快意。

他既自戀成狂地認為自己是天命所歸，又覺得他在替天行道。

「來吧，來找我算命吧！我是赫赫有名的鐵口直斷，想貪小便宜免費問我前程，我隨便一句飛鞋煞，你就需要慘死當場。如果你想要深入瞭解我的特異功能張力，無上歡迎，請先投保寫遺囑，賈禍自負。

哈哈哈哈哈，看來我真的很神！

不，我看來和實際上都很神！」

李想自言自語，很滿意地舉起這張記憶拼圖，他爽呆了。

靠！不過，我不是尋找這張記憶拼圖。

於是他用力往上一拋，拼圖又碎成小片，像碎花紙灑落下來。

螺旋轉圈的光芒將記憶碎片吸了進去，李想剛才在記憶碎片上灌注了靈力，因此他的靈力能夠自動感應他要尋找的記憶。

他手中拿到剛才夢境中的記憶圖片，靈力從手指傳遞給他訊息，發出警惕：

他的海馬迴記憶體，被一雙神秘又強大手掌，將內裡一大堆記憶拼圖用內功震得粉碎！

他看著這張夢境出現的記憶圖片，被震得支離破碎，還有燒過的痕跡，隨著這個脈絡尋找下去，他發現腦部竟然還有很多相同的碎片……

「媽的！幹！操你奶奶的，到底是誰？是誰幹的好事？」他咆哮狂怒！

■

從靜坐中恢復了神識的李想，內心很忿怒，同時又很恐懼，甚至有許多解不開之

謎……

他在一張白紙上寫著：在我頭腦用功力震碎或燒毀了我的記憶拼圖

（1）到底是誰，在我頭腦用功力震碎或燒毀了我的記憶拼圖

崽子有這個功力？

（這個世上有這等功力的人應該不多，連我老爸李卜或老媽子張紫怡都不

（2）即使有這份功力，他也需要摸著我的頭蓋骨發功，畢竟哪一個兔

片不像詛咒術，可以遠距離發功。

（這個世上誰能如此接近我？難道他會隱形，難道他趁我熟睡中進行能！）

子？不，死胖子絕對沒這個能力！）

（3）「兇手」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什麼？動機是什麼？

（4）「兇手」震碎了我的記憶拼圖，會得到什麼好處？

（或者說，我腦內的記憶到底隱藏了什麼關鍵資訊，而這些資訊對震碎記憶圖的人，會有什麼影響呢？）

（5）我跟夢中的Angelina到底有什麼關係？

（6）到底那個「重生計劃」是什麼？為什麼我在夢中會想到，我有今天的成就，全然是因為夢中的那項計劃？

（7）等等，媽的，既然被震得粉碎還燒毀過，為什麼我今天的夢境又會「意外」地修復好這段記憶呢？

（我突然升起一個蘊含天大陰謀的想法，但究竟是什麼大陰謀，我一時又想不通，就像頭腦大塞車。）

「呃，媽的，痛死我了。我的頭好痛啊！」他雙手拉扯著自己的頭髮。

李想腦中的憤怒之火再度燃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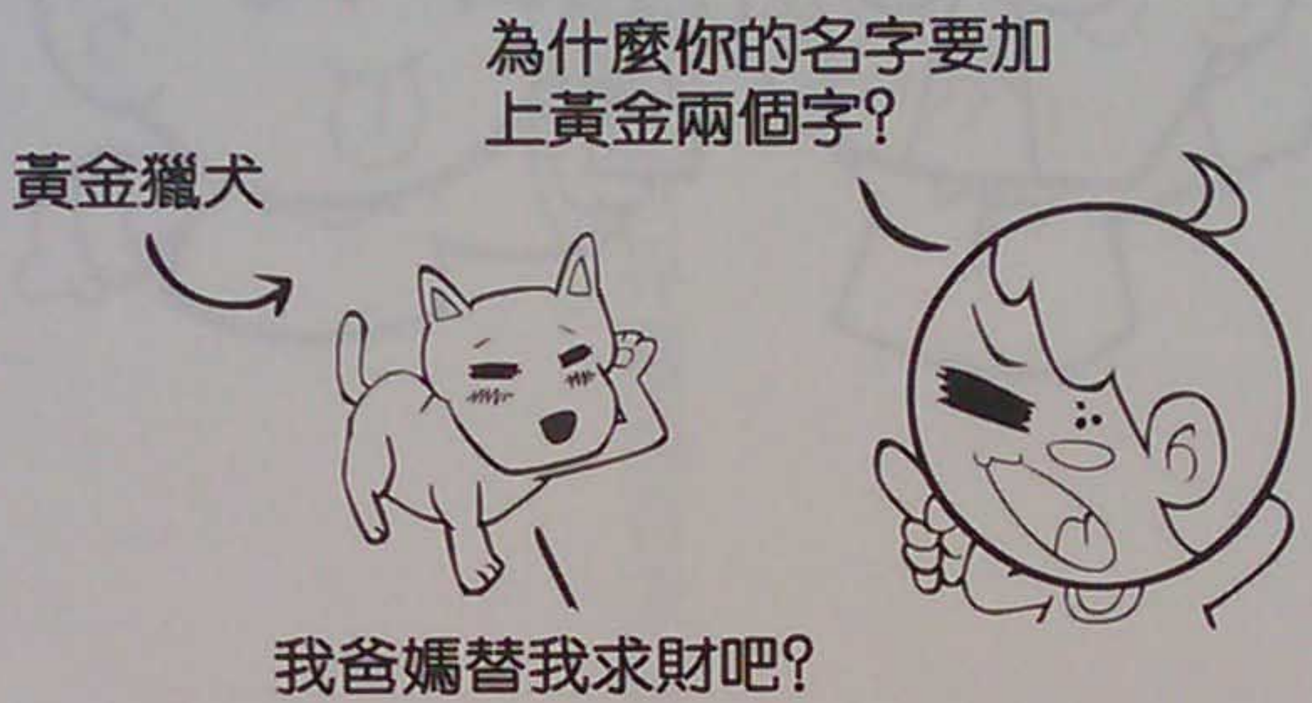
他的頭頂骨下，彷彿有數億萬條蚯蚓狀的腦神經蠕動著，並在微秒間消失了。

頓時眼前一片烏漆抹黑，所有的知覺在瞬間消失了。

李想呼嚕呼嚕地打著鼻鼾，竟然又睡著了……

它們很有默契


你站好，我要飛撲咬你!
等等……我有問題。


為什麼你的名字要加上黃金兩個字?
黃金獵犬
我爸媽替我求財吧?


利益薰心! 我要用腳上名牌NIKE鞋來丟你……但……我怕你弄骯髒我的鞋，而且NIKE鞋又很貴，很不值得!


笨! 7-11 有在賣拖鞋啦，快去快回喔!
我在這裡等你噢!

媽的!我的記憶拼圖破掉了!

我有大陸山寨版的記憶拼圖，你要嗎?!



李作者啊！李作者，你最後一段自問句橋段,接下來要我們這些讀者扮演偵探戲嗎?



2013年後

噓……還好，世界還沒有末日……

第一話

【第一章】

「接下來就是考驗我能耐的時候了！」

司徒超仁一邊說著，一邊發動他的極速小綿羊，這是他唯一代步的機車，也總比以前騎腳踏車好。

此時他腦中突然想起海倫凱勒說過一句話：「人生就是需要大膽的冒險，即使可能一無所獲！」

「海倫凱勒老師超屌！您說得真是太好啦！哈哈哈哈哈！」

超仁享受著極速小綿羊飛馳時飆風打到臉上的快感，他臉上的肥肉被吹成一副哈巴狗

的模樣。

他一路上不斷狂笑，對他來說，路人異樣的眼光早已不重要了……

■

超仁經過天橋底下，看到孤獨的老人翹著腳睡著了。

他不想打擾老人，靜悄悄爬進水溝，他聞到一股嗆鼻的酸味。

「媽的，不知道是哪個流浪漢的嘔吐物？」

他從褲袋拿出手機，等著簡訊傳來的指令，不過，他想要的簡訊並沒有按時傳過來。

超仁乾脆閉起雙眼，先將自己身處的水溝冥想成堆滿大便，內裡有許多蛆蟲在蠕動，大便將他圍繞一圈又一圈，大便愈來愈多，愈堆積就愈高……

他蹲在孤兒院附近的這個水溝執行任務，是因為這裡緘藏著他許多悲慘的回憶——有太多他被欺凌而充滿怨恨的回憶——當他冥想大便充塞整個宇宙天地時，就是開始要發揮

悲慘的吶喊力量，加以詛咒的時刻。

執行任務前，他必須喚起他自怨自艾，自覺悲慘的回憶。

他想著想著，不自覺口中低聲哼唱著：

「如果超人會飛
那就讓我在空中停一停歇
再次俯瞰這個世界
會讓我覺得屌一些
拯救地球好累
雖然有些疲憊但我還是會
不要問我哭過了沒
因為超人不能有眼淚。」

常常有人嘲諷說：這首歌的演唱者唱起歌，像一邊吃著檳榔、一邊嚼著滷蛋、一邊在

誦經。即使有人將他的歌聲諷刺為含著鳥蛋的公雞準備被宰殺時的淒慘叫聲，簡直天理不容；不過超仁始終還是對那出道十二年的偶像給予十二萬分的支持。

從小到大，超仁就對他的名字感到困擾，也對別人取笑他的名字感到反感，更對崎嶇不平的人生感到絕望透頂。

但！就在兩年前，當R&B小天王創作了一首《超人不會飛》，也拍了一部鼓勵平凡人有勇氣變成英雄，為社會創造更多無限可能性的MV時，終於為他這隻萬念俱灰的迷途羔羊，帶來充滿希望的曙光。

現在，就算躲在穢氣熏天的水溝裡，只要哼上幾句《超人不會飛》的副歌，他就會感到紅內褲外穿的正牌超人附身，充滿足以消滅怪獸的正面能量似的。

■

天底下的父母都希望為自己的孩子取個好名字。

孩子的幸福是從名字開始。

一個好名字可以帶給你孩子一生的能量，給予你孩子一生的自信。

但我的養父卻因為喜歡《三國演義》，而給哥取名為孔明，妹的名字為貂蟬。

這個家庭先收養了孔明與貂蟬，而我，我被自己的親生母親遺棄在佳世客的大賣場內；不知道是哪位好心人，將被遺棄的我送至附近這家孤兒院。

因為某次兒童節，八歲的我在孤兒院扮超人娛樂大家，逗得做義工的養母很喜愛，而決定收養我。

我真懷疑我的養父，把哥叫做孔明的目的是想他像諸葛孔明一樣聰明嗎？

養父希望小孩有一個響亮的名字。

但養父並不知道，一旦妹被稱為貂蟬時，全學校的人都取笑她。

包括我也經常取笑她。

做父母的，為孩子取名字無非是一種精神寄託，是對孩子美好的期望，但事實並不如你所想像的一樣。

如龍應台所說，父母對子女的關係是有一個期限的。

一旦過了有效期限，你對子女的期望、精神寄託，將與你計畫或預估的不一樣。

漸漸地，我們與你們之間會變成陌生人，但你從沒體會過我們的感受。

爸媽，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哥不聰明，他會被多少同學與朋友取笑？你為我們取名只不過滿足了你們的期望，但你從沒體會過我們的感受。

你們知道我最難以啟齒的就是我的名字嗎？

每當我說我叫司徒超仁時，同學朋友都笑著說：「真的先是不信，接著都笑著說：「真的嗎？那麼你就飛給我看吧！」

——你知道我那一刻的感受嗎？

或者他們來來去去都是類似的揶揄——「你們千萬千萬不要惹超人，超人不但會飛，還力大無窮啊！超人可以放出雷射光殺人耶！超人是英雄，是飛天遁地、拯救世人的大英雄！」

結果卻害我在學校無緣無故被同學揍，
一旦我的行為與表現魯鈍，他們就恥笑
在班上，不但同學笑我，連老師都拿我
爸媽，你經常跟我們說，吃虧就是佔便
你要我們誠實、做好人、謙卑、禮讓。
可是你明明知道，這個社會並不像你口
如果不是閱讀過《奸的好人》系列作品，我永遠不會知道我被你們騙了
二十三年。
你們是多麼不負責任的父母，你們根本不懂得引導我如何適應這個叢林法則。

愛心？

孔明這廝何曾對我有愛？

貂蟬這妖精就更不必說了……

媽，我十五歲那年，妳在我的書包裡發現了AV片。

在爸回來後，妳向他投訴。

我被爸給狠狠修理了一頓。

但我很懷疑，爸十五歲時，難道沒有想看AV片的慾望？

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我完全對女人沒有興趣，對性不好奇，我還是正常的男人嗎？

司徒超仁想著想著，他的情緒達到了最低潮。

眼前又陷入一片黑暗，呼嚕呼嚕聲響起，他又看到五色光明。

朦朧中，那個人又影影綽綽的出現了。

他心情漸漸恢復平靜，開始感到很充實，有一種溫柔的聲音，有節奏地指示著他：

呼——吸——呼——吸——

慢慢的，光明中那個人隨著司徒超仁有節奏的呼吸，漸漸化成一縷薄如輕煙的光，隨著他的呼吸，緩緩進入了他的鼻腔內。

超仁感覺有一個人躲進了自己的身體，慢慢腐蝕著他每條神經，溶入他的血液、心跳、呼吸、意識中，他跟他已經合二為一，接著他的胸口微微發出紅光，起伏著……

■

「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彌利都婆毗……」

如果聽到《往生咒》的誦經聲，不需要見怪，因為這是超仁為李想特設的鈴聲。

此咒取自於《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經》，而演唱者則是演藝圈時下最夯、最牛的當紅炸子雞，胡靜怡。

因為宗教的衝突性，超仁也因此被李卜警告多次，不過他依然我行我素。

「速來我家，我要檢查你的記憶！」李想沒頭沒腦對超仁說，也不讓超仁多說一句，無緣無故就把電話給掛斷了。

「媽的，又說今天有重要任務，我遵照時辰蹲在這裡，現在又要我去你家，混蛋！」超仁心中暗自臭罵著。

不過超仁的憤怒永遠只有那一秒的時間，憤怒過後就是悲從中來。

「唉，我永遠都是聚光燈之外的配角，在養父養母眼中，司徒孔明才是出類拔萃的精英。我和他都是養子，可是待遇卻迥然不同，無論我多麼拼命，總無法超過他。

現在在玄門正宗，我又得躲在背後幫李想這混蛋、醜八怪做事。要不是我承受師父的知遇之恩，要不是混蛋、醜八怪是師父的孩子，我才不幹這些事！」超仁繼續他怨天尤人的老毛病。

他剛想從水溝裡爬出，住在天橋底下的老人突然把臉貼得很近，老人笑呵呵說：「年輕人，不要幹壞事哦，要好好善用你的能力喔！」

超仁怔住幾秒，而後笑笑對鶉衣百結的老人說：「這幾個月以來，您老人家都跟我說同樣一句話，您有沒有第二句新鮮的話呢？」

老人用力握住超仁的右手幫助他借力爬出水溝，拍一拍超仁的肩膀。

超仁頓時感到一股暖流進入了心窩，他感受到說不出的舒服，心情好像飄飄然。

突然，超仁眼前出現幻象：

他看到自己左手有藍色的花飄了起來，右手有紅色的花圍繞著。一陣輕風微微一吹，藍色的花被吹了起來，他聞到芬芳的花香，即感覺昏昏欲睡，紅花也隨風而起，這下他心跳加速，他聽到「撲咚、撲咚、撲咚……」有節奏的心跳聲，接著他察覺，心胸中的那個人慢慢的消失了……

幻象突然消失，老人已經不在他身邊。

老人還是蜷縮著身子，呼嚕呼嚕打鼻鼾地熟睡著。

■

「媽的，見鬼了，剛才到底是不是幻覺？」超仁搔搔頭說道。

「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彌利都婆毗，阿彌利哆阿彌唎哆，毗迦蘭帝，阿彌唎哆，毗迦蘭多……」

又傳來熟到爛透的鈴聲。

超仁按了接聽鍵之後，手機中又傳來毫無情由，野獸般的咆哮聲。

「死胖子！趕快死過來！速到！我要檢查你的記憶！這是命令！」

接著不等超仁有任何解釋，李想又把電話給掛斷了。

「媽的，這混蛋、醜八怪又發明什麼新玩意兒，從沒聽過他會檢查記憶，不知道是不是那個黑暗之守護神傳授給他的？」

超仁心中一團怒火，對李想的命令極度不滿。

「慘了，要是這混蛋看到我記憶，發覺我曾經罵過他，該如何是好呢？」

超仁暗叫不妙，又開始對還未經證實的事著急起來。

【第二章】

李想緊閉雙眼直立在客廳。

他開始幻想身邊被團團的烈火圍著燃燒。

火愈燒愈大，火勢蔓延至整間獨立式別墅的洋房，甚至吞噬了半個天空。

他雙眼翻白喃喃唸道：「天雷勾動地火，啊，天雷勾動地火，啊，嗡咕嚕李想悉地吽……天雷勾動地火，啊……」

隨著他的咒語愈唸愈緊湊，他冥想中的火勢也愈來愈旺。

從台灣蔓延至亞州半球，接著整個地球，燒出宇宙之外，與太陽結合。

他還是站在圈圈之內，突然他高舉右掌向天搖晃擺動著，左手垂直向地搖晃，口中的聲

音也喊著：「噢，噢，噢，噢，噢，噢……ＹＥＳ！」，右掌以傾斜45度劈下一股熱氣直沖上頂

「五雷轟頂，天誅地滅！升官發財，上天下地，唯我獨尊！」

李想很滿意自己憤怒之火的修煉，他覺得通體舒暢，氣血循環全身，輪，心窩中還有溫暖的火團燃燒著。

■

哼！老爸告訴我，這個修煉法是他臨時憑空想像出來。話說當時他正開著一個玄門正宗神通異能開發法」來應急。

創作一個「太陽神通異能修煉班，因為找不到資料，老爸自己

後來，老爸看中超仁不知所謂的詛咒力量，又將這套「太陽神功」改名為「消除業障，伏魔平妖，驅除小人，五雷轟頂，天誅地滅，升官發財，上下地，唯我獨尊」詛咒法。

嘿，老爸說名字愈長愈容易騙人。

當時老爸為了騙超仁，所以教超仁這個法，一開始我並不知道此法是老爸的虛構，因此跟超仁一起修煉。

結果超仁練不出什麼效果，而老爸看到我天天勤苦練功，才將真相告訴我，並吩咐要我不必再修煉。

但我知道真相的時候，我已經練成了不可思議的詛咒力量。

黑暗的守護神，也說我是借假修真，結果將假的變成真的力量，因為我是菩薩轉世。

老爸和老媽子飛去美國第三大藥廠，又想引進新的算命騙局用來騙錢，說想配搭上超仁有時有效，有時沒效的糞便蛆蟲詛咒大法。

我估計，如果老爸不將烏鴉行動的詛咒交給我辦，相信不出半年，烏鴉行動就會因為超仁的詛咒有時有效、有時沒效而被搞砸！

我不知道老爸在想什麼？以超仁這等三腳貓的爛詛咒功夫，以他一個超弱

的來拉我這個超強的，怎麼也說不通！

其實老爸只是很單純相信「老媽子摸骨法」，摸出司徒超仁具有死神詛咒的力量。

但在我眼裡，不必靠超仁也可以！

不過老爸不相信我能將「假」的修成「真」的。

老爸向來都認定我有精神分裂症，總是千叮萬囑要我按時吃藥。

因此趁老爸不在，我們要幹幾件大事轟動台灣，而且死得愈多人就愈好！

在我的辭典裡，沒有鴕鳥政策，只有效果！

當我修煉這個「消除業障，伏魔平妖，驅除小人，五雷轟頂，天誅地滅，唯我獨尊」詛咒法，確實是有生理上的感應。

最重要的是，現在我終於修煉到可以用這個密法來詛咒人，而且詛咒的效

果也不比死胖子的「糞便蛆蟲」詛咒大法差。

老爸雖然承認用虛假的神通進行欺詐超仁，但這方法反而對我有效，只是老爸沒足夠的功力駕馭這個方法罷了！

我趁著老爸飛去美國時，我做了以下的實驗，我相信他回到台灣，看到了我這張成績單的效果也會啞口無言，無話可說！

李想陷入一陣沉思，將他詛咒成功的成績單，放在桌子上，紙上密密麻麻寫著：

1、巴先生在玄門正宗碰到我，我隨口說他會有針刺煞到來！結果他離開玄門正宗後，到廟會大拜拜，人潮中他被推擠到乩童身旁，乩童當時起乩，甩鐵針球，甩到巴先生的下巴，廟方趕緊連人帶鐵針球送醫。

李想的救贖：

我讓巴先生這個虔誠的道教徒去廟會裡吸收各大神尊的靈氣，刻意安排許多仙童子化成人潮，讓巴先生接近乩童，吸收正靈降世的正陽之氣，來洗滌

巴先生從頭到腳的晦氣與霉運。我還特別費心讓乩童的鐵球針甩傷巴先生，讓他流出前世不好因果所帶來的血液，也化開巴先生這世造口業的孽障。

基督教所謂耶穌扛十字架為人類贖罪，在道教來說，乩童拿五寶讓身體流血是祛除邪魔，我讓巴先生下巴刺著鐵針球流出血液，也意味著替他全家人祈福銷孽……我的確是人世間的菩薩！

2、在街道上碰到賣豆腐的李先生，知道他23歲的大兒子很喜歡《頭文字D》漫畫，所以我吩咐李先生勸他的兒子，開車不要逞凶鬥狠在街頭亂竄蛇行喔，如此才可以避掉S煞！結果李先生沒聽我的話，他晚上喝醉酒時，在街頭開車一樣S型亂衝，雖然沒事，卻在嫖妓行房時，女方陰部呈現S狀鎖緊了陰莖，拔不出來，救護車載走雙方就醫！

我必須解釋為什麼會跟詛咒不同：

雖然我沒有看過李先生的大兒子平常在街頭上S型亂開車，我估計，他的大孩子因為崇拜《頭文字D》，有可能會危害路人。在台灣，如果李先生開車致人死傷而逃逸，要被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當李先生的大兒子致人受傷而逃逸，會被吊銷其駕駛執照，要吊銷其駕駛執照；致人重傷或死亡而逃逸，要被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啊。

老爸，由於我慈悲心腸，發願救世，不讓青春年華的他因為S型開車闖禍毀了一生，同時我也要讓他了解，學生時期就是只能讀書，所以我在關鍵時刻，念力一轉，希望轉嫁在李先生做父親的身上，因為養不教，父之過。

大學生最好不要亂交異性朋友。有了性愛，就會有雜交的可能，這會病毒攻心啊！不過，他已經有太太了，竟然還敢嫖妓，因此我絞盡腦汁讓他接受S型緊縮的地獄式處置法，讓李先生替代了大兒子的詛咒，結果還是S教訓了李先生。

我這次費心勞力，救了一位前途不可限量的學生！我想叩問天下仁慈之心，捨我其誰？

3、有一次我在街邊，看到一位小姐是長髮的，我心裡動了一個念頭：頭髮煞。結果第二天《芭蕉日報》報導，一位長髮女性回家坐計程車，下車時頭髮不小心被車門夾住，而司機也累了，沒注意就開車，結果女人的頭皮被掀掉了。

4、我跟自己說，今天不要開車，不然會有車禍。第二天我又看《芭蕉日報》，看到一位陳先生開車很慢，也很注意來車和後照鏡。可是經過一個路段時，突然有一個年人從安全島跳出來，結果把那個人撞死了。經查證，那人是久病厭世，所以選擇自我了斷。

5、我今天忘記倒垃圾，因為我的潛意識告訴我，今天會有人犯垃圾煞。結果我還是在同一天的《芭蕉日報》讀到：一個人倒垃圾時，因為要追垃圾車，結果一個重心不穩，整個人摔進垃圾車裡去。

6、我每次看到你的好徒弟司徒超仁蹲在水溝，練你所謂的糞便蛆蟲詛咒法，我就想：總有一天，會有大便煞的出現。結果當天晚上我夢到，你逼我看的精神科醫生，他因為一天內都沒有吃啥東西，所以肚子很扁。他在路上路過餿水桶時，他特別注意並閃開。不過他繼續往前走後，他看到有人在他的面前昏倒了，結果他發現那個人沒有呼吸了，便馬上為他做ＣＰＲ。做人工呼吸時，那個人突然醒過來，大吐特吐，結果精神科醫生整個口腔都被那個人當作嘔吐盆使用。夢醒之後，我就坐在床上哈哈大笑！

7、結果我繼續睡覺，又夢到：司徒超仁上了飛機後，跑進廁所上大號。而飛機上的馬桶是那種上完後把穢物自動吸進去的裝置。可是這次的聲音怪怪的，可能是因為大便太多了，所以有點不通，結果馬桶吸幾下後就爆炸了，炸得司徒超仁滿身都是糞便，在廁所裡清了一個多鐘頭。

我夢醒之後，笑得眼淚都流了出來，我想，那個超仁為了修煉糞便蛆蟲詛咒法，而整天冥想被大便團團圍住，飛機上的糞便之所以會爆漿出來，全因他被詛咒大法反噬，這是他無法駕馭好這個詛咒法最好的證明。

李想拿著這份詛咒成功的實驗報告，心中得意洋洋。

突然間，李想看到大門口有一團黑霧快速飄忽的進來，黑霧當下組成人形。

人形黑影用沙啞的聲音，粗聲粗氣地說：「嘖嘖嘖，你老爸到今天還是賣狗皮藥膏的江湖佬？不過這江湖佬有高明表演戲法蠱惑人心，他是高級的魔術師。台下的傻瓜們依然信得傻乎乎，瘋瘋癲癲趨之若鶩。一個教派的開創人對外公佈自己有神通，實際上所有的神通都是依靠著自己的太太與孩子。

最吊詭的還是有神通的太太與孩子，居然聽命於沒有神通的騙子，有時候我真的覺得玄門正宗過度崇拜老爸李卜，簡直不分上下，我想用人頭豬腦形容比較貼切，這局面比拋頭顱、灑狗血胡鬧的八點檔更好看多了哦，哈哈哈！」

李想指著人形黑影忿罵：「這是我的家務事，而我的家事不需要你這隻鬼東西插手！

我父親現在已經是太上皇，最主要是負責在幕後享清福，現在幕前的所有場面都由我一手掌握。所以，我才是一家之主！我才是真正掌握主控權的一家之主！」

人形黑影不屑地嘲笑：

「李想菩薩，你是不是又沒吃藥？誰是真正掌握主控權的，大家心知肚明吧。你？哈哈，只不過是李卜的賺錢工具，是他的扯線木偶其中一個配角而已。你老爸幾時採納過你的意見呢？即使『烏鴉行動』，哪個是出自你的策劃呢？你這個傀儡在『玄門正宗』有什麼建樹啊？所有的場面？你這個傀儡頂多撐門面而已，啊哈哈哈！」

黑影手舞足蹈，嘰嘰笑了幾聲之後繼續說：

「你看、你看，你的這篇實驗見證報告，簡直可以用亂七八糟、胡言亂語來形容，你不妨拿著這份報告給外人看，大家都會說寫這份報告的人有精神病，是很嚴重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寫的胡言亂語。

第一個和第二個的實驗，一看就知道你很勉強解釋自己的詛咒力量，既然詛咒了，又為何要救贖？放屁！接著你為了想湊足7這個圓滿數字，你又將《芭蕉日報》的新聞，

附會上自己的夢境，而有沒有這些夢，你自己心知肚明啊！我看你還是按時吃藥比較安全點，你老爸和老媽子臨去美國前，不是千叮萬囑要你按時吃藥嗎？你認為你老爸會相信你這份報告嗎？」

李想愈聽愈氣，但又一時反駁不了。他舉起拳頭，一記右勾拳往黑影轟過去，怎知他一個撲空失去了重心，重重地趴跌在地板上。當他抬起頭環顧四周，黑影已經消失不見了。

「你這個雞巴阿飄，下次如果你再出現，我一定用憤怒之火將你燒到灰飛煙滅！」

李想揉著手肘和膝蓋的挫傷，咬牙切齒的詛譙。

■

門鈴響了，李想不情願地爬了起來，滿腹怒氣。

他想如果是超仁出現，他一定將氣出在他的身上。

如李想所願，他打開門果然看到超仁站在門外。

「嗨！」超仁還想堆起笑臉，他本想高喊一句「李想菩薩」，可是連半句話都還沒出口，李想即欺身上前，出手神速，一巴掌就摑上超仁的右臉。

超仁對突如其來的掌摑感到莫名其妙，撫摸著火辣辣的右臉正想還擊。怎知還來不及咒罵，李想又一拳打在超仁的肚子上。

接著李想往超仁的身上胡亂揮拳，來不及抵擋的超仁被打得臉青鼻腫，痛得眼淚直流哇哇大叫。

李想猛然抓住超仁的頭髮硬揪死扯。

超仁一開始是很憤怒，準備跟李想拼命，接著想到：萬一李想請了戰鬥勝佛下來，他又如何打得過李想呢？

於是他又悲歎自己時運不濟，忍氣吞聲，想到跪地求饒是最好的方法。

「痛，痛，痛！放手，放手，我不敢了，菩薩，菩薩請您饒了我把！」

超仁本能地跪在地上向李想求饒，李想不理睬超仁的掙扎，硬將超仁的拖上樓，推進了房間。

超仁穩不住身子，跌在地板上，喘著氣無辜地看著李想。

李想將手伸入褲襠，摸了一摸陰莖的龜頭，他將手抽出，摀在超仁的鼻子上。

「死胖子，好聞嗎？我警告過你，我沒有神經病，我沒有神經病，我是有神通的菩薩！」

超仁嗅到一股腥臭味，連聲咳嗽著說：「李想菩薩，這是王母娘娘前的蟠桃香味，噴噴香，香噴噴啊！」

「死怪物，要不是我給師父面子，要不是我要報答師父的知遇之恩，我肯定會殺死你！我絕對會在水溝放大便給你！媽的！」超仁心中詛咒著，臉上堆滿著笑容，但卻很奇詭地控制不住淚水涔涔流著。

「唉，我又有什麼本事跟這混蛋鬥？我的詛咒法怎麼比得上他的詛咒法？現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唯有先將一把刀插在心上，忍一時風平浪靜啊。唉……」

想到這裡，唾面自乾的超仁連發脾氣的念頭都不敢。

「告訴我，為什麼你會這麼遲？！」李想興師問罪。

「我被天橋底下的老人阻擾了，他硬拉著我要跟他談天……」

超仁知道自己百口莫辯，不過還是很努力釐清。

「你這個笨蛋蠢材，老人那麼瘦弱，你給他一拳，不就收拾了他？」

李想指著超仁的頭，舉起右拳轉動著。

「好的，好的！下次我會！」賠笑達人超仁臉色死灰的點頭示好。

李想以訓練狗的口吻指令超仁：「坐！坐下來，盤腿坐下來！」

「發生了什麼事？」超仁一頭霧水，不知道李想接下去想玩什麼把戲？

「閉起眼睛，快！照我的話做！」李想面無表情說。

超仁惘然地閉起雙眼，他雖不情願，但還是跟著做。

超仁心想：「對這頭瘋子，還是敷衍他比較好，沒必要跟他纏鬥，說到底他是師父的獨子。」

「啪！」超仁又被李想摑了結結實實的一巴掌。

「專心點，來，深呼吸，聽話，繼續深呼吸……」

李想不斷重複一邊叨念著，一邊用手撫摸著超仁的頭顱，李想慢慢在超仁的前面蹲了

下來，他雙手環抱著超仁的頭顱，慢慢將距離拉往自己的方向。

「不！你想幹什麼？」超人驚慌睜開雙眼，掙扎推開了李想的環抱。

「你以為我想幹什麼？」李想將臉貼近著超人的臉頰，彼此近距離看著對方的雙眼。

「我……我……不要！」超仁不知道自己擔心些什麼，但就是恐懼感不斷湧出，他控制不住，眼淚爬滿了整張不知所措的臉。

「我，要！我，要，你，現，在，給，我，閉，上，眼。」

「不！」

「啪啪！」李想又左右摑了超人兩記耳光，還抬起腳狠狠地往超仁胸部踹了幾踹。

「聽好，照著我的話去做，給我閉上眼！否則，你有苦好受！」

超仁眼淚奪目而出，他心中驚慌極了。

他向天禱告著，**拜託千萬不要，千萬不要！老天，求你保佑我！就算您要我減自己10年陽壽，我也一百個願意，求求您！**

即使超仁不知道自己在擔心什麼，甚至不知道自己千萬不要什麼，不過超仁全身的

神經系統卻告訴他自己，千萬不要……

雖然如此，他還是聽從李想的吩咐緩緩閉上雙眼，他不自覺地微微張開嘴巴，第六感告訴他**浩劫又來了**，可是他根本連自己也搞不懂又來了什麼，他只有悲傷與恐懼。

「啪！」李想又打了超人一把。

「給我閉上你的臭嘴！」

超仁雖然被摑，但這次他卻滿心歡喜地照著李想的話閉上嘴巴，**老天顯靈了！**

李想蹲了下來，雙手再次環抱著超仁的頭顱，將超仁的頭顱拉近，他用額頭頂著超仁的額頭，彼此近距離的深呼吸著，彼此的臉與臉的接觸空間只有一個銅幣厚度的距離。

他們幾乎聞到對方的體味，從雙方的體氣中感覺那遙遠又熟悉的感覺。

時間分秒過去……

他們兩人開始昏昏欲睡……

眼前又是一陣漆黑。

李想與超仁被毛細雨中微弱的光芒包圍著。

他們兩人都感受到悲觀哀傷的感覺，滲透進他們身上每個細胞。

他們倆站在在茂密的樹幹上，許多樹枝都有銀色的光芒閃爍著。

有時候樹枝與樹枝之間像閃電一樣，以刺眼的光芒彼此銜接。

超仁感覺自己沒有了形體，正確的說法是，他與李想彷彿變成無形無相的氣體，而李想的氣體控制著超仁的氣體。

李想與超仁以驚人的速度穿梭在繁複又茂密的樹枝群，超仁感覺到李想是追蹤著一個電訊圖片。

「李想，請問這裡是哪裡？你拉著我在樹幹上飄過，感覺上就像《阿凡達》的世界……」超仁竟然有點興奮。

「蠢材，這裡是你的腦部結構，你的頭腦沒有光芒，死氣沉沉，表示你

註定悲哀。你若進入我的腦部，你會發現很多閃爍的光彩，亂亂射，好看極了。超仁我跟你說，我說亂亂射不是我說錯話，我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亂亂射的意思是……金光閃閃，瑞氣千條，我們現在走在的地方是神經元觸突……」李想像老馬識途地介紹。

「為什麼……」超仁想知道為什麼李想要「侵犯」他的腦部，但話還沒問出口，他就感覺到李想推開了他，高高跳了起來。接著李想飛入了一個黑暗的隧道。

超仁留心看下四周的環境，發現自己身處一個黑暗軌道的入口處，他往上一看，上面好像是兩條彎曲的大香蕉，而自己正像是在兩條大香蕉之間，他看著赤紅色的大香蕉，不寒而慄，他的恐懼感一波比一波更強烈地湧上心頭。

超仁突然感覺悲慘哀傷的感覺一湧而上，並侵襲全身的細胞。

他身子不停顫抖著，他感覺自己吶喊著，不要、不要啊……不要啊……

超仁感覺李想出來了，他拿著光點的圖片在超仁面前調皮地晃了一下，一道刺眼的光芒閃爍著，超仁終於看到圖片內的顯示的畫像，超仁歇斯底里的吼叫著，吶喊著！

「啊……不要啊……停下來……不要啊……停下來……啊！」

超仁睜開雙眼，從幻覺驚醒，他驚慌地推開李想，癱瘓趴在地上泣不成聲，不停用手捶著地板。

他陡然爬坐了起來，用發冷又抖動的雙手摸一摸臉龐，自言自語道：「我剛才是作夢嗎？」

超仁全身痙攣，不斷喘氣，接著不停地嘔吐。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哈哈哈哈，笑死我了……」李想在地上笑得翻滾，他半躺在床頭，指著超仁說：「你這個死胖子總是喜歡囉唆囉唆的，連看你的記憶圖片都囉囉囉唆唆才切入正題，應該直接進入軸心戲才對！」

超仁啜泣，打著哆嗦，他咬牙切齒，全身顫抖……

李想這時再度緩緩的睜開他自吹自擂看穿三界九地二十八天的左眼，嘴角露出淫邪的笑意，又睜開他那號稱窺破十八層地獄的右眼。他像勝利者般慢慢站起身子，雙手插腰問

超仁：「你，到底要不要報仇？」

超仁淚流滿面，點一點頭，這一次，這對歡喜冤家難得的達成共識。

超仁的秘密，從兩人心電感應的那一刻起已經不只屬於他。

「嗡咕嚕李想悉地吽……其實我可以幫你……」

李想走到超人的面前，蹲了下來。

「……條件是，烏鴉計劃成功之後，老爸會給你１００萬美金，不然，你就等著天天在夢中美金！」李想在超仁耳邊輕聲細語道：「給我１００萬美金！」

重複回憶著你這段被遺忘的創傷，這是你自找的！」

「但那１００萬美金是師父將來給我的酬勞。李想大哥，不，不，不，李想菩薩，況且現在我們的烏鴉計劃從沒有成功過……沒有成功過，等於師父還沒有給過我任何酬勞……」

超仁難為情的說。

「死胖子，你聽好，我只是拿回屬於我們李家的東西。況且，烏鴉計劃一定會成功，因為詛咒成功的人會是我，你只是強化我的詛咒。我沒跟你現在要，我是說當老爸給你，

你就要給我！嘿嘿！」

「不可能的！你拿了師父給我的錢，我以後怎麼辦？難道要我一輩子都躲在髒水溝內想大便嗎？難道你要我一點酬勞都沒嗎？我已經29歲了，到今天什麼都沒有……」

「你懂神棍是什麼意思嗎？就是有神通的光棍。有神通的光棍你又知道是什麼意思嗎？就是有神通的流氓痞子囉！」李想雙手插腰，很滿意自己的說詞。

「胖子，你一點都不像超人，我才是超人，拜託你不要整天唱《超人不會飛》，噁不噁心啊你？你才真的不會飛！你詛咒的力量要發揮出來就得躲進水溝發功，要是沒有水溝呢？怎麼辦？吃西北風嗎？哈哈哈換成是我發功的話……」李想緊閉雙眼舉起右掌搖晃著。

「李想菩薩，你是師父的兒子，你有很多金山銀山，十輩子也花不完。我可跟你不一樣，既沒有理財知識，也沒有專業技能，沒人脈，也沒社會地位，也沒……」

面對滿嘴噴糞的李想，超仁不斷的否定自己，認為自己真的無能為力，李想冷笑看著他，超仁愈說愈無力。

於是他停止了他的抱怨，並低著頭沉浸在深深的低潮之中。

若是每天都要夢見這段已經遺忘了的慘痛回憶，如果沒法子報仇，會讓人發瘋。

超仁看穿了李想的意圖，但也希望跟李想合作，一來可以報仇，二勞送給李想也無所謂——讓李想幹出一件大事給師父李卜看。由他做老而超仁就得跟著李想做他的小弟——不過，前提是只要他能夠報仇的話，也值得。

「那你還想不想繼續待在玄門正宗？」李想以威脅的語氣說話。

「我真的不想放棄這個機會，因為李想菩薩你是真的有神力的人，福報，讓我有機會進『玄門正宗』，也才有機會得到李卜大師的教導，並有這個福氣與李想菩薩做同門……兄……因此我的人生才有希望，不然未來依然是一片黑暗，我真的不想再過這種虛無縹緲的墮落人生了……」超仁喃喃自語。

「我從沒有告訴過老爸，我也很同情你這個超人從小到大被欺壓的進入你的海馬迴，看到你的秘密，我還會跟你秘密商量一件事，我想在進行，我要解救天下的眾生苦難。」

李想得意的說，他已經忘記原本的企圖只是藉助超仁的記憶，尋找是誰損壞與燃燒他記憶的線索。

畢竟，超仁算是少數與李家這麼親近的人。如此一搞，卻有意外的收穫。

「我不能放棄，因為這個李想真的是欺人太甚，想要逼我退出賽局，所以我一定要想出辦法生存下去！這個李想真的有神經病，突然又離題談什麼同情我，什麼在大學、辦公室進行解救眾生的計劃，發神經！他說話永遠是雜七雜八，跳躍式的，簡直是亂七八糟、胡言亂語！」悲憤交加的超仁對自己如是說。

超仁在地板上慢慢匍匐，看李想說了這段胡言亂語之後，就獨自坐在地板上笑呵呵地跟空氣說話。李想像是沒發現超仁幾乎已爬離他的房間，還是繼續對著空氣比手劃腳，露出很是興奮的模樣高談闊論。

爬出房門後，超仁邊走邊跳地衝下樓，迅速騎上他的極速小綿羊離開。他想走得愈遠愈好，等李想發完神經之後，最好也將敲竹槓的事給忘得一乾二淨。

■

有人說，人生是由無數回憶組成，回憶是由日子累積，當生命走到盡頭，驀然回首，原來，令你難捨的，都是那些日子。

因此還有一個說法是，瀕死者會對一生做濃縮性的回顧，生前的回憶如同電影那樣，形同一幕接著一幕的畫面，將會按照事情發生的時間順序，在瀕死者面前移動、演示。

有些人甚至能夠短暫的進入畫面，讓畫面當下的情感和格調，得以做最後一次的體驗。

超仁一邊任由風吹著自己的臉，一邊想著：到底李想是怎樣修煉成這神秘力量，竟然可以闖入他頭腦的海馬迴，甚至找到他早已遺忘的創傷回憶。

超仁曾有一次在雜誌讀過，荷蘭科研人員發現一種治高血壓和心臟病的藥物，可以令人忘掉不愉快的回憶，今後或可以用來治療心理疾病，令荷里活電影《無痛失戀》中的情節成真。

阿姆斯特丹大學心理學家金特（Merel Kindt）領導的科研人員發現，這種β受體阻滯藥（治高血壓和心臟病的藥物）可以干擾大腦的記憶。他們希望利用這種特性，幫助患有「創傷後綜合症」的病人。

超仁多麼希望早日忘掉這段回憶，本來它根本就被封印於深沉腦海中，漸漸分解為空氣。拜這個李想所賜，無緣無故解開封印，讓接近幻滅的痛苦記憶重見天日。

【第三章】

超仁只要一急躁、一有壓力，就會想要藉著大吃大喝來紓解情緒。狂吃美食是他發洩負面情緒的出口，他身上的游泳圈正是壓力到訪過的痕跡。

因此他騎著極速小綿羊到了一家飯店的餐廳裡，拿了菜單後，一口氣就點了5道以上的菜。

「這樣應該夠吃了。」腦滿腸肥的超仁了解自己的胃容量能夠裝入多少食物。

就在等菜上桌的期間，他痛定思痛，一直思考著李想挖出他創傷的回憶。

超仁雙手抓著頭皮，不斷的抓癢，而頭皮屑也一直像雪花般飄落，點綴了雙層大牛扒……

■

突然，大家都被門口吵雜的聲音分散了注意力。

超仁看到所有的人都停下手上的刀叉，整個餐廳所有人的目光，全部投向同一個方向，議論紛紛。

超仁也把頭抬起來，看看到底是哪個人那麼大牌，打擾了他吃飯的興致。

他看到餐廳的經理馬上從樓上流星趕月地飛奔下來，搓著手掌，一副諂媚的樣子，走到那個人的前面鞠躬哈腰。

「歡迎光臨！黎議員！您能蒞臨本店，小的真是感到萬般榮幸啊！今天就由小的做東，不論吃還是住，全部免費！請到樓上的ＶＩＰ貴賓室……」

而正競爭著仁義黨主席的當紅政治人物黎敬平議員，也很有禮貌的和經理握手，請經理幫忙他帶路。

「議員先生，這邊請！這邊請！這邊請！」

「他怎麼會出現在這裡？！」超仁心如懸旌，兩眼直瞪說了這句話，馬上把臉別到一旁，深怕被這個學長給認出來。

「他應該已經忘記我了吧？！都……已經退伍……這麼多年了……如果不是那個李想搞什麼入侵記憶……我也完全不知道他是我的學長……」

超仁期期艾艾的自言自語。本來已經忘掉的創傷回憶，被李想攪亂後，回憶的當事者之一又偏偏這麼巧，在這裡遇到。

【司徒超仁遺失的記憶1】

「黎敬平」外表不怎麼樣，五短身材，而他那個頭更是大得不得了，活像個「多啦A夢」一樣，不過是「邪惡」版本的。

性格則是睚眥必報，但卻也欺善怕惡，至於在刻薄菜鳥的規劃方面則從不窠臼、必有創新。

據說這種類型的人，最適合從政。因為他的表情總是露出一種高傲、自以為是的樣子，正符合了一句話：「矮子，一肚子習慣性用下巴看人，拐」。

當年當兵時，我是1954梯，而那位學長是1951梯的。

雖然我們兩個的梯次不會差很遠，但是軍中是論資排輩的。

這種奉行弱肉強食的學長學弟制之下，只要他的梯數在你之前，就算是你

的學長了。

每個當菜鳥學弟的，都常常私下抱怨學長學弟制是多麼的不合理，如果自己哪一天當上了學長，一定要廢除這項不成文潛規則。不過隨著菜鳥老鳥，就會出現「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的現象。

而當時，這個學長就是常常請我「吃小灶」的一個人。

在我的軍旅生涯中，很多鳥事總是不斷的發生。

早上起床後，值星官集合大家早點名，就分配打掃的工作給大家，而老鳥一定是分配那種比較輕鬆的工作，例如擦擦中山室（軍中集合大家談論事情的地方，也是吃飯的場所）的桌子啦！「教導」學弟工作啦！

而當兵被操得可塑性極高的我，也理所當然的被分配去掃地，由於軍中樹種得多，每天都會有一大堆葉子被風給吹下來，所以那些菜鳥就負責清掃這些葉子。

就在這個時候，黎敬平常常借機吩咐正在執勤的我到外買食物，而過後總

是裝傻賴帳。有好幾次被抓包，害得我被長官炮轟、處罰，黎敬平屁股拍拍就閃人。

另外，當張英傑學長指派任務給我時，黎敬平就會在同時間下達「特地安排」另一項任務，和張英傑學長隔空對戰。

軍總常常出現這種言人人殊的情況，就是「兩個不同的長官或學長，同時叫同一個學弟去做不一樣的事」，不然就是「兩方堅持自己的方法才是對的」。

而當夾心餅乾的我，除了苦笑，還是苦笑……因為實在不知道，此時到底要聽誰的指令？怎樣做才能夠順得哥來又不失嫂意？

許多的菜鳥心情也像我一樣，前怕龍後怕狼，就算怨聲載道也骨鯁在喉，委曲求全。

當任務失敗的我被雙方奚落之後，總是沒人願意排難解紛，挺身而出幫我說句公道話。我此時完全切身體會到「人情冷暖」的道理。

因此，我最耳熟能詳、且身同感受的名句就是：「在軍中，不打勤，不打

懶，專打不長眼！」

最讓我不爽的是，每次晚上站哨時，這個學長常常故意拖哨個人連續站了4小時都沒人來接，而也只有忍氣吞聲下來。

因為這種事情若是越級往上報，上級長官絕不會為這件事而重重的教學長，頂多形式上作個樣子，口頭上唸幾句，敷衍了事而已。最後學長被唸得一肚子怨氣，還是會回過頭出在「抓耙子」學弟的（台語：愛打小報告的人）身上。

再來，他是旅長、營長、連長眼中的「紅人」。這並非因為他有出色的作能力或表現，而是他的父親是政黨元老，也是政府大官，所以每個長官都像哈巴狗一樣，沒有一個敢隨便招惹他。

今天我能過著「非一般舒適」的軍中生活，黎敬平「居功至偉」。

「他媽的！又是一個狐假虎威的死王八蛋！」我心中常忍不住咒罵這隻畜牲。

話雖如此，和其他「糟糕透頂慘絕人寰的雞巴代誌」比較下，黎敬平的濫權只是小巫見大巫。

■

傳說中百聞不如一見的「黃埔十道美食」，就如太陽追逐月亮、月亮追逐太陽的戲碼，日復一日，不斷地在我的身上重演，早已經見怪不怪。

軍中，我甚至被冠上「黃埔超人」的美稱，或有「過街老鼠超人」的封號，婦孺皆知。

我「被電」和「被整」的過程，足以寫成一本百科全書般厚的「自強激勵」教材，就連那些有輕生念頭的人看了，都會如獲重生，脫胎換骨，深感珍惜生命的重要性。

很多時候，這個倒楣的老饕只誠心祈求，如果一切都只是保持在這個「黃

埔十道美食」的範圍當中，那該有多好啊！

與其他花樣百出五花八門的「精心設計」相比之下，被濫權的黎敬平欺壓的經歷只屬於「小菜一碟」。那些慘無人道的「高尚待遇」，真叫聞者傷心，聽者落淚。我常常垂頭喪氣的這樣想：「到底我是當兵，還是當狗？！我連狗都不如！」

當兵以來的日子，經歷過了為我特別精心調配的「四面埋伏」後，長年以來只敢維持在兩種穩如泰山的睡姿，就是仰臥與俯臥。沒有其他原因，就是剛開始我都是習慣性側睡。有不明人士趁著我熟睡的時候，在半邊床位灑滿圖釘，結果當熟睡的我一換睡姿，無論是從左側臥換成右側臥，或者相反，都會被釘得仰天長嘯，痛不欲生的醒來。

變態班長對「緊急集合」情有獨鍾，他的至理名言就是「隨時做好準備防被解體」！意思就是說，敵人無情，當兵者需要常常提高戒備，以防被人偷襲。結果，變態班長時不時在鼾睡聲中發出「緊急集合」的長哨，命令大家

在兩百秒內到操場集合。大家起床後都搞得人仰馬翻，磨磨蹭蹭多時才到操場，準備被體罰。

我就遇過幾種狀況。第一種就是靴子裡被放圖釘，第二種情況就是靴帶被打死結，或者靴子被綁在床柱上，第三種則是靴子底部被粘了宇宙無敵大象牌強力膠，第四種是靴子和我玩捉迷藏。種種際遇的後果就是，解決窘狀後拖累了大家。

兩百秒後，開始算起的每一秒，都是一個被體罰的單位。假設說落單的我在十分鐘後抵達，十分鐘六百秒，扣除兩百秒，全體要做四百下的仰臥起坐，或是交互蹲跳，或是仰臥起坐。當教官念到魔術3個字「搭拱橋」，長達四百秒，也就是六分鐘多，大家都心力交瘁，怨聲四起。

緊接下來的日子，我每一天都提心吊膽的檢查所有的配備，不過我的物件還是逐個鬧失蹤，全體還是順理成章的因為我而接受體罰。因此，「犯眾憎」就是最貼切形容我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漸漸地，慈眉善眼的同梯與學弟都開始變得凶神惡煞，連那些常常和我共患難的荏弱之士，都開始把槍頭

轉向我。

「火鳥攻略」是我難忘的經歷。不明人士將用於消除肌肉酸痛、挫傷瘀傷扭傷的辣椒膏塗抹在我的內褲，當辣椒膏發揮其火辣辣的特效後，我在烈日當空下操練，屆時成為「火鳥」。

「悟空攻略」更是離譜。不明人士將處於半濕狀態的衣褲沾上整人的化學快速致癢粉，當汗水與致癢粉混在一起，讓我在練習刺槍術時苦不堪言。有時候長官會故意在大家把槍刺出去後，讓大家如快閃族那樣定格五分鐘，我感到奇癢無比，如頑猴般猛搔癢，結果全體學員被教官賞做與我如出一轍的「悟空搔癢」，因此奠定了我是「恐怖分子」的地位。

我忍無可忍，膽大包天使用軍中的申訴專線。結果東窗事發，黃媽媽（軍中人權促進會）熱心慷慨介入調查，營長因此而大發雷霆，事後下令全體禁假，因此我「好端端」成為了營中的「當紅炸子雞」，更備受大家的「愛戴」。

很多時候，我的礦泉水中會有乳白色不明液體沉澱；三不五時，我的食物中摻雜頭髮碎屑，好心的黎敬平學長教我吞棉花，好讓那些髮碎不會滯留在內臟，這才讓我逃過得到長期的呼吸氣管疾病的災難。

有時平白無故的瀉肚子，結果被反鎖在廁所裡，而且燈光也被熄滅。呆了一個夜晚，終於能打開廁所的門，卻被一堆靠在門口的棍子掃把全壓下來，被「打」得鼻青臉腫。

後來我發覺，「整」我的人已不再是長官或學長，而是那些在軍中和我一樣卑微的弱者。我被窩窩囊囊的弱者欺負，無語問蒼天。我度日如年，整天都以淚洗臉，只能默默地承受這一切。就算日夜惕勵，始終是過著隨波逐浪的生活，很多事情都不在我的掌控當中。

黎敬平只是偶爾的「教導」我如何掃地，有時吩咐我買食物後賴帳，故意拖哨，還有就是語氣不好，就是這樣而已。即使黎學長不算是仁人志士，不過也沒有過火的舉動。相較之下，在坎坷的軍中生活裡碰一鼻子灰，最想不開的就是連軍中和我同樣等級的「狗」都會鄙視我。被「狗」踩在腳底下的

滋味最令我煎熬。

花花世界的現實中，與單純的軍旅生活一樣，有灰色道理隱藏著，人一但有了權勢，沒有親屬關係的人也都來攀附，所謂的門前結起高頭馬，不是親來也是親啊！

光陰荏苒，歲月如梭，一晃就是黎敬平功成身退，衣錦還鄉的日子了。

■

黎敬平退伍的前一天晚上十一點多，連長和很多其他的學長都沒有睡覺。他們一夥人找個小房間，買了許多啤酒、香煙、檳榔，還吩咐伙房的學長到廚房拿來許多肉餡小菜，大煮四川麻辣鴛鴦火鍋。大家就在小房間裡說說笑笑的，好不快活。

而此時躺在床上的我，心情也是非常的興奮。

「那個鳥人終於要走了！哈哈哈！我自由了！哈哈哈……」我自竊喜。

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後。

「刷……刷……刷……」

我突然聽到脫鞋的聲音，一陣一陣腳步聲逐漸靠近，而且聲音愈來愈大聲，最後聲音停止在我的床前。

「操！死天兵！你給我起來！快點起來！」一個人把手伸進蚊帳之中，用力扯著被子。

我聽著這個熟悉不過的聲音，嚇得快點假裝睡得很熟。

那個人直接用手大力搖：「喂！司徒超仁！雞巴天兵！快給我起來！別再裝睡了！」

那個人大嚷著，我知道再裝就破功了，所以只好勉為其難假裝被搖醒。

「咦……敬平學長？！你不是正在和連長、學長們高高興興的慶祝退伍？

怎麼會跑來這裡？而且這麼晚了，請問敬平學長有什麼事情？」我一邊說著一邊假裝揉著惺忪的眼睛。

「麥囉唆！馬上起來！」

我這時心裡直覺不妙，因為這個鳥人找我，從來都沒有好事情。

「學長你真的醉了，我想還是早點睡覺比較好，我送你……」我跟在敬平學長的屁股後面，一邊假惺惺的攙扶著學長，還不自覺的露出了許多超出臉部表情限制的鬼臉，其實是希望敬平這個鳥人可以早點睡覺，不要再找我麻煩。

走著走著，走到了一間庫房前，敬平學長用鑰匙把庫房打開。

「死天兵，滾進去！」敬平學長用命令式的語氣說。

「明天就要退伍了，這個鳥人不會是想要趁這個最後的機會，在庫房先毒打我一頓再殺人滅口吧？！」我幻想著這些變態情節，肉顫心驚，愈想愈可怕。

怎麼會跑來這裡？而且這麼晚了，請問敬平學長有什麼事情？」

一邊假裝揉著惺忪的眼睛。

「麥囉唆！馬上起來！」

我這時心裡直覺不妙，因為這個鳥人找我，從來都沒有好事情，我想還是早點睡覺比較好，我送你……」

「學長你真的醉了，我跟在敬平學長的屁股後面，一邊假惺惺的攙扶著學長，還不自覺的露出了許多超出臉部表情限制的鬼臉，其實是希望敬平這個鳥人可以早點睡覺，不要再找我麻煩。

走著走著，走到了一間庫房前，敬平學長用鑰匙把庫房打開。

「死天兵，滾進去！」敬平學長用命令式的語氣說。

「明天就要退伍了，這個鳥人不會是想要趁這個最後的機會，在庫房先毒打我一頓再殺人滅口吧？！」我幻想著這些變態情節，肉顫心驚，愈想愈可怕。

「婆婆媽媽的，怕什麼？！你這個人真的很懦弱耶！」敬平用一種不屑又同情的口氣說。

「今天是最後一天了，學長我明天就要退伍了，以後大家各奔東西後，恐怕這一世也不可能再見面。所以，學長想趁永別之前和你好好聊聊，不醉不歸。」敬平學長一反常態的舉動讓我感到吃驚，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面臨著暴風雨前的寧靜。

敬平學長蹣蹣跚跚走到庫房的角落，打開角落的箱子，拿出了一些零嘴和蘇格蘭威士忌酒。拿了兩個喝酒用的玻璃杯，並放入一點冰塊，就打開「JOHNNIE WALKER RED LABEL」（約翰走路）幫我倒了半杯。

「來！超仁！乾杯！」敬平說完後就直接先乾為敬了。

看到這樣的情況，輸人不輸陣，我也一口氣乾了。

其實我本身不煙不酒，所以雖然只是半杯，喝完後也讓我整個人喉嚨像是燒了起來一樣，全身如置焚化爐，鼻孔都噴出了水蒸氣。

「臭他媽個B！這就是為什麼我不愛喝酒的原因了！呸！」我心中暗暗吐

苦水。

「哈哈哈！你這個傢伙不但懦弱，連酒量也差成這樣。窩窩囊囊成何體統？你將來出社會和別人應酬你該怎麼辦啊？以後如何成得了大事啊！？」

敬平一邊說一邊再填滿我的酒杯。

「學長好了，我不想再喝了，我真的不會喝酒，我只要吃零嘴就好了。」我露出極為欠揍的無辜表情求饒地說。

「不行！」敬平學長斬釘截鐵的命令著。

「明天我就要退伍了，今天等於是我在軍中的最後一天，我想說之前對你這麼兇，感到很不好意思，所以才會把你從床上挖起來，想說要和你『賠罪』，順便『懺悔』，難道你不領情？別告訴我這點面子你都不肯給學長！」才說完，敬平學長又乾了另外一杯。

此時我心中也很掙扎，天使與魔鬼打得馬仰人翻：

「黎學長混蛋歸混蛋，但是他明天就要退伍了，而且在退伍前還請我吃東

西和喝酒，最重要的是還要和我『賠罪』，懇求我原諒他，狠心，我豈不是連豬狗都不如了嗎？超仁，母親常說得饒人處且饒人！這一次要聽母親的話啊！」

還是老掉牙的邪不能勝正，天使獲得滿堂彩。經過一番內心的掙扎後，我終於伸出友誼之手，直接拿起了眼前的酒杯。「黎學長，我雖然不會喝酒，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謝謝學長的照顧。敬你的！」

乾下了第二杯後，我一邊和敬平學長有一搭沒一搭的大聊特聊，一邊喝酒。

彼此一直以來緊緊封閉的心房，也隨著給倆人坦誠相見而打開了，大家言歸於好，把過去的恩恩怨怨都一筆抹殺。

就在喝了幾杯「狗尿」下肚以後，我開始感到頭有點昏昏沉沉的。不過也在酒精的催化之下，醉醺醺的他如同吃了豹子膽，把心中長久以來所累積的怨氣一口氣給吐了出來：

「敬平學長，你知道嗎？我本來覺得當兵是一件簡單的事，可是因為你的

出現，所以我常常覺得生活好痛苦。為什麼你會把我當肉中刺眼中釘，每次都會找機會刁難我，明明我就沒有做錯什麼，可是你就是不放過我！你說！你為什麼要這麼做？！害我常常在站哨時，都會默默的看著已經裝有實彈的65K2步槍，有時真的覺得乾脆自我了斷算了……你說啊！為什麼要找我麻煩？為什麼？」一邊發著酒瘋一邊顛顛晃晃的說著。

「超仁！其實我對你這麼兇是有原因的！」

接近酩酊大醉的黎敬平拿著酒杯，眼睛看著酒杯，輕輕的搖晃著杯裡的酒……

「其實我是為了『教導』你！讓你快快成長！」敬平靜靜的吐出這句話。

「教導我？！哈哈哈！幹屁啦！最好是這樣！難道教導我就不能用比較好一點的態度嗎？根本不需要用到打罵的，奇怪你以為你是誰啊？教導我？！操你他媽的雞巴毛！鬼才相信！」

我酒醉得厲害，想要站起身一一數落，可是旋即就腿軟，再度倒下去。

「超仁你喝得太多已經醉了，我先出去告訴連長，說你明天早上可以晚一點起床，因為我找你喝酒啊……呃……我會告訴連長……呃……」

敬平學長打著酒嗝，蹣跚走出了庫房後，就留我一人在庫房裡。我也因為喝得實在太醉了，就乾脆躺在地上攤開成大字型，呼呼大睡，迎接從此沒有敬平學長的好日子。

「呼……嚕……呼……嚕……呼……嚕……」

記憶圖片顯示著當時的我發出沉重如雷的鼻鼾聲。

■

在夢境中，我覺得自己的嘴巴裡好冰好冰，感覺到嘴巴都快凍傷了，流在

嘴邊的唾液也開始凝結成冰了。

更讓我感到奇怪的是，覺得有東西往嘴巴裡面抽動著……

當我張開眼睛時，心神震憾，魂不附體。

「啊……好爽啊！他媽的，哦……真的是太爽了……哦……」有一個聲音變態的呻吟著。

我什麼都看不到，只知道被兩條大腿夾著臉頰，嘴巴有東西在蠕動著……

此時我想動卻沒辦法動，一方面因為身體整個被五花大綁，另一方面因為喝了太多酒的關係，全身上下只剩下眼珠能轉動，近距離看著一雙大腿的皮膚。

接著我被推開，癱瘓坐在地上，我看清楚了，原來這雙大腿就是黎敬平的。

黎敬平蹲下來用粗壯的雙手用力的捏住我的雙頰，黎敬平用力往我的額頭推了一下，就攤開雙腿站了起來。

我看著脫光褲子的黎敬平，一口氣把許多髒話當做是國語與台語結合的繞

口令全都吐出來，可是話才滑到喉嚨間，卻被「不祥之物」給堵住了。

我一方面頭很痛，一方面感到非常的氣憤，簡直快瘋了！

痛心疾首的想要宰了黎敬平這個大變態，把他的命根子用刀砍下來丟去餵狗！

最要命的是，「小超人」在這種奇恥大辱的時刻，竟然搭起了蒙古帳篷。

過了一會兒，黎敬平又把我推開，一隻手依然用力的捏在我的臉頰上，另一隻手則拿起了一杯熱水就往我的嘴裡灌下去。

「啊——！」

我感到嘴巴像被火燒了一樣。

「幹！冰火五重天果然名不虛傳！太棒了……啊……」黎敬平笑著。

我感到一陣噁心想吐的感覺，但是黎敬平似乎沒有想要停止的跡象。

幾分鐘後，黎敬平再度推開我，轉過身默不出聲。

看來一場浩劫已經黯然落幕了，義憤填膺的我終於鬆下一口氣，心跳也放

緩了許多。

並不知道好酒沉甕底，好戲在後頭！

原來是到了下半場。

「聽說『新』的冰火五重天，比舊的更加刺激……」

黎敬平從旁邊的塑膠袋中，拿出一大把塗滿芥末的不丹毒椒，並看著手中這個在２００７年曾獲金氏記錄，又稱為印度鬼椒，也被譽為天下第一辣到有資格製作催淚彈的不丹毒椒喃喃自語。

黎敬平對著目光遲滯的我淫笑，再拿一把不丹毒椒直接塞進我的嘴裡，並用一隻手壓著我的下巴，逼著我把辣椒嚼爛。

從來不吃辣的我被芥末嗆得眼睛淚流不止，滿臉通紅，全身冒汗，一股溶岩般的熱流直衝腦門。同時，鼻頭出火，連鼻毛都被燒焦了，在芥末加持下的不丹毒椒，辣味相信已經超過了一百二十萬「史高維爾單位」（辣味的指標）。

黎敬平也氣喘如牛汗流浹背，他臉上露出了超猥褻的表情，並從衣服的口袋裡，拿出了一種雙重薄荷口味的「土人牙膏」，直接擠了半條到我的嘴巴裡。我嘴裡一陣冰天雪地的感覺，他再抓一把冰塊往我的嘴裡塞去。

那一種天寒地凍，如同吃了20條AIRWAVES的口香糖後，馬上再灌冰水的感覺，我簡直痛不欲生，整個臉的五官全擠壓在一起了。

我也在這個一冰一熱的快速交替之下，頭腦早已呈現一片癱瘓，已變成活死人。

黎敬平也累得兩腿癱在地上，我怒不可抑的瞪大雙眼看著他。

「你……現在一定很想……很想問我，為什麼我……要這麼做吧？」

黎敬平像是剛做完劇烈運動一樣，上氣不接下氣的說著：「就讓我告訴你吧！這就是我對你的『教導』！『教導』！聽懂了沒？！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狠狠瞪著黎敬平，而黎敬平也不客氣的開始說實話。

「賤骨頭，我老實告訴你吧！從第一天知道你叫超人開始，我看你就非常

不順眼了，對我來說，你這個死天兵連含我屌的資格都沒有！學長我因為要退伍，所以心情不錯，特別給你大開眼界！算你三生有幸，是你前世修來的福氣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福氣啊！」黎敬平詭異的狂笑聲不絕於耳。

我此時吃了秤砣鐵了心，肆無忌憚忌憚開罵：「我退伍之後，我一定一定要加十倍、二十倍，甚至一百倍的奉還給你！趕羚羊草之擺！幹！」我臉頰和耳根發燙的怒罵黎敬平。

黎敬平用憐憫的眼神看著我。「什麼？我沒聽錯吧夭壽死囝仔！加倍奉還？！別笑死人了，你以為你真的是超人嗎？就憑你這隻膽小鬼！哼！呸！超人？！」

「黎敬平你回答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一手策劃的嗎？為什麼是我？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我開始嗚咽泣訴，不甘心自己一直被蒙在鼓裡，若明若暗，一直都在無助的流沙中掙扎著。面對如黎敬平這樣亦正亦邪的檮杌兇獸，和沒有底線的群

魔亂舞，我顯得無能為力，不知所措。

「哈哈哈！對此我深感歉疚，不過又不是我針對你，是其他人針對你好嗎？！司徒先生，你未免太高估你自己了。解決你這種沒有半分重的飄塵，我可是遊刃有餘。假如是我黎敬平一手策劃，你根本不可能待到今天。

很早以前，他們請教我要如何『招待你』，我只告訴他們：抬貴手，意思意思，找出司徒超仁的抗壓極限就好了』。」

黎敬平侃侃而談，顯得理直氣壯。

「……」我感覺撕心裂肺，晴天霹靂，只能蠕動著嘴唇，欲言又止。

「從你的後續反應，我觀察到，你並不是一個最弱的弱者，而是一個最突出最優秀的弱者，所以我很好奇，當『魔鬼聚光燈』打在你身上，會產生什麼樣的連鎖反應？！由你司徒超仁所主演的真人秀，比探索頻道中血肉模糊的弱肉強食還要精彩絕倫。因此，把你留下來，當然是因為你有被留下來的價值！

看著一個在低谷亂闖亂撞的無頭蒼蠅，憑著超人般的意志力任人魚肉也無

動於衷，窮途末路依然意志堅定，一步一腳印慢慢往上爬，忍辱負重完成當兵的使命。一個如碎片的生存者有這樣的能耐，實在令我萬分激賞，太了不起了哈哈哈哈！」

黎敬平講得熱火朝天，越說越亢奮，聲嘶力竭的沒完沒了。一路以來的磕磕絆絆，今晚終於給了我一個理想的交代，結束了我想破頭腦毫無思緒而捶心肝的日子。

「為什麼說？！」我聽得瑟瑟發抖，吹鬍子瞪眼，有，連，鎖，反，應？！」

問，不明白黎敬平想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

「司徒超仁，你有沒有留意到，這一個舉世無雙的欺壓盛宴裡頭，後來衝鋒陷陣的已經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長官或學長，而是和你同階層的庶民，或是那些比你更微不足道的奴才。這一點都不出乎意料！奴才們戮力同心，處心積慮施展渾身解數向王獻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轉移王的視線，這樣就不會殃及池魚。

在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大環境裡，當奴才們領悟到『弱者的生存之道』——攢射你這個稻草人是取悅王的唯一途徑，那麼他們就會為了明哲保身而不擇手段。你就是他們保命的護身符，也是他們用來獻佛的貢品！當奴才們被『針對超仁就是王道』的病毒感染到，你猜我還需要脫褲子放屁弄髒我的手嗎？我頂多只不過是一個沒有爆米花吃的觀眾兼路人甲而已，多可憐啊！」

陰柔的黎敬平所說的話，如冷靜和鋒利的剃刀，在不知不覺中割了我的心好幾刀。當我真正發覺受傷的時候，已經血流滿地，不可收拾。

被當頭棒喝的我恍如隔世，捧著一顆被壓垮的心靈，椎心泣血。煽風點火嗾使人的破壞力，比單對單明刀明槍對決更恐怖。最悲慘的不是敵眾我寡，而是連敵人是誰都不曉得。

「說句掏心的話啦，你不要以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這裡或是外面的叢林，只在乎你的人脈闊不闊，後臺硬不硬，靠山壯不壯！你要有立足之地，只有一百零一個方法，就是當上強者，成為王！根據達爾文的叢林法

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只有強者才有生殺予奪大權，才有見魔斬魔見佛斬佛的尚方寶劍，才能凌駕于人性之上，不至於被其他人踐踏，最終才能生生不息！哈哈哈哈哈！」

黎敬平用手指壓住一側鼻孔用力出氣，把從另一側鼻孔擤出來的鼻涕抹在我佈滿精液的嘴唇上，並補吐幾口唾液。

「黎敬平你這隻借刀殺人的蛆蟲，快殺我啊，來來來！你不是很想我死嗎？如果你讓我活著走出去，我一定會讓你不得好死，斷子絕孫！」我咬牙切齒誚罵著，切骨之仇非報不可。

「想要報復我嗎？哈哈哈！好啊，等你變成真正的超人再說吧！對了，假如你真的變身成超人的話，記得我啊！我是黎敬平！黎敬平這三個字，將會是你一輩子無法擺脫的夢魘！請多多指教！」黎敬平得意的笑著，從右邊的架子上的暗處，取出一台數碼相機。

「今天的一切，我全部都拍下來了，大家來把一剎那的光輝，變成永恆

吧！而且張張都是你——超——人的臉部特寫哦，如果你不想要你婀娜多姿的美態被人ＰＯ在網路上，你最好閉上你的狗嘴！喔，超仁的裸體，人肉大搜索……哈哈哈哈……」黎敬平語帶威脅的說。

我心中暗罵：

搞啊！黎敬平！你最好不要讓我找到機會！只要有一天我找到機會，在你臨死之前，我一定會幫你清洗你骯髒污穢的靈魂，我要用熱水和火燒的煤炭餵你吃，讓你腐敗的靈魂能夠得到清洗，洗刷刷洗刷刷！之後，我一定把你碎屍萬段，用刀片把你身上的切下來餵烏鴉！你死了之後，還要鞭打你身上一塊塊骨頭，直到全部碎成粉為止！」

接著我看到黎敬平從口袋拿出了一塊布，捂住我的嘴。我不斷想要掙扎，可是因為全身被綁著，根本動不了。

「小超人乖乖，我想我要先請你小睡一下了，不然若是有人看到這裡的一切，我想我可能會退不了伍，說不定還會被抓到牢裡去。不過我想就算有人發現，我最後也還是會沒事的。」黎敬平奸笑著。

我吸入成份不明的迷藥之後，就昏死過去了……

■

在這段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李想手中拿著的圖片沒有記錄。不清楚，只知道醒來之後，記憶圖片顯示是在軍醫醫務室裡躺著。

不過因為昨晚喝了太多的酒，所以宿醉很嚴重，頭痛得要死。

——這就是當時我清醒後的第一個記憶，海馬迴的記憶圖片沒有記錄。為什麼我會忘掉了之前黎敬平所做的一切，而又是誰對我施展過毀滅記憶圖片的舉動呢？

這點其實就跟李想被清洗掉記憶的線索很相似，但李想看到這一幕的記憶圖片後，已經忘記了他本來的目的——

我勉強看了看四周，想要瞭解自己為何會在這裡，需要找個「人」問……

「你醒啦！」一個相貌俊朗，臉上泛著油光，梳著如前總統的油頭，戴著黑色粗框眼鏡，年紀大約30來歲，穿著醫師白袍的男人，從簾子的對面慢慢走了過來。

「你好，我是這裡的醫官，我姓秦，單名一個壽。」

我差點笑了出來。

「他媽的！好一個『醫官秦壽』（衣冠禽獸）！」我心中暗想著。

「對了！秦醫師，為何我會在這裡？我是什麼時候被送來的？！」我急著想確定所有情況的細節，即使八九不離十。

「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需要多休息，因為你的身體現在很虛弱。」

秦壽並沒有理會我滿腹的疑問，只是要我多休息，別想太多。

「請問當時我來這裡時，你有看到黎敬平？我印象中好像遇過過黎敬平……呃，但隨後發生的事……呃，怎麼我什麼都記不起來了……」我雙爪摀著臉

頰，露出痛苦的神情。

而秦壽看著我，也沒有太大的反應，只是說了一句：「哦，能忘掉不應該記得的事，總是好的。這種事情，我早就見多了，見怪不怪。我好心勸你，最好不要和黎敬平門，你會被整得很慘的。」

我覺得醫官的回答中，好像透露出一些訊息，而這些訊息似乎是反映著「醫官肯定知道某些不可告人的內幕」，我一向都沒想過跟黎敬平門，到底「這種事」是什麼事？

「總之，你先休息吧。晚一點你們連上的長官會過來看你！」秦壽很明顯的顧左右而言他。

「秦醫師，聽你這樣說，你好像知道什麼事情？」我試探性的問。

「秦醫師，拜託你，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話才說一半，秦壽就打斷了：

「超仁你不好再鐵齒了，我能幫助你的，我都做了，我已經仁至義盡。」

我發現你腦部的血清素不足，導致你太過容易悲傷，可以的話多做運動。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多吃香蕉，有研究指出吃香蕉能夠振奮人的精神和提高自信心，還能緩和情緒，並具有抗憂鬱的效果。據說，香蕉含有製造血清素的原料……唉，黎敬平已經退伍了，在今天早上就離開了，你就當什麼事都沒發生過吧……」

秦壽最後回了這句話後，他突然轉身雙手環抱著我的頭顱，額頭緊貼著額頭，我漸漸昏昏欲睡，開始出現幻象，看到黎敬平的形象愈來愈模糊，漸漸消失在幻象中，接著秦壽就離開了我的病床。只留下滿腦子空空，獨自發呆的我，躺在那一間空蕩蕩的病房裡。

從這一天開始，我對黎敬平的恨意全無。黎敬平就像是一位很陌生很遙遠的學長。

不過，我卻需要面對一個長期的後遺症……

不知道為什麼，每一天晚上都會夢見一條紅色人形的巨無霸香蕉，在夢境

裡不停地追著我。他們一直跑圈圈，不斷地跑圈圈，直到我跑得全身脫水，油膩膩脂肪也跟隨著水分散流出來，此時我的身材變成了營養不良的飢民，連吞一口水，吸一口氣都能讓肚子暴脹。

「啊……我是誰啊？啊……啊啊……你又是誰啊？為什麼死命追著我！」

在夢中我總是如此驚醒。

「吼吼吼吼……」紅色巨無霸香蕉雙手叉腰仰天淫笑，口音很像一個人。

■ ■ ■ ■ ■

如果不是李想誤打誤撞，冒失地闖進超仁的海馬迴拿出這張記憶圖片，黎敬平只不過是記憶裡一位很陌生又遙遠的軍中學長。

超仁坐在餐廳的坐位上，想起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整個人的火氣都上來了，呼吸也愈來愈粗重。

他的手心灼燙，拳頭愈握愈緊，盯著那個變態的敬平學長，有一股衝動，想要衝上去就一拳往夙敵鼻樑上灌下去，讓他鼻血如噴泉般爆噴而出。

但這純粹是他的幻想。七竅生煙的超仁並沒有真正行動，一方面是他本來就是個憤怒不過半秒的膽小鬼，另一方面是黎敬平的旁邊有四個穿黑色西裝，戴著墨鏡，一臉橫肉，身高六尺多的彪形大漢當守護神。

「看來好像是他的保鏢，如果我現在貿貿然衝出去，豈不是送羊入虎口？我還是識趣一些，才不至於捅馬蜂窩。可能我的拳頭都還沒碰到他，我就已經被四個黑衣人拖到後面的巷子修理一頓了。君子報仇，多少年都不晚。」超仁雖然膽小，可是管中窺豹，對於目前的情勢誰占上風，還是很清楚的。

於是氣沖牛斗的超仁把原先要離開椅子的屁股，再度貼回原位，調整呼吸之時，拳頭也慢慢鬆開了。

「不過這口氣我實在是嚥不下去，記住精衛填海的精神，我一定要報仇。」超仁下定

決心。

而黎敬平也因為旁邊有溜鬚拍馬的餐廳經理，和一堆阿諛奉承攀龍附鳳的阿貓阿狗圍著他，所以並沒有留意到超仁。

就看著黎敬平一行人，浩浩蕩蕩、有說有笑上到二樓去了。

超仁趁著黎敬平上了樓後，丟下一張千元大鈔在桌上，連零錢也不拿，就倏然衝出了餐廳後門，來到了餐廳後面的小巷。

惘然若失的超仁，因為一張遺失的記憶圖片，將他的情緒掀起千層巨浪，他漸漸明白他為什麼極度排斥吃香蕉，凡是看到人吃香蕉他就會不停地嘔吐，當晚必然會夢到自己會被一根巨大紅色的香蕉追。

要不是李想，他根本無法知道他對香蕉的排斥原來是……

因為這個原因，當他看A片的時候，他都是故意跳過前戲，直接看精華部份。

難怪超仁經常無法控制地強迫自己刷牙，尤其他從水溝出來之後，髒兮兮的超仁肯定先會刷牙超過半小時，之後才洗澡。

刷牙的兩個小時後，他會不自覺的一口氣吃五條以上口香糖，擠爆整個嘴巴，好像在嚼漢堡似的，方才感覺一絲安全感。

到了這一刻，這些不尋常的習性，都可以被理解了……

這一切全都是由黎敬平所造成的心理陰影。

超仁緊緊握住顫抖不已的拳頭，酸酸的眼淚已經在淚腺蓄勢待發。

「那我到底『有』什麼條件可以跟他鬥？！」忍辱含垢的超仁反問自己，口氣有一點哽咽。

超仁此刻的心智與情緒像是回到軍中生活的他，變成一條絕境求生的可憐蟲。。

在軍中生活的他，知道自己真的什麼也沒有，但是在窘迫的處境之下，他只能像過河卒子一樣往前衝，他必須在一切看似不可能之中找出可能性。

「我到底『有』什麼？！」超仁大聲的反問自己。

「我『有』年輕的本錢，我『有』衝勁，我『有』家人，我『有』勵志書，我『有』……」超仁殫精竭慮列出對他有幫助的東西。

「詛咒……」

超仁對自己說了一連串的話後，說出了這一句，這過河卒子終於衝出了軍中生活的屏障，他的心智與情緒漸漸從軍中生活裡絕境求生的可憐蟲，恢復到現在的司徒超仁。

「對啊！我有詛咒的神力啊！怎麼沒有想到呢？這是我唯一最大的優勢啊！

雖然偶而不太靈，可是卻常常有效，就算命中率只有1%也沒關係！只要我詛咒100次之中靈驗1次，我就有機會了！況且我的實力還遠超過這個機率！」超仁發現了自己的優勢後，欣喜若狂，忍不住傻笑起來。

「黎，敬，平，我，要，詛，咒，你……」

超仁說出了這一句，他決定違背對李想的承諾。

他和李想的協定是：寄發烏鴉電郵給黎敬平，對黎敬平的情人與孩子進行詛咒、發出警告，李想答應過超仁，收到了祈福懺悔金，就對黎敬平進行詛咒，不但要他的命！

超人緊握雙拳，狷急的籌謀著：

「不！剛才李想還說，收到錢之後可以幫我報仇，而且他對報仇這檔事一向都穩操勝券。如果我躲在水溝發功，加上李想的詛咒，雙劍合併，就會變成七龍珠中由孫悟空和達爾合體的達洛特，呈現最強最殺的無敵狀態，勝算肯定大大提升，簡直就是甕中捉鱉，都跌破隱形眼鏡！反正師父說要幹一件大事，讓所有收過我們烏鴉電郵的人都大吃一驚，

【註】

」

「話說回來，如果私自行動，真的讓我把黎敬平給詛咒死了，那麼我們就什麼錢都收不到，而且李想肯定會大動肝火，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嗎？不過，李想這傢伙真的會替我報仇嗎？」超仁又開始懷疑起來，逡巡不前的他嘗試以理性的角度，努力計算這一場仗的得失和風險。

就在這個時候，顛撲不破的雋語箴言奇蹟般出現了，這是勵志類書籍發酵的結果。

超仁房間裡面的夢想板，擺放著一本據說內容已經改變了千萬人命運的紅色天書。

除了R&B小天王兩年前的主打歌《超人不會飛》，這一本紅色的激勵天書幫他打了一針無敵強心劑，其書名和超仁息息相關，所以讓他更加愛不釋手。

這一本書附送有聲書，書上寫著，只要反覆聽讀，反覆領悟，當讀到一千遍並反覆運用的時候，奇蹟就會出現！

超仁為了激發自己成功的潛意識，每一天不間斷播放這個有聲書。就連睡覺的時候，上廁所的時候，開機車的時候，看A片的時候，他都會聽這MP3，反覆聽著這本書的內容。

直到今天，他已經聽了超過一千遍，而且對紅色激勵天書中的精華倒背如流。

當初他只希望在潛移默化下，能夠把成功的基因移植到自己身上，不需要搜腸刮肚，就能夠把最卓越的一面流露出來。

到時候，登峰造極的超仁就真的會飛了！

「超仁，成功者總是主動出擊！」超仁甲說。

「超仁，成功與藉口永遠不會同住在一個屋簷下，選擇成功，就不可以有藉口；選擇藉口的人肯定不成功！」超仁乙說。

【註】請看《神棍》第二集之〈第一話：前因後果〉

「超仁，成功者願意做什麼事情呢？對了我想起來了，是做別人不願意做的事，做別人不肯做的事和做不到的事！」超仁丙說。

「超仁，人不瘋，他的企圖心就不夠大。人不瘋，很難成功啊！超仁丁，當有人說你『瘋』的時候，可能你就要成功了！」超仁丁說。

「超仁，沒有推到極限，沒有全力以赴的人，他的人生就好像飛機機長沒有把排擋杆推到極限，他的飛機不管飛多久，永遠都是在機場！」超仁戊說。

「超仁，成功者總是以最短的時間，採取最大量的行動！」超仁己說。

「超仁，你是想要成功，還是一定要成功？」超仁庚說。

「我是最棒的，我是最棒的，我是最棒的，

「全世界聽著，我司徒超仁已經準備豁出去，黎敬平你不會再有和平的日子了，沒有任何和平方案的解決方法，我要讓你每年、每月、每天、每時、每分、每秒都不會有好日子過，我要幹一個損人不利己的戰鬥！黎敬平你滾回蘇州賣鴨蛋吧！去死吧！我不只想要你死，我一定要你死！！！」

即將甩開包袱的超仁雙手緊握著拳頭顫抖著，彷彿看到勝利的曙光。

「我，司徒超仁，在這裡對著天上的烏鴉和地上的垃圾桶許下公眾承諾，如果我沒有在7天以內把黎敬平給幹掉，我就剃掉全身上下的毛，無論是頭髮、眉毛、鼻毛、腋毛、腳毛、陰毛，通通剃光光！同時我裸奔，一絲不掛到士林夜市跑來回一圈！裸奔士林夜市！」

此時，大早望雲霓的超仁終於發揮出一種很恐怖很可怕的力量——當眾承諾，絕不裸奔，一定要成功的力量！

「啞！啞！啞！……啞！……」幾隻無聊之極的烏鴉盲目附和。

「等等……我在記憶圖片中看到，秦壽環抱我的額頭緊貼著他的額……天啊，那不是李想進入我腦部記憶之前的動作嗎？為什麼當時我清醒後會失掉所有的記憶……」超仁開始冷靜下來，感到不可思議的同時，也覺得無巧不成書，兩者之間一定有錯綜複雜的聯繫。

「真相是什麼？誰能還原真相啊？」

超仁不希望繼續被女駙馬招親的感覺愚弄著，他希望新郎官揭蓋頭的那一天快點到來。

「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彌利都婆毗……」

超仁的手機又響了起來，他有種來者不善的預感。

「死胖子，剛才我看到你的記憶圖片，我注意到那個醫官跟你額頭貼著額頭，我一時忘了他的名字，你快帶我去見他！」李想用很急速的聲音催促著。

「他叫做秦壽，是……」超仁結結巴巴回答。

「不要囉唆！你趕快死回來我的家！」李想的聖旨又到。

【第四章】

超仁按了門鈴，開門的是李想，他拖著超仁直奔樓上房間。

李想將超仁推坐在床上，雙手插腰沒頭沒腦的問：「秦壽是不是清洗了你的記憶？」

「什麼清洗記憶？我不懂你說什麼？」超仁怒髮衝冠的問。

「快，快，快，告訴我，怎麼找到秦壽？」李想刨根究底，並激動地抓著超仁的肩膀搖晃。

「等，等，我真的不懂你說什麼，清洗記憶，我不明白！」

「媽的，我被人清洗了記憶啊！到底是誰？黑暗的護法神，告訴我到底是誰？」李想聲

嘶力竭蹲在地上吶喊著，涕泗滂沱，眼淚噗嚕嚕的滴到地板上。

超仁鮮少見過李想這種如喪考妣的淒苦模樣，但李想的舉動更讓他腦。

「讓我再看清楚一點！」話語畢落，李想又眼疾手快起身環抱著超貼著額頭。

兩人又開始昏昏欲睡，紛紛墜入無盡的記憶漩渦……

【司徒超仁遺失的記憶2】

我赤著腳，懶洋洋地漫步在細軟的灘地上。

長長海岸線明顯的向外暴露出許多土灘地外。

此刻正值退潮時分，露出了比平時更寬廣的海灘。

除了我之外，就只剩下鹹鹹的海風，浪聲不大的海潮，躺在黃灘上等待曬月亮的貝殼，幾隻互相追逐的小螃蟹，還有同樣在沙灘上活動的路人甲乙丙丁。

不過對我而言，其他人事物都不重要，彷彿整個沙灘都是我的私有地。

我獨自站在海岸線邊緣，伸了伸懶腰，享受著片刻的張靜。

漲潮時候，我現在所處的位置可是浪高十尺；現在，我踩在幾公分高的海

浪上發呆，時而跟海浪嬉戲，踢著迎面而來的海浪，濺起了浪花，也濺起了以前和家人一起到海邊野餐的童年回憶。

我慢慢沿著海岸線一路走下去，一邊走一邊俯身撿起形狀各異的海螺貝殼。

有的時候我會停下腳步，把鍾情的貝殼貼在耳邊，傾聽來自海洋的聲音。耳間好像傳來，來自海底微小生物綿綿不絕的呼吸聲，纏繞於耳……

隨後，我在海邊彎腰拾起一塊石頭，扔向大海，只見石頭在海面上如蜻蜓點水般的彈跳了十幾下，才沉入茫茫大海。

此刻變動不大的海面很適合練習打水漂。我來到湖邊或海邊，總是喜歡練習打水漂。我選了一些石頭，拇指摩擦著石頭許下了願望，擲向汪洋大海，就數著石頭在水面上彈跳的次數。

我有時也無聊的想，或許可以挑戰金氏世界紀錄，彈跳超過五十幾下，那會有多炫。國小時爸媽常常取笑我說：「你常常這樣打水漂，不知道會讓多少魚兒見不到明天的太陽，多少的魚兒找不到媽媽喝奶。」

「也不會那麼準啦。最多是受輕傷而已，頂多請假幾天就沒事了。」哥哥孔明一定幫我插口搭腔笑答。

這次是我獨自出遊，而且還是不是跟團旅遊。我不知走了什麼狗屎運，閒逛旅遊展時竟然抽到蘭卡威島的免費來回飛機票，因此我打算遊完蘭卡威之後，到吉隆坡玩一趟再回台灣。

蘭卡威島，位於西馬來西亞北部的州屬，也就是吉打州。蘭卡威島由幾百個大大小小的群島組成，群島間流傳著一些古老傳說。其中，一個最著名的傳說是關於瑪蘇麗公主的詛咒。話說這個貌美的正

妹，引起了其婆婆的妒忌，當她丈夫從軍後，她的婆婆就控告瑪蘇麗公主通姦罪。

古時候，根據當地的法律，通姦的罪名就是死刑。就好像我們中國人以前的通姦，是要浸豬籠那樣。

即使再多的民眾相信瑪蘇麗公主的清白，在圍觀她的死刑之際，卻沒有人挺身而出為她求情。

結果，當劊子手把短劍刺入瑪蘇麗公主的胸膛，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傷口流出不是紅色的血，而是白色的血。白色的血，象徵她是清白的。

瑪蘇麗公主咽下最後一口氣前下了一個詛咒：蘭卡威島將會遭遇多災多難，長達七代。

直到後來，馬來西亞的前首相馬哈迪醫生開始發展蘭卡威，恰好七代過去了，詛咒也已結束。所以今日，蘭卡威才能變成如今聞名東南亞的度假勝

地，還是免稅的購物天堂，巧克力和酒都相當便宜。

「喂，司徒先生，我們要離開了！」一個甜美的嗓音攔截了他的思緒。

轉身看到美麗的女導遊正向我招手，我回應：「馬上過來！」我依依不捨想我快步走到女導遊跟前，跟著她上了箱型車。

「明天就要離開這裡，往吉隆坡去了，再見！蘭卡威。」

著，跟著美麗的女導遊上了沒冷氣的箱型車。

「司徒先生，明天要搭早班船離開蘭卡威，接著我們再坐比較舒服、有冷氣的箱型車。去吉隆坡途中，我們會經過怡保，屆時會帶你遊覽怡保許多洞穴，嘗一嘗那裡的怡保芽菜滑雞！」

Angelina是我四個女人當中，我最愛上的那一個——如果不包括我家的小狗美寶也很愛上她的話。

我十六歲時，同學們都才開始在看ＡＶ片，對性充滿了好奇，彼此討論如何把妹，或者想著如何把正妹騙上床。

我靜靜坐在角落聽著他們高談闊論——痴人！這班傻瓜、可憐蟲，多麼的無知……

印度的詩人、哲學家泰戈爾說：「你不可能只是站在海岸注視著海水，就誤以為自己渡過了海洋，你不要讓自己耽溺於希望之中。」

我不是只看ＡＶ片，和一班男生討論把正妹騙上床的傻瓜，我不會只耽溺於希望之中，我從沒讓他們知道，我其實已經和有夫之婦鬼混了六個月。

她酷似日本女優小澤瑪莉亞，因此我和她上床時暱稱她為「瑪莉亞」，不

問可知我的床頭與電腦全都是小澤瑪莉亞的裸照。

我靜靜來到他們的面前，不發一語，又默默地離開，很瀟灑的不帶走一片雲彩。

我用眼角瞄了瞄他們——你們懂什麼？你們知道當我上我的瑪莉亞時，多爽多快活嗎？嘿嘿……

我看不起他們這班飯桶。

如果不是我老爸從臺灣過來，我也不會與瑪莉亞分開。

我老爸，哼，據八卦新聞報導，老爸年輕時還試過與有夫之婦有染，老媽子卻無恥為他辯護說：「你老爸不同……」

呸！根本沒有什麼不同，是你們雙重標準！

在你們眼中，無論我做什麼，你們都看不順眼。

不要以為我沒看《玉週刊》。《玉週刊》就曾經報導過，老媽子本來是有夫之婦，後來是老爸拋棄了即將結婚的未婚妻，將老媽子娶了過來。

老爸在我十三歲時，從臺南移居到馬來西亞這鬼地方，賺了第一桶金，還搞響了名頭，更被封為當地的「拿督」（這是馬來西亞皇室對國家有貢獻者賜予的一個榮譽爵位）。

之後他索性就把我和老媽子留在這裡，每隔四個月就會飛去台灣一趟。

「拿督李卜」笑說：「在馬來西亞，有錢，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這個誰也知道，其實他只是要老媽子羈留在這裡，自己好滿世界飛去風流快活——不要以為我不知道，只有老媽子傻傻的相信他。

老媽子又自稱她摸一摸老爸，就知道老爸在外有沒有拈花惹草。不過我才不相信老媽子有什麼手通靈能，能摸出老爸有沒有鬼混過，全都是騙子的遊戲，因為我老爸就是一個算命騙子。

用錢「解決」問題，不是他教我的嗎？

老爸今年一共問了我十次：「你二十歲了，想過你的出路嗎？」

我很想告訴他，用錢不是可以將問題解決嗎？何必問我如此煩惱，又不知道如何解決的問題呢？

瑪莉亞與我分手後，我撕破床頭小澤瑪莉亞的海報，還將電腦內的圖片全都刪除掉。

這一切，我沒有任何感覺。

爸媽狠心拆散我們，我卻沒有失戀與悲痛的感覺。

我是了不起的英雄，拿得起放得下。

我眼睜睜看著瑪莉亞哭腫雙眼離開——嘿嘿，可能瑪莉亞也不是因為愛我，而是為了她「身敗名裂」而流淚——兩天之後，我即把她忘得一乾二淨了。

我是多麼瀟灑的男子漢！

我實在不明白那些癡男怨女，為什麼會因為分手而哭得死去活來？

真是沒用的傢伙！哭死哭瞎，也是活該！

後來，即使老媽子識破了我與冰冰的地下情，我也不怕。

老媽子狠狠地摑了我一巴掌，我二話不說，拿起刀片往手臂一割，一道三寸長的刀痕。嚇得她跪在地上求我不要自殘。我用腳「推」倒老媽子，以報復她賞我耳光之仇。

不過我要跟大家說明，我不是為了冰冰，而是要「教訓」這潑辣婆娘——以後不准妳再掌摑我！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爸媽總是反對我上過的女人。

要是他們那麼清高，哪會有我？！

我從來沒有要求過要來到這個世界，可是爸媽卻「硬要」逼我來到這世界。

我活得不快樂，誰該負責？

我來討債應該一點也不過份！

就是因為爸媽，逼得我一年換一個女人。

不要以為我不知道，迅迅很可能是老媽子不想再與我有正面衝突而偷偷打發了她——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照理來說，因為瑪莉亞與冰冰事件，迅迅與我的關係，我已經處理得非常小心。

不過迅迅離開了是不爭的事實，總而言之，這次我不會輕易放過Angelina。

我不輕易放過她不是我愛她愛得很深，而是我要老爸老媽翻開明天的報紙會嚇一跳！

想到那畫面就更過癮！

我要爸媽從此之後不再干涉我的私事，這是一個教訓。

我一邊回想著往事一邊繼續踩著油門，將時速飆到１６０……

【第五章】

李想迅速驚醒，一手推開超仁，一腳踹向他那日益膨脹的大肚腩。

「媽的死胖子，你究竟看到什麼？我告訴你，我不是這樣的人，那個人不是我。即使是我，我也是假裝的！」

超仁撫摸著肚子，一臉無辜地說：「師兄，我不是有意要看的，是你逼我看到的，我又不是有心的。請你原諒我，可以的話，我可以忘記它！」

李想在地上打滾，鬼哭狼嚎：

「媽的，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會這樣，到底是誰做的？為什麼我沒看過這段回憶，

為什麼？我不是記憶圖片裡面那種人，我是很多人崇拜的李想菩薩啊！」

超仁被李想的舉動嚇得蜷縮在床角，嘴唇發白直顫抖著，心臟就快要被恐懼撐爆。

「不！我要冷靜下來，我要冷靜下來！」

李想搖搖晃晃跌坐在地上。

「等等！本來我只是想入侵你的記憶，為什麼我會跟你的記憶交錯在一起，讓我看到你的記憶，你又看到我的記憶呢？」

李想突然變了個人似的，剛才在地上打滾與鬼哭狼嚎，好像從沒發生過一樣。

接著李想又像變了另一個人，將剛想到的疑問又拋諸腦後，他竟然盤腿而坐，慢慢閉起雙目。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超仁猶豫著要不要趁著這段時間離開，他小心翼翼爬離床鋪，想要不動聲色躡手躡腳的溜出去。

但他下床才走沒幾步，李想突然睜開大小虎目——「我看到了，我看到我的記憶圖片有什麼是有燒毀的跡象……」

李想轉頭怒瞪著超仁，用食指指著他的鼻子：「告訴我，你被遺忘的記憶圖片有什麼

不同，是不是那個秦壽將你的記憶清除？」

「李想菩薩，我是真的不懂，也不知道！」超仁以近乎求饒的聲音哀求著李想。

「好，我再看一遍！」說罷就雙手環抱著超仁的頭顱，額頭貼額頭。

奇怪的是這次兩人並沒有昏昏入睡，只有李想一人像昏迷了一樣。

李想慢慢醒過來，緩緩睜開雙眼，推開超仁，自顧自說：「我明白了，你的記憶圖片是被壓沉在腦海而不是被燒毀，很可能就是那個什麼秦壽幹的好事。」

超仁不敢搭腔，他擔心又不知道說了什麼而引起李想的神經病發作。

「好吧，我幫你報仇，你替我找秦壽出來談判！」李想沒頭沒腦說出這句話。

「我……我……不知道該從哪裡找秦壽？」

超仁心中難免不認同李想的想法，他不明白找秦壽有什麼好談判，但又不敢作聲，心中咕噥罵了一句：「真是神經病的李想。」

「就這樣決定吧！我們明天在凶時，一起發功詛咒黎敬平的親人，我會用『烏鴉』的身份，電郵給所有玄門正宗的大護法，索要解難消災金。呵呵，他們都是大富豪、政界人物和黑白道人物，告訴他們，黎敬平的家人會替代他承受災難！

這是一個警告，等到黎敬平的家人遭受了烏鴉的無情詛咒之後，烏鴉就會再跟黎敬平要解難消災金，如果黎敬平敢不給的話，嘿嘿！他也肯定慘死！」

其實，這些話李想已經對超仁重複了多次，而且李想早已經將電郵寄了出去。

「那，你不是說……」超仁還沒說完，被李想打斷了。

「你放心，我會幫你報仇，我的意思是說，即使收到了消災解難金，一個星期後，黎敬平一樣要死！」李想的臉緊貼著超仁，超仁打了一個哆嗦。

【第五章】

超仁從髒兮兮的水溝爬出來，匿藏在水溝已經足足有半天光陰，累得他蔫頭耷腦。

他整頓衣衫時，看著住在天橋底下那囊空如洗的癡呆老人，還是多年如一日，穿著那件有數十塊不同顏色補釘的姿勢側躺著，瞇著眼睛對胖子笑呵呵。

這一次，老人用睡佛的汗衫。

「年輕人不要做壞事，要好好利用你的能力哦！」

超仁愣了一愣，身體僵硬，他全身冒出冷汗。

從小到大，他都沒見過天橋下的癡呆老人洗過澡，也不見他乞食。超仁認識癡呆老人

十多年了，試過近距離與癡呆老人接觸，卻從未覺得癡呆老人身上發出臭味。癡呆老人是乞丐，卻從不乞食，只是跟人要白開水喝。

印象中的丐幫總是面黃肌瘦，鳩形鵠面，唇唇欲睡無精打采。

可是，眼前這個鶴髮童顏的癡呆老人卻是紅光滿面，歲月似乎沒有在他臉上留下痕跡，而且身材發福，中氣十足，有別於一般的伸手將軍。

難道，老人是吸血鬼？或是千年老妖？

癡呆老人走到超人的跟前，指著他的心口說：「偶知道，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隻尚未馴服的野獸……」

超仁心涼了一半，他努力擠出微笑，試圖帶著挑釁的口氣問：「老伯伯，你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老人慈祥地回答：「不！不！不！偶沒這種能力。偶看著你長大，以前你被欺負時總喜歡躲在水溝哭，當你有什麼情緒或想不通時，你都喜歡躲在水溝逃避，你還喜歡唱……」

「哈哈，老伯伯我是躲在水溝打手槍啦！掰掰！」超仁向癡呆老人揮手，他擔心言多必失。

以他認識老人多年，可以肯定老人是不會閱讀報紙的。無論天氣多冷，老人就只穿這件單薄的衣衫，每天只是靜靜坐在天橋底下，兩顆凝滯的眼珠對著來往的車輛出神，什麼事都不做。

「掰掰！」癡呆老人也對他緩緩揮一揮手。

「胖仔，你叫什麼名？」

超仁八歲開始認識癡呆老人，那時超仁還不叫超仁。

孤兒院的人只叫他阿福。那時癡呆老人從未問起他的名字，到了十歲他才被養父司徒文武領養。國小時，超仁不時被同學欺凌，他還是騎腳踏車躲在水溝哭泣。

癡呆老人也從不過問他被領養後的生活，更何況問他的名字，這次竟然破例了！

第六感告訴超仁：**老人知道一些他不應該知道是事情。**

「自我懂事後，只知道自己叫做幸福，姓幸單名一個字叫福。但我的養父叫我做司徒超仁。超越的超，仁義的仁，不過大家都把我當超人！哈哈！」

超仁苦笑著，左拳置於胸前，右拳直伸向上，比起超人欲飛上天空的招牌動作。

「哈哈，超仁，當你看到野獸出現時，記得過來找我，我會想辦法幫助你！」

老人以關懷自己的子女的口吻說。

「老人家，我家住台北市，不會有野獸，你放心吧！況且，你不要忘了我是超人啦！哈哈！」

癡呆老人搖頭歎息，望著超人的背影消失。

「啦啦超人會飛

啦啦讓偶在空中停一停歇

再次幹幹這個世界

會讓偶節得屌一些

拯救地球好累

啦啦有些疲憊但偶還是會

不要問偶哭過了沒

啦啦超人不能有眼淚」

超仁離開後，癡呆老人用濃厚的台灣國語隨性哼唱著《超人不會飛》即使記不住歌詞，聽多了總能哼出幾句。

「司徒超仁，不要做壞事，一定要好好利用你的能力哦！希望偶沒有看錯你！」癡呆老人疾首蹙額道。

癡呆老人心想著：當年組織的分裂，到今天肯定是出了岔子。

他隱姓埋名，躲在天橋下多年，從沒離開過天橋半步，每天都只是天空、吐故納新，不斷的呼氣、吸氣、呼氣、吸氣。

現在他第一次展露盤腿功夫，癡呆老人像和尚一樣靜坐，十下呼吸後，進入光明禪定之中了。

【第六章】

號稱酷似臺灣第一名模的九頭身「美女」胡靜怡，自出道以來，一直都是臺灣娛樂界的掌上明珠，風頭已經遠遠蓋過第一名模。

從胡靜怡的髮絲，到她的高跟鞋，或者一個不經意的噴嚏，一切都能夠成為媒體激烈炒作的熱門話題。

她未成名前，在網路上胡靜怡這個三個字，是網民進行人肉搜索的第一名。

當時她在「有名大站」披露的照片，是宅男們解決生理問題的最佳對象。

現在，網上有一份民調顯示：在十個男人當中，九個會把沉魚落雁的胡靜怡當作性幻想對象，還包括兩個男同志。

剩下一個沒有把她當性幻想對象的，則是性無能。

無可否認的，以她天使般的五官、魔鬼般的身材，都足以迷死許多「正常」的男人，即使那些正常的男人不敢苟同她的作風。

更有許多男人在網路上留言說，胡靜怡最好不要出聲，否則會嚴重毀滅他們的幻想。乾脆就叫胡靜怡當個啞巴充氣娃娃，讓下體充血的男人們能延續一份珍貴的幻想：她是百分之百的純種女人——

《芭蕉日報》揭開真相之後，《芭蕉日報》又以3D動畫，加油添醋描述她動手術改造自身的過程。

對於這些，胡靜怡極力忍著內心的煎熬折磨，咬緊牙關還是撐了下來。

「不管人家怎麼寫，不要等到家門口沒有狗仔隊守候，或是沒有狗仔隊來翻垃圾桶時，才感到懊惱！」胡靜怡把這句話當作座右銘。

一直以來，都倚賴他的支持。如果沒有黎敬平，胡靜怡絕對不可能有今天。

如果沒有黎敬平，胡靜怡只不過是一個娘娘腔的小白臉。

如果沒有黎敬平，胡靜怡今時今日還是胡金道。

還好，她遇到黎敬平，一個雙性戀者，黎敬平尤其特愛變性人，因此胡靜怡心甘情願做他的地下戀人。

自從胡靜怡拍了3億萬大製作《西施》，紅遍全亞洲，現在已經沒有人再在乎她到底是不是變性人了。

十五歲的胡靜怡與黎敬平邂逅，此後斷斷續續藕斷絲連，離離合合，她分不清現在到底算不算是有情人終成眷屬？

假若不必偷偷摸摸避開纏人的狗仔隊，難道她跟有家庭、有名譽的黎敬平相愛，就不必偷偷摸摸「偷情」嗎？

但，無所謂，她真心感受到黎敬平對她的愛意。

拍電影時她都特別拼命、起勁，因為愛情滋潤的關係，她不時暗自流露出微微笑意，天上的彎月像是被植入她的嘴巴。

「愛情就像人生，沒有辦法控制結果，只能珍惜過程。」

或許這句話，就是支撐胡靜怡繼續勇敢，偷偷摸摸愛下去的心靈力量。

■

胡靜怡迷迷糊糊地在三十層高樓的陽臺邊緣出現。

恍惚空蕩的眼神下，是一對充滿黑色素的臃腫眼袋。

緩緩將雙手伸展成一個水平直線，此刻的她像是一個木偶，聽任一個無形的背後靈擺弄。

卸妝後素顏的臉毫無血色，沒有任何的情緒起伏，一聲不吭對著五光十色的城市夜景，還有醉幻迷離的人生放空。

已經連續一個星期，胡靜怡沒有好好睡過。因為一旦她回到家裡，總會聽到有人用雙爪抓鐵枝摩擦地板的響聲，刺耳的「嘰嘰嘰」震耳欲聾，卻也似有似無，虛無縹緲難以捉摸。

每當她向管理員投訴時，管理單位嚴謹的與上下左右左鄰右舍多次對質，可是偏偏其他人都沒有聽到，好像這真的是她的幻聽。

為此，她嗑過鎮定藥，也被催眠過，可是只要一回到家裡，當時針指著屬於午夜的十二點，刺耳的摩擦聲就開始迴蕩在她耳際，由遠而近，或由近而遠，並產生陣陣回音。

沒能安眠入夢的夜晚，她難受極了。

即使有人陪她，也只有她一人聽到這聲音而已，這一個星期內，她沒好好睡過一覺。

她看過心理醫生，以她現在不算大的工作量，不會因為工作壓力而出現幻聽。而且她的命盤是由玄門正宗的創辦人李卜親自演算，住宅內的風水也是李卜給予明確指點。遇到難以解決的難題，李卜也細心為她起卦占卜。

因為玄門正宗的李卜知道仁義黨的黎敬平最愛變性人，當李卜算到胡靜怡桃花運正值旺盛時，就安排了胡靜怡與黎敬平做第一次碰面，而胡靜怡與黎敬平的親密關係也只有鎖在玄門正宗的秘密檔案內。

自每晚聽到鐵枝摩擦地板的聲音後，胡靜怡來向玄門正宗的李卜求救，她才知道李卜夫婦去了美國。

而這時的黎敬平，因為處於競選關鍵時刻，也不能陪她。

昨天是她第一次聽不到任何刺耳的聲音。她覺得不可思議，終於盼到老天爺賜予一個安穩的睡眠。

經過十八個小時的睡眠，可真感覺到神采奕奕龍馬精神，終於贖回了繼續拼命的意志力。

沐浴時，胡靜怡突然看到眼前出現一道九彩閃光，她頓時如著了魔，彷彿失去意識。

「道道乖，道道乖，跟我來……」

指令用的是靜怡五歲之前所用的乳名，客家腔調類似她過世的母親。

她聽著指令，迷迷糊糊地走到陽臺上，伸展雙手，毫無方向感。

此刻，情景時空來個天翻地覆的大轉變，胡靜怡竟然身處在美輪美奐的潘多拉仙境。

站在高高瀑布邊緣，她的腳底下是一片澄靜的湖水，湖心倒映著一輪紫色的明月，一顆淺綠色的地球，還有幾顆被光環環繞，像戴著一頂漂亮大草帽的粉紅色衛星，在湖面組成小型的銀河系，無與倫比的絕美瑰麗。

微風颯然而至，湖面上略略漾起陣陣螢光波紋，湖裡的水草發出螢光色的光澤。

同時還有幾尾六塊腹肌棱角分明的壯實男人魚，全身熠熠光彩，在湖裡嫵媚的游著泳，翹翹的屁股弧線深深吸引她的眼球。

「道道，放鬆你的頭、你的身體、你的腳吧。道道啊，盡情擁抱大地之母吧！」魅音如是耳語。

歸真返璞的胡靜怡二話不說，吸了一口氣，雙膝一彎一直，人已經跳上半空中，順著瀑布的水勢直衝而下。

她雙手合掌直伸於頭頂上，以最優美的跳水姿勢頭下腳上，就在接近湖面時，她又攤開雙手擁抱大地之母，道道來咯！快擁抱道道吧！」

「砰！」

發出沉悶的碰撞聲響，胡靜怡的頭顱應聲碎裂，腦漿四溢血肉模糊，濃稠的鮮血流了滿街。

街道上的路人連影子也沒看清楚，瞬間只看到一個挺直的身子，頭下腳上直衝柏油路面。那人身子在劇烈撞擊後微微彈起，掙扎蠕動幾下就靜了下來，已是返魂乏術。

「跳樓啊！有人跳樓啊！快叫救護車！死人啦！」圍觀的民眾越來越多，好奇心果然殺死貓。

李想戴著洛杉磯道奇隊鴨舌帽，隱伏在轉彎角處，露出滿意的陰陰微笑，他咕噥低聲，冷冷地說：

「媽的，妳這死八婆，竟然花了我兩個星期的時間來詛咒妳。黎敬平，這是第一個警告，第二個就輪到你的兒子。我已經他媽的詛咒了胡靜怡與你的孩子兩個星期了，要是

你死了孩子之後，烏鴉還看不到你的懺悔信，也還收不到你的祈福錢，第三個人一定是你！」

說完，他迅速轉身離去，消失在霓虹月色下。

「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彌利都婆毗……」

《往生咒》。

□□□□□□□

李想開著跑車，進入街道旁一個角落。

坐在車內的他，一邊聽著節奏蹦蹦跳跳的莫扎特D大調雙鋼琴奏鳴曲，一邊運籌帷幄，準備發功。

李想右掌朝天搖晃著，左掌朝地搖晃著，他緊閉雙眼，冥想著轟轟烈烈圍著他燃燒起來，火勢很快與太陽合一，他口中喃喃自語說：

「黎敬平的孩子，黎敬平的孩子……天雷勾動地火，天雷勾動地火，啊，天雷勾動地火，嗡，咕嚕李想惡地吽，天雷勾動地火……燒死黎敬平的孩子，噢噢噢噢噢……ㄚㄇの！」

他的右掌以傾斜45度劈出。

「五雷轟頂，天誅地滅！升官發財，上天下地，唯我獨尊！」

【第七章】

如果今天是二月初二的龍抬頭日，太陽剛升離地平線時，蒼龍抬頭升上半空，地平線將會出現一片藍盈盈的晴空。但今天不是二月初二，今天即將發生黎敬平畢生永遠估計不到的事情。

黎敬平走入霧氣瀰漫的浴室，寬衣解帶後打開淋浴花灑，準備履行一項應戰前的重要儀式。當38度半熱水從頭頂淋了下來，熱水的能量灌溉身陷選舉囹圄的脆弱心靈。

如果說，一本好書是一盞指引航向的燈塔，那麼一場熱水澡就是洗滌心魄的仙丹靈藥。經過熱水澡的洗禮後，讓他心中冒出無法言喻的舒暢感，渙散的心神即時互相貫通，融合一體，進而形成扎扎實實的無敵勇氣與意志力。

自他競選仁義黨主席的活動開跑以來，總是披星戴月，所以每天一早的38度半熱水澡，代表著不可或缺的能量充電站。

這個熱水澡對他起了超凡入聖的影響，使得他進行演說時、遊說黨內成員支持他時，精神抖擻，更顯得雄赳赳、氣昂昂——只要他在仁義黨競選贏得主席之位，下一步他就會代表仁義黨競選台灣總統。

今天是最後的關鍵時刻，明年的第一天就是投票日，他必須趁勝追擊，做最後的衝刺。他需要以大多數的票數贏得黨主席之位，接著在２０１４年，代表仁義黨競選總統選舉——屆時，他將會以三十八歲年齡，成為臺灣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

這日，他將花灑的水龍頭關了之後，突然眼前黑黝黝一片，覺得天旋地轉，恍恍惚惚彷彿聽到漫天嘈雜的飛鳥聲音。

「呃……奇怪，這個星期總是這樣……洗澡時總聽到鳥叫聲，呃……」

每次他都打開浴室門瞧瞧瞧瞧，但什麼都沒看到。

這次……

他打開浴室門後，遽然發怔，心中發毛，寒毛直豎，雞皮疙瘩一塊塊如浪潮般一波波的浮現全身上下。

黎敬平壓根兒就無法分辨眼前的情景，房間裡頭充滿了密密匝匝的烏鴉，佔滿了他的床鋪、桌子、椅子、書櫥、電腦、風扇、梳妝台。

所有的烏鴉都「啞！啞！啞！啞！」張開嘴巴叫著，此起彼落，好像衝著他而來。

黎敬平嚇得魂不附體，連衣衫也來不及穿，隨手圍著毛巾即飛快的衝出浴室，打開了櫥櫃。

只見一把改造的自動型雷明頓Ｍ８７０霰彈槍在櫥櫃中安眠，黑黝黝的槍管即使被層層灰塵包圍，依然無法掩蓋其令人不寒而慄，隨時都會起讓人雞皮疙瘩兼打哆嗦的駭人殺氣。

黎敬平取出雷明頓Ｍ８７０霰彈槍同時，也不忘拿取那個裝滿子彈的特製牛皮子彈

包，以備不時之需。

這一支沉寂已久的雷明頓M870泵動霰彈槍，口徑十二，全長1080公釐，重三點八公斤，改造過的彈匣容量為8發子彈，由美國雷明頓武器公司生產。與它配用的彈種為12號霰彈，也稱之為鹿彈。

鹿彈是一層青色的塑膠外套，裡頭則含著發射用的彈藥和彈頭。彈頭裡含有大量的銀珠子，因此1顆鹿彈可以同時把彈頭裡的12顆直徑六點一毫米的小銀珠，散射出一大片的範圍。跟普通的子彈比較，霰彈的攻擊區域更廣。

黎敬平想要開槍射殺烏鴉，誰知烏鴉像被操控的黑衫軍大隊般，陣容整齊一致，咻一下就飛出房間，接著穿過走廊、客廳，衝破大門，一直往前飛，黎敬平一路在背後喘吁吁的狂追著這些烏鴉。

他看著大門被烏鴉衝破一個大洞，驚訝得合不上嘴巴，大門的大洞無法讓他直接穿過去，他只好轉動門柄推開大門。情急之下，他連身上圍著的毛巾掉落都沒察覺，赤裸全身衝出大門，卻突然停下了腳步，心臟在這個時候彷彿暫停一樣。

因為他眼前所看到的景物，已經不是他往常所熟悉的，對面的景象不再是一排又一排高級別墅，而是一片茂密的蔥綠叢林。

突然間，一切都很不合理。

黎敬平對眼前的幻象，除了有隱隱約約的恐懼之外，更激發出他變態好鬥的個性。

他是那種變態折磨人之後，又假惺惺憐惜的人，當對方一旦放下心防，他又會做出更變態的行為。

「好玩啊，我要殺光你們，殺！殺！殺！」黎敬平雙眼反白，咧嘴獰笑流著口水，臉部表情既陰森又恐怖。

他的變態與性格上的扭曲，此時此刻全都因環境而逼發出來。

他喘著氣，回想著童年時，他不小心將父親的鳥籠給打開，父親那會唱歌的心肝寶貝就咻地飛走了，他被父親狠狠地修理了一頓，跪在地上不斷地叩頭求饒……

第二天，他拿著一百度的沸水，將他父親第二隻、第三隻鳥籠並排在一起，將沸水當頭淋下……

朦朧的灰色天空，不知道何時滾來了團團烏雲，雲層像一塊塊厚厚的巨型灰色棉花，

棉花裡蘊藏著飽滿水分。

天空醞釀鬼哭神嚎的情緒，一場傾盆大雨已經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黎敬平一眼望去，更傻了眼。眼前森然的樹林中，擠滿排排站的烏鴉，像是對他嚴陣以待，頗為壯觀。

可是此時的烏鴉大隊，卻異常冷靜，和剛剛嘈雜的情景形成強烈對比。

寒風颼颼，沒有半點烏鴉的啼叫聲，使得枝葉妖異的摩擦聲和時有時無的蟬鳴聲所組成的交響樂，顯得格外刺耳。

有了這把雷明頓M870霰彈槍的加持，現在黎敬平身上開始散發出毀滅性的殺氣，他想要與烏鴉大隊一決雌雄，於是他把八顆又粗又長的12號霰彈逐個塞入彈膛。

接著，他打開獵槍上閉鎖的保險栓，準備和烏鴉大隊來個你死我活。

黎敬平舉起獵槍，想對著多不勝數的烏鴉群開一槍示威，黑衫軍卻像看穿他詭詐的陰謀一般，瞬間又列隊成群飛進樹林。

黎敬平見狀，唯有端著獵槍氣急敗壞的邊跑邊追，一直追、一直追，使盡吃奶力氣追到一片空地。

正所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目前的追逐，是他一輩子活動量的總和，除了床上，他幾乎都不做運動。

只見多不勝數的烏鴉亂地飛著，眼前盡是黑壓壓的影子。

按耐不住心頭怒火的他，額頭爆出青筋，每一根血管好似都充滿瓦斯，繃著一張臭臉跟黑衫軍對峙。

他屏著呼吸，緩緩舉起上了膛的雷明頓M870霰彈槍，連瞄準的功夫也省了，接著就是扣下扳機，一槍又一槍、一槍又一槍……

槍管隨著發射出的子彈吞雲吐霧，冒出一陣陣白煙，就像個煙癮重的老煙槍。

射完第一輪的八發子彈，黎敬平意猶未盡，逐漸墜入要和這群欺侮他的黑衫軍勢不兩立的情緒裡。

他低下頭趕緊填滿彈膛的空缺，打算展開第二輪大廝殺。

這時，潰不成軍的黑衫軍已變成一盤散沙，四處亂竄，而睚眥必報的黎敬平又怎會手下留情呢？

他肆無忌憚朝著最大群的黑衫軍不斷狂追，隨時隨地靈感一來就補上幾槍。

囂張的黎敬平一路沿著樹林曲裡拐彎的羊腸小徑不斷狂追黑衫軍，在勢必誅黑衫軍九族的信念下，連他的手腳被樹林裡的荊棘劃傷了，他都拋在九霄雲外。

烏鴉大隊寥如晨星，已經沒剩下幾隻阿貓阿狗。

不知不覺，黎敬平來到了一個廢棄的農莊。農莊雜草叢生，亂蓬蓬的雜草被一些姹紫嫣紅的花點綴著，畫面十分絢麗。

草叢裡傳來「沙……沙……」的聲響，黎敬平半蹲著屏息靜氣，用槍頭對著聲源。

竄出頭的是一隻營養不良，四肢粗短，長相討喜的小野豬。尾隨領頭小野豬的還有三五隻體型參差不齊的小野豬，彷彿在玩捉迷藏。

蹦蹦跳跳的小野豬發出吱吱聲響，好像跟黎敬平請安，對端著獵槍的他不多加理會，

毫無戒備之心，繼續玩牠們的捉迷藏。

具備野外常識的獵人能夠推斷，只要找到小野豬，附近肯定會有體重超過200公斤以上的大野豬出沒。

這時黎敬平的腎上腺持續著殺戮之後的高亢荷爾蒙，他手癢癢地想：「既然都來了，而且難得可以出動封存已久的拿破崙二號獵槍，是時候大顯身手了。」

果然不出所料，隨後遠處的草叢傳來「沙啦啦……沙啦啦……」的移動聲，他不動聲色地接近聲音來源。

走到廢置農莊的另外一端，他驚喜連連，因為那裡有三五隻大野豬。

公的野豬少說也有300公斤，母的估計200公斤起跳。距離大野豬不遠，更有滿坑滿谷鋪天蓋地的小野豬，攏三聚五嬉鬧著。

「今天你們都逃不出我的五指山，見到我黎敬平算你們倒楣！準備投胎吧！」

於是他把彈膛中剩餘的空缺全部填滿。風吹草動中，他瞄準其中一隻視野最佳的甕中之「豬」。

就在此時，其中一隻大母野豬突然用五個高八度音悲憤交加的朝天嚎叫，驚動了所有的小野豬。三五成群的小野豬死命橫衝直撞，東奔西跑，四處亂竄，並不斷吼叫喊救命。

其中一隻300多公斤的公野豬則露出獠牙，鼻孔噴氣，登時一個箭步以子彈列車的音速朝黎敬平衝了過來。

黎敬平看著那隻大公野豬估計有七寸長的上翻獠牙，就像鋒利無比的劍鋒。野豬怒髮衝冠，紅頭漲臉，全身鬃毛豎立，令黎敬平突然起有種想要退避三舍的念頭，頓時吸了一口冷氣，行動癱瘓。

——彼此距離500公尺——

——彼此距離200公尺——

他劇震一下，見情勢不對，倒退了幾步轉身逃跑之際，卻一個踉蹌跌個狗吃屎。

在這種危如累卵的情勢下，他狼狽地爬起來，轉過頭來就端起最後一根稻草——雷明頓M870霰彈槍，瞄準大野豬的眉心扣下扳機。

一槍又一槍……

公野豬發出了淒厲的慘叫聲，安靜下來。

突然間，黎敬平感覺腹背受敵，還被左右夾攻。

——彼此距離50公尺——

一個帥氣的轉身，他往周圍的幾隻小野豬發難。

一槍又一槍，一槍又一槍……

除了地上靜止不動的幾隻，其他都逃得無影無蹤，連個影子都沒有。

赤條條的他射過數槍之後，射擊加上追逐，還有跟野豬的搏鬥，已經耗盡了他的體

力。

體力透支的黎敬平蹲坐在地上喘著氣，用手抹去額頭上象徵報復成功的汗水，不自覺就露出金光閃閃的假門牙奸笑著，就連臉上的毛孔似乎也跟著咯咯大笑。

迅雷不及掩耳，雷鳴電閃之際，大雨就像斷了線的珍珠一樣，不斷地往下潑灑。剎那間所有的一切，風雲色變，物換星移。

傾盆似的雷陣雨劈頭蓋臉打下來，很有節奏地不斷敲打他的頭。

淋著雨的黎敬平抬起頭，被眼前景物徹徹底底的嚇到尿失禁，五臟六腑揪在一起打成了死結。

面無血色，失魂落魄的他看到眼前不再是叢林，而是他家附近再熟悉不過的國際學府。

這個時候，學府的警鈴響徹雲霄，進入緊急狀態。死裡逃生的老師和學生們死命抱頭

鼠竄，躲開殺氣重重的雷明頓M870霰彈槍槍管，高分貝的尖叫聲不絕於耳。

學校的警衛林伯伯平躺在地上，身中多彈，命在旦夕。灰白色保安制服被濃稠的血液染得紅不隆冬。

林伯伯身後則是趴著新婚的郭老師，七孔出血，死狀恐怖。兩個死者的身上被雷明頓霰彈槍的鹿彈轟得宛如蜜蜂窩，密密麻麻彈孔溢出無止盡的血漿。

詫愕的黎敬平，更不敢相信自己所見到的一切。地上還多了四具躺在血泊中的小孩屍體，鮮血從屍體上的槍傷徐徐流出。

他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再看著自己手中緊握著的雷明頓M870霰彈槍，雙腿一軟，癱瘓跪在地上，頭腦一片混亂，一臉懊喪地搖頭。

「完了，完了！」

他突然想起，十天前他收到一封由綽號「烏鴉」所發出的神秘電郵，電郵裡並提供了一個瑞士銀行的戶頭，明示他匯款一百萬當作是祈福消災金，否則他最愛的女人與孩子將會替他消災解難。當時他不假思索，就在鍵盤上敲下刪除鍵。

「難道……是『烏鴉』這封神秘郵件？背後有人策劃了一個邪術害我？」

他很後悔自己沒有及時跟玄門正宗的李卜商議這件事，可是到了現在，一切已經太遲了。

他匍匐爬到四個小孩的屍體旁，意外的看到一個熟悉的背影……

「不是真的，這不是真的……」黎敬平嘴唇發白，一直顫抖著，他除了發瘋般不斷催眠自己，再也說不出其他的語句。

他戰戰兢兢，以顫抖的手，把其中一個面孔朝下的略胖屍體反過來一看，「哇！」一聲，悲憤填膺、欲哭無淚的他，發出淒慘的咆哮，驚天地泣鬼神。

「為什麼？為什麼還不肯放過我？！她是無辜的，孩子也是無辜的！為什麼、為什麼啊！！」

情緒已經越過崩潰的界限，黎敬平的心更無可救藥的支離破碎，他知道自己的前途完了，無論說什麼，也沒有用。

他絕望地用食指沾著地上的血跡，他用左手扶著顫抖不已的右手，在自己死去的孩子

身上寫下：

烏鴉　降頭

邪術　詛咒

8秒後，他以獵槍槍口對準自己的下巴，毫不猶豫……

「碰！」

全身赤裸的黎敬平倒臥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稀哩嘩啦的大雨轉為稀稀落落的小雨，之後，雨也停了。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這時，警衛林伯的寵物大公雞阿貴，抬頭挺胸拍拍翅膀，歇斯底里地咕咕啼叫，發揮暮鼓晨鐘功能，為大地萬物報曉。

大雨過後，一輪繽紛、色彩斑斕的七彩虹橋跨過天際，將黎敬平和四具兒童的屍體，

相映成一幅諷刺的畫面。

老天爺還真會選時機開玩笑。


好演員就是要入戲,
來!讓我好好侵入你...
哇!!
想哥，麻煩額頭對著這門口進入,
我比較安然自在.
屁
屁
屁
屁
兄弟!這個蝙蝠
穴洞口內有野
獸在怪叫,還會
噴火，我可不
敢進去啦…
我們現在下班了,
不要再演《神棍》
作者寫的瘋戲了!!
我要進去
查詢你豬
腦世界的
記憶!!
等等，我感覺
這樣的動作好
怪異喔...
那你要如何才
能放鬆心情呢?

圖文:小魚
文字:謀略


這世上居然會有
邪惡版的小叮噹！
謝謝栽培!
我要教導你吃苦
當作吃補的精神!


我叫你趴啊!!
快啊!!!
學...學長指示
不敢不趴!


學長你的
大香蕉都
沒剝皮!
會發炎啦!!
插入你雙口,
痛在我心啊~
忍住!這是磨練!
痛
痛
痛


媽嘞!皮都不剝有夠髒!
但我好懷念這種感覺喔~

圖文:小魚
文字:謀略

第二話

【第一章】

李想回到家後，拖著倦怠無力的身軀進入浴室。

他任由熱水從頭淋下，心中著實爽快！

今天一整天，他呼吸的會是勝利的空氣。

他拿起毛巾抹過身體，喜不自勝地走到洗手台鏡子前。

貼近鏡子，他想把自己這副得意的神情再看清楚一點，於是他將鏡子上的水蒸氣抹了又抹，輕輕撫摸著自己額頭上凹凸不平的疤痕，一邊獰笑地看著自己顯得特別大的左眼和幾乎瞇成一線的右眼，他緊握拳頭說：

「李想，你果然了不起，一出手即解決掉胡靜怡。胡靜怡，看那胖子還敢不敢再播妳

唱誦的往生咒。」

他隨手將毛巾丟進浴缸內，拿起睡袍穿上，懶洋洋的躺在床上，他的眼皮愈來愈重……

我駕車飛馳在往北馬來西亞中部怡保的高速大道上，雙眼沒有焦點的直盯著前方放空，腳下猛踩著油門。甚至，握著方向盤的手還屬不屬自己，我都說不上。

其實我不在意能多快抵達蘭卡威島，我只是等待「目標」的出現——別的事很難說，但對於這種事，我一定超有耐心。

二〇〇七年改編自法蘭克．米勒（Frank Miller）小說的電影《300壯士：斯巴達的逆襲》，內容描述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一世和三百名斯巴達戰士，奮力對抗波斯帝國的薛西斯一世和他的大軍。面對懸殊的人數差距，壯烈殉國的斯巴達戰士鼓舞了所有希臘人，讓他們團結起來對抗波斯大軍的入侵。

斯巴達式的犧牲決心是：「長矛斷了就用刀，沒有刀就用手和牙齒。」全身上下每個部位都可以是你的武器。

斯巴達人的遺言如此傳述：「陌生的過客，回去告訴斯巴達人，我們遵守斯巴達精神，在此倒下！」——戰士寧可站著死，卻不跪著生。

我要老爸知道，這就是你調教出來的孩子。

我曾經在雜誌看過這則名句，於是特地抄了下來貼在床頭：

「我是一個與風作浪者，我相信這是我可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我做了每個人認為做不到的事情，而且這些事情的方法，會使得每個人都說我瘋狂！」——當然，包括了我身邊的女人和這次的計畫。

■

我老爸說，我四歲之前，二叔經常來我家串門子。

每當有飛機從頭頂經過，我總是興奮跺腳，指著蔚藍的天空說：「哇，你看，大飛機耶！二叔二叔，那飛機飛到哪裡去啦？」

二叔會摸摸我的頭說：「飛機飛到雲裡，飛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哎喲，怎麼飛機不等我啊？」我難掩臉上失望的表情。

為了逗我開心，他喜歡將我高舉起來放在他的肩膀上，跟我玩「坐飛機」。

當時候我很高興，手臂向兩旁直直張開，想像我化身為飛機高高的翱翔。伸展筆直的雙手猶如天平，時而一邊高一邊低，時而一邊低一邊高，不斷的唱著我最拿手的「造飛機」。

「造飛機、造飛機，來到青草地蹲下去、蹲下去，我做推進器蹲下去、蹲下去，你做飛機翼

彎著腰、彎著腰，飛機做的奇
飛上去、飛上去，飛到白雲裡」

我四歲生日那一天，二叔在客廳裡和我玩「坐飛機」，一時大意把我舉得太高，天花板吊扇毫不留情的把我的額頭劃上一道口子，當場血流滿面。

我馬上被送往醫院急救，縫了好多針。

額頭上那道五寸長的疤痕，就是這樣烙印在我的臉上一輩子。

現在我並不是很在意傷疤否明顯，我要說的是，當時這傷卻幾乎要了我的小命——老實說，我照著鏡子看了很多次，我倒覺得疤痕不是很明顯。

正所謂：如果身上沒有一點疤痕，算什麼男人啊！這樣不是很酷嗎？

老媽子說，她為了這件事，從此與二叔撕破臉皮，正式脫離兄弟關係，大

家各走各路，不相往來。

我這段經歷，是老媽子與老爸跟我重複說了很多遍的往事。

雖然我對二叔及這件事完全沒有記憶，不過從我有記憶開始時，就看到那個疤痕。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額頭的疤痕總是相連在一起。我不知道他們笑什麼，當我說：「你好，我叫李想！」我注意到他們的目光，總是先來個全身掃視，之後看一看我的額頭，遲疑片刻，嘴角才泛起一絲皮笑肉不笑的笑意——好虛偽的笑意，接著很不自在伸出所謂的友誼之手。

也許是他們心虛了，但也很可能是我的幻覺。

我總覺得，他們的掌心都有些潮濕……

我真的不介意額頭有一道五寸長的疤痕，但卻很介意人家問：「李想？理想！你有什麼理想？」

我心裡賭爛的狂訐譙：「幹你這烏龜王八蛋，你去問我老爸吧！」

我第一個女人小澤瑪莉亞，雖然是有婦之夫，卻從不在意我額頭的疤痕。

但學校裡的正妹，每當我上前搭訕時，她們總會鬼鬼祟祟的看一看我額頭那道五寸長的疤痕。

我說過，我真的不介意。

但我不喜歡額頭的疤痕太過引人矚目，所以我開始留長頭髮，

後來學校的訓導主任將我的長頭髮剪掉，疤痕又拋頭露面。

因此，我超不喜歡待在學校這鬼地方，蓄長髮不是我的自由嗎？我不喜歡沒有自由的感覺！

每次新相識的朋友總會問：「李想，你額頭上的疤痕……」

我像播音機一樣，不知道重複了多少遍相同的解釋。

其實，我也很想問這些新相識的智障朋友：「為什麼你有眼睛還能動？」

巴？……誒，你的眼睛還能動？」

不過我很自豪地說，我身邊出現過的四個女人，從不介意我額頭的疤痕。

呵呵，我忘了說，其實當年我的疤痕是從額頭上斜45度劃到右眼上角，還好沒有變成獨眼龍。但我右眼因此顯得特別小，而在兩眼對比下左眼就特別大。

我這大小眼，因為這次的計畫，使我變得更有特色！

我這個特色可以變成一個驚天動地感人肺腑的神話故事——這個世界真的有前世因，今世果！

【第二章】

李想又從床上驚醒，他全無睡意，心中又不受控制地異常憤怒，他猛扯自己的頭髮嚎叫著。

在床上，他以雙手環抱住腳，身子抽搐抖動著，急促的呼吸與喘氣聲中夾著哽咽。

「黑暗的守護神你這個孬種，你給我死出來，你給我死出來！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是誰焚燒了我的記憶？到底是誰啊？」

房間內毫無動靜，一點黑煙和鬼影也看不到。

李想以蹲著的姿勢，雙手抱住膝蓋啜泣良久，接著他腦袋閃過一道七彩靈光，他才慢慢恢復冷靜了。

他開始思索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既然有人燒毀了我的記憶，為什麼我現在的記憶又重組回來？如果被毀滅了，應該不復存在啊！

可是，現在……呃、呃，媽的，又頭疼起來，媽的，偏偏這時候頭疼……

是不是有人毀屍不滅跡，故意留下一個線索，目的是要讓我有機會恢復記憶……

一定是秦壽，一定是秦壽……

不對，秦壽跟我家人沒來往過，應該不是他……

但看秦壽的樣子，他又好像有這份功力！

李想啊！李想，難道秦壽有沒有這份功力會看樣子看得出來嗎？

不！不！不！

秦壽採取的是將超人的創傷記憶壓至海馬迴深層之中，如果不是我跳進螺旋光游至最深處，也找不到他這片記憶圖片……

李想愈想愈亂，在床上鯉魚翻滾著吶喊：「嗚嗚……嗚嗚……我的頭腦很亂，黑暗的

守護神，快死出來，出來跟我說話！」

「嗡，咕嚕李想恶地咋……」

李想的手機鈴聲響起。他接聽過來：「死胖子，現在打電話來幹嘛？」

「李想，你看了電視新聞報導嗎？」超仁在電話另一端以急速的口氣說話。

「哼！看，看個狗屁！」李想嗤之以鼻。

「李想，新聞標題為仁義黨候選主席黎敬平立法委員血洗校園，連親生兒子都難逃一死！黎敬平今天早上發瘋了，一絲不掛的拿著獵槍狂奔，見人就殺，他甚至裸奔到他孩子的學校，射殺了他自己的孩子還有幾個小朋友……」超仁一口氣敘述這件驚天動地的頭條大新聞。

李想得意的回答：

「對！我先走到胡靜怡的公寓下，對準她的窗口詛咒她，而後我看到她從天臺跳了下來。雖然我用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其實我不是沒有能力，而是要用兩個7這個圓滿數字，

來完成第一次驚天動地的烏鴉詛咒。所以我很滿意自己的詛咒。

看到胡靜怡死後，我便開車到黎敬平的住所附近，對他的孩子也進行詛咒。我只是隨便詛咒黎敬平的孩子，當然這個隨便詛咒我也是用兩個7這個圓滿時間來完成，不過他的孩子我是隨便詛咒的啦，那孩子是不是死得很慘？」

雖然李想不知道黎敬平的死訊，也不知道黎敬平的孩子是不是死得很慘，但他一心想獨攬所有的功勞，故先一步搶白先告訴超仁。

超仁裝作恍然大悟：「難怪，新聞報導說，胡靜怡墜樓自殺慘死！」

接著他以感恩的口氣繼續說：

「這超屌耶！真的宛如兩發無法抵擋，直透雲霄的超能量全壘打！謝謝您，李想菩薩！如果單憑我在水溝的『金剛無敵大便法』，相信效果也不可能那麼顯著！」

「喂！你這個死超仁，他媽的！你不是答應要幫我找秦壽嗎？你敢給我開空頭支票，我就發功詛咒你有吃不完的大便！你現在可見識過我的詛咒功夫了吧！」李想頓時又變成青面獠牙。

「我……我不知道他在哪裡……不，我會想辦法打聽，我會想辦法。」超仁躊躇幾秒，他不想激怒李想。

現在他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李想的詛咒生效，還是自己的詛咒生效。

超仁掛下電話後，躺在床上，閉上雙眼回味著詛咒殺人的快意，漸漸地，他起伏著的心口微微透出紅光，照亮了整個臥房。

另一邊，李想掛掉電話後，得意洋洋的手舞足蹈，不一會他眼皮特重，又進入夢鄉之中……

六歲時，我老爸不知道從哪裡學來的鬼把戲。

天還黑不隆咚，他就把懵懵懂懂的我帶上了搖晃不停的吊橋，留下我獨自一人，自己就一個箭步跑到對岸，站在那裡猥褻地向我招手。

我嚇得雙腿發軟，蹲在全長５００公尺的橋中央，無助地嚎啕大哭。

但老爸任由我哭到海枯石爛，也不加以理會。

直到有晨運的老人經過，他才笑嘻嘻地把我抱過對岸。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老爸又想到鬼主意，把我一個人留在遊樂場，他自己躲起來。我又嚇得嚎啕大哭，只要見到背影很像爸爸的男人，我就一躍而上抱住他大腿，也一次又一次讓我認錯人。

後來，好心人帶我到接待處，準備用廣播尋人，老爸才又從哪裡大搖大擺的出現……

每次在遊樂場，老爸總會迅速消失，我們又將很有默契的玩起玩的「捉迷藏」遊戲。從那個時候起，我見到遊樂場都有恐懼感，那種陰影揮之不去，讓我一輩子都不想待在遊樂園一秒鐘。

在我心中，遊樂園是地獄的同義詞。

又一次，應該是我六歲的生日那天吧！老爸把我抱上五尺高的地方，跟我說：「李想，跳下來，爸爸抱你！」

我以為是什麼新遊戲，便真的跳下來。誰知道老爸一閃，我猝不及防摔得鼻青臉腫，蹲在地上抱著頭，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老爸又開始借題發揮：「李想你聽著，今天送給你的生日禮物就是要告訴你，千萬不要相信人。輕易相信人的話，吃虧始終是你！」

我心中想：老爸，那，從今以後我還要不要相信你？！

十六歲，也就是我搞上小澤瑪莉亞六個月之後，剛好老爸從臺灣過來，本意是為我慶祝生日，但卻撞見我和瑪莉亞的好事。

老爸大為光火，氣得揍了我一拳。

我摸著瘀青的臉頰說：「這有什麼大不了？瑪莉亞是你請回來的印尼女傭，有錢就可以上她，這有什麼不對？！」

老爸漲紅臉咆哮：

「這個世界這麼多女人你不追，去嫖妓也就算了，要就選個美麗一點的啊！你那麼窩囊，連嫖的勇氣都沒有嗎？竟然搞上一個又醜、年齡又比你大二十二歲的女傭！你變態嗎？」

「難道我自己就不醜嗎？」我指著自己臉上疤痕，企圖睜大我的右眼，我相信那個樣子一定很恐怖！

老爸蹲了下來，雙手蠻力扯著頭髮，貌切地說：「李想，我要告訴你，其實你……」

老爸喘著氣，話說不出來，老媽子衝過來與老爸雙眼對視著，接著老爸吞了口口水，以快速而略高的聲調說：「李想，我在你十四歲那年，投資新台

幣兩千萬給害你破相的二叔的貿易公司。我用兩年的時間幫你報仇了。你二叔被我害得破產了。他破你相貌，我就要破他財富，他債臺高築，最後跳樓自殺了……李想！我為你報仇了！」

我感覺老爸說的話中似乎有一點不妥，但又不懂不妥在哪？

對，從他那略高而快速的聲調，讓我的第六感察覺，他是想輕輕帶過這些話，而且企圖要我相信。

我這老爸，連親生兄弟也出賣！

李卜啊、李卜，你真的不簡單！

但我對二叔全沒印象，甚至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我的家族照片甚至找不到二叔的蹤影——我只是根據老爸與老媽子的描述，才知道令我留下疤痕的人就是二叔。

我永遠記得老爸的教訓：永遠也不要相信人，包括你的老爸！

有時候我捫心自問：到底，是不是因為老爸是江湖佬，所以他才不相信人呢？

【第三章】

李想又從夢中驚醒，他憤恨地用力搖頭，一邊哭泣一邊吶喊著：

「夢中那個上女傭的人不是我，這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沒有那麼窩囊！那絕對不是以前的我，是幻象，我不要再尋找以前的記憶了，黑暗的護法神，你告訴我，那個絕對不是我！」

他嘴裡不斷重複著：那不是我、那不是我！

之後，李想慢慢冷靜下來，口中不自覺又呢喃說：「老爸，我永遠記得你的教訓：永遠也不要相信人，包括你的老爸！」

當李想驚覺自己說出這句話時，他又開始懊惱起來，又自言自語：

「媽的，二叔是誰？為什麼我完全記不起老爸說的這件事？二叔到底是誰？為什麼老爸會說幫我報仇，我臉上的疤痕真的是二叔留下的嗎？我的頭又好痛啊！」

懸疑的噩夢總是層見疊出，一次又一次把李想推向崩潰的懸崖邊，搖搖欲墜。

「造飛機、造飛機……

蹲下去、蹲下……

蹲下去、蹲下……」

「我怎麼對這首歌一點印象都沒有？」

李想不斷用手捶著腦勺，希望能把這段回憶敲出來，可惜，這首歌根本不在記憶體的檔案夾裡。

■

司徒超仁從床上坐了起來，心中極度驚慌，渾身發抖，簡直快尿褲子了。

「怎麼搞的、怎麼搞的？為什麼我會夢到那怪物的事情？是真的嗎？李卜真的是這樣訓練他？而他二叔又是怎樣的人？他的大小眼是在四歲就受到殘害的嗎？」

「不，我還是不動聲色比較好，否則讓李想這怪物知道我夢過他的記憶圖片，我又有得好受了！」超仁計謀著。

不知何故，超仁竟然誤闖進李想遺失的記憶碎片。醒來後他心神恍惚，再也無法睡下去，於是起床開了電腦。

他以「烏鴉」的身份登入了gmail，一看之下，驚訝得嘴巴像籃球框一樣張大，一時之間，他發不出聲音……

他心中樂透了，想馬上拿起電話與李想分享這則喜訊，奈何電話從撥通直至進入語音信箱，李想並沒有接聽。

「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彌利都婆毗，阿彌利哆，悉耽婆毗，阿彌唎哆，毗迦蘭多…」

電話傳來胡靜怡的歌聲，超仁不禁雞皮疙瘩，冷汗涔涔。

哀怨的手機鈴聲，像是一隻躲藏在手機裡死不瞑目、永不超生的厲鬼怨靈所吟唱的悲歌。

「他奶奶的，我一定要換過鈴聲。不然聽到她的歌聲就心裡發毛。」超仁心中亂騰騰的咕噥著，拿起電話接聽，電話另一端傳來野獸發情交配不成般的咆哮。

「死胖子，為什麼黎敬平死掉了，你有沒有詛咒他？」李想百思不解的質問。

「我……我……我沒有！我今天早上本來想告訴你，不過被你打斷了……」超仁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決定死口不認，擔心被神經接近失常的李想反咬一口。

「為什麼你不提一提我，不要這麼急殺死他的孩子，解決了黎敬平的情婦胡靜怡已經是最大的教訓……」憂心如焚的李想就像一隻魯莽的冒失鬼。

「李想菩薩，我只是按照您的吩咐，只對胡靜怡和他的孩子詛咒，你說過要我們兩個人一起發出詛咒，我真的只詛咒了這兩個人，真的沒有騙你。」

超仁看似虛心地說著，說這番話時，超仁刻意提高聲調，加快講話的速度，想要強化李想對自己的信任。

真相是：在水溝中，司徒超仁只是滿懷怨恨地詛咒著令他畢生感受奇恥大辱的黎敬平，他根本忘了對胡靜怡與黎敬平的孩子下詛咒——因此超仁心知肚明，能夠咒死黎敬平的是自己，而咒死胡靜怡與黎敬平孩子的，是李想。

等等……

他們倆從沒想過，為何實驗多次的詛咒修煉，只有這次的力量變得極為強大？

難道真的是無緣無故，一天內就增強了一個甲子的功力？

「李想菩薩，您神力蓋世，英明神武，您一出手『烏鴉行動』就馬到成功了，我剛才打開電郵，收到將近一百多封懺悔信，師父回來之後，一定誇獎您。」

超仁知道，每個要「當神」的「人」，多少都有自戀的慾望，區別僅是程度的輕重，李想當然也不例外。

他只需輕輕稱讚李想的「神」，李想就會得意忘形，注意力分散，甚至忘記了原本打電話過來的目的。

果真，妄自尊大的李想在電話另一端開始不斷吹噓，他的詛咒法有如何如何的厲害，他說他的黑暗守護神還告訴他，遲些他能遙控他人的腦部運作……

司徒超仁根本無心聽他不確實的吹噓。他多次跟李想近距離接觸，每當李想開始自戀吹噓時，呼吸系統一定產生變化。

■

司徒超仁讀過一本研究大腦的書籍，書中描述一位婦女，腦內扣帶迴長了一個腫瘤，使得她變成超級自戀狂。

超仁一向以來都認定李想的扣帶迴有病，而他心中最希望的是李想長了一個惡性腫瘤，早點死了，那他就不必再遭受李想無理的苛責與辱打。

他表面上一臉媚態唯唯諾諾，昧著良心應和著李想滔滔不絕的「神力狂想曲」，心中卻不耐煩地不斷咒罵著李想：「神經病，你是唱完了沒有？」

好不容易，李想終於掛斷電話。超仁懶洋洋躺在床上尋思：

「哇！不知何故？一直以來我們的詛咒大法都沒這麼厲害，不知這回走什麼狗屎運，還是天落紅雨馬生角，突然間我們的功力暴升。要是師父在多好，起碼我們有個有頭腦的人，可以領導我們未來的走向。」

任何人第一次獲得「權力」，甚至知道要取走一個人的生命或榮辱只需「一句話」

時，都會開始變成超級自戀狂。

超仁想著想著，回想當年還有誰欺負過他，因為今天的超仁已經不是昔日的超仁了，他不會再讓任何人欺負自己。

所有曾經欺負過他的狗雜種，都要一一承受應有的懲罰！

於是，他開始部署著下一步，想要詛咒的對象……

「但是，我就算詛咒那些有錢人死，他們即使有投保、買保險，保險金的受益人也不會是我！那也沒輒啊！若是那些有錢人，我們詛咒他的家人死了，但他又像黎敬平一樣自殺了，那麼祈福金從哪裡來呢？」

茫無頭緒的超仁一邊搔著毛茸茸腋下，一邊進行推理。

「若要領保險金，不如詛咒我的養父養母，起碼爸媽有投保險金，難道要殺爸媽才行？」

好像有點道理。

「嘻嘻，反正他們又不是我的親生父母，死了也不關我的事，呵呵呵呵。」

但超仁又心念一轉：

「不對！爸媽那麼疼孔明，即使要死，也是孔明先死！」

隨著司徒超仁胸部起伏，他心中微微的血色紅光亮了起來，而超人渾然不覺，他愈想愈入神，嘴角泛起充滿邪意的獰笑。

超仁看了看手機顯示的時間，又到了晚上九點多，被李想一番「神力狂想曲」自戀吹噓折騰了許久。他又在床上胡思亂想了一陣，心神遊走，突然想到：現在司徒孔明一定又和郭美麗鬼混了，哥有這未婚妻，不天天上她我切掉！

他回到電腦前，猥瑣笑了一笑，將一個屬於司徒孔明與郭美麗的秘密檔案打開——

「哈，孔明自以為高明，用RSA密碼系統鎖住自己的檔案，殊不知我是解碼高手，呵呵。『有名大站』能流出那麼多正妹豔照，還不都是我的傑作？齁齁！」

檔案裡當然全是郭美麗與司徒孔明的性愛自拍。

「哥與美麗都沒汲取愛迪生陳的教訓，那麼喜歡自拍性愛照片。」

超仁用剪接技術，將司徒孔明的部份全部刪除，只留存郭美麗的裸體照片。

「美麗妳好正啊，是我的菜啊！妳千萬不要做我的嫂子，千萬不要跟著司徒孔明，每次看到司徒孔明抱住妳，我就妒火中燒。不知道孔明上了妳多少次？現在若是孔明被搶匪打死了，就沒有人再跟我爭妳啦。」

司徒超仁再次露出猥瑣獰笑，他胸口漸漸隆起，微微發出紅光。他緩緩走出房間，又騎著他的極速小綿羊，前往天橋底下的水溝基地。

【第四章】

深夜凌晨，超人不動聲色的從水溝爬了出來。

今晚他沒有看到癡呆老人，於是騎著他的極速小綿羊朝西門町方向駛去。

每當超仁壓力大時，他就會帶著一張千元大鈔，騎著他的機車，直奔西門町大吃大喝。

超人騎在中華路上時，雖然中華路的路面很寬，但由於車流量實在太大，所以他總覺得很窄而且空氣也不好。但是為了吃美食，再累也值得。

首先，第一站他會去西門町最有名的滷味——「老天祿」，去吃些鴨舌、鴨翅、雞

爪、雞翅、豆干……等等老天祿招牌菜，這些可是國內外遊客或大明星來台指定的美食佳餚。

之後，他便和一群被他稱為「過著美國時間的羊群」一起排著隊、揮霍青春，去買那個號稱全台獨具特色「蚵仔麵線站著吃」的阿宗麵線。滷大腸、麵線、香菜、蒜泥、黑醋所交織而成的麵線羹湯，色香味俱全，香飄十里，實在令人垂涎三尺。饕客們雖然被罰站著吃，也依然甘之如飴，大快朵頤之後還意猶未盡再三回味。

吃到現在，肚子也有了一點飽脹感，所以該吃點冰品了，於是超仁會跑往下一站「成都楊桃冰」。這是一間五十年以上老店，各式各樣的楊桃冰涼飲品是絕佳消暑聖品，讓人在夏日解渴透心涼，也有鳳梨、李子等等古早風味。

■

超仁吃飽喝足了，打算回家，發動摩托車引擎，油門一踩，急駛而去。

這時，他聽到「轟隆！轟隆！轟隆！轟隆！」的聲音，由遠至近……

是車子引擎的聲音。

轉彎道上，一道藍白色的亮光逐漸接近，一輛黃色跑車晃動著以S型在馬路上蛇行，地上發出摩擦巨響，路人都被吸引了目光。

好巧不巧的是，這時超仁也從路邊的反射鏡中，看到了那一道亮光，愈來愈向他逼近。

「天啊！我和你無冤無仇，千萬不要撞上我，千萬不要撞上我……」

超仁只剩下二十秒的時間——

千鈞一髮的瞬間，超仁兩眼直盯前方，神色大變，猛踩油門往前衝衝衝。

「嘭！」一聲巨響！

超仁從後被撞個正著，他感覺自己翻了數個筋斗，腦袋裡空白一片，眼裡景物像照相機快門一樣閃過。

黃色的車頭燈照射著他，太刺眼了，他不由得閉上眼睛，眼前金星亂舞，他覺得自己像斷了線的風箏，天空、白雲、樹、街燈，還有四周的建築，都急劇的旋轉、扭曲、晃動

著，彷彿天地萬物都在跳著霹靂舞……

■

此時，超仁已經無法動彈，就這樣昏迷過去……

——「我快解脫了！」

解脫，是多麼舒服的感覺！

【第五章】

【司徒超仁的幻覺】

超仁感到頭腦昏眩，好像旋轉個不停，眼前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能見度零。

突然，眼前又變亮了，於是他看了看四周，發現自己正站在馬路邊，而李想則站在面前，歪著臉看著自己。

「我怎麼會在這裡？」超仁丟了一個問題給李想，但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

超仁不禁懷疑自己的眼睛，就在講話的剎那間……

「碰！」

超仁看到，眼前有一個和自己毫無二致的胖子，被一台砂石車從左邊給撞飛了出去！至少飛出十多米之遠，才落地。

「噗！……」他口噴鮮血，要死不活，奄奄一息躺在血泊當中，全身抽搐著顫抖。

而李想就站在他的面前看著他，臉上露出了奸笑。

「救我……李想菩薩……拜託你……救我……」

司徒超仁用剩下的最後一口氣央求著。

雖然超仁求著李想，可是李想卻也無法移動身子。

這時他表情被定格，身子僵硬，似乎被無形的力量釘在地上一樣，一動也不動。

超仁眼前的景物開始移動，慢慢的往後退……

「救我……」超仁伸出一隻滿是鮮血的手。

接著，沙石車當場從他身上壓了過去。

「啊啊啊啊啊啊！」

超仁聲嘶力竭地痛苦尖叫，但是好像所有人都聽不到。

接著就看到砂石車來來回回連續碾平他的身體，鮮血、腸子、內臟……全都噴了出來，宛如變成了塗滿鮮血醬汁的「超人牌」人肉肉乾。

他整個人被壓到只剩下前半截，下半身則已經血肉模糊。

「救……我……」

超仁用兩隻鮮血淋漓的手，拖著他那不成人形的半截身體，慢慢的爬向李想，而背後拖著一條長長的血痕。

但是，那種極度劇烈的疼痛，痛得他爬到一半就不支倒下了，再也爬不動

了……

他看著李想緩緩走到他半截的身體邊，李想做出跳水的姿態，以完美的勢，撲咚一聲，筆直插入超仁的胸部，隨即消失不見……

突然，超仁眼前又變得一片黑暗……

□□□□□□

司徒貂蟬聽完電話，臉色大變，手不停地顫抖著——**不是真的，這不是真的！**她拍打自己的臉頰，搖一搖頭部，打了一個冷顫——**我不是在做惡夢吧！**

電話又再響起，她以顫抖的手拿起聽筒——

「天啊！」

司徒貂蟬雙手摀著臉頰啜泣不已。

父親司徒文武溫柔地撫摸她的雙肩：「貂蟬，發生了什麼事？告訴爸……」

她流淚滿臉，緩緩抬起頭，眼前的司徒文武像是陡然膨脹成巨大無比的鹹蛋超人，像是唯一可以依靠與拿主意的英雄。但事實上，發生這類劇變，即使這個鹹蛋超人也只是個泥足巨人。

但她需要投入父親的懷裡，至少這樣可以帶給她安全感。

貂蟬哭著把臉埋進父親胸前，聞到父親口腔裡的煙味，還有腋下發出徽氣十足的狐臭味。平時她會覺得很噁心，但今晚卻讓她感覺無比的安心……

「貂蟬，發生了什麼事，快告訴爸……」司徒文武被女兒反常的舉動嚇了一跳。

「爸，二哥在中華路，被車撞倒，送往醫院了……大哥，大哥他被流氓打傷，在急診室急救……」司徒文武緊張得說不出話來。

「這……這……這……」

「什麼？什麼？！」司徒文武的老婆林美鳳一聽見，手中正要拿去洗的髒衣服全掉在地上了。她驚駭之下，嘴巴無法合攏，好像魂不附體般發暈。

「他們在哪家醫院？」還是司徒文武第一時間清醒過來。

「台北市和平醫院。兩人都在同一家醫院。」未回過神來的司徒貂蟬機械地說。

司徒文武左手牽著嬌妻，右手牽著女兒：「快！我們快趕到醫院去。」

□　□　□　□　□　□

亞拉伯罕・馬洛斯有一句名言：「如果一個人只精於鐵錘，那麼所有的問題到他手上，都會變成鐵釘。」

李想在攝影棚前，品味著這句充滿哲理的話。

「對於一個自稱是眾生的信仰信託、世人宇宙座標的中心和原點、無可被取代的救世主、即將接班成為『玄門正宗』的掌門人，還有要稱霸全世界風水五術九五之尊的我，經過三天前凌晨黎敬平與胡靜怡失心瘋的慘死，我的自我的唯一性和獨特性漸漸顯現，現在已經彰明較著。」

戴著「宇宙教主光環」的李想繼續陶醉在自己的幻想中，連他的手機鈴聲響了數次，也全無知覺。

「現在的我，所有的資訊一旦被我吸收，都只自動連接到處理風水與玄學的右腦。我還能像神一樣隨自己的喜好而操控他人的禍福，我可以強烈地感覺到，我已經逐漸邁向成為聞名世界、無所不能、肉身菩薩活佛的高峰！」

李想任由化妝師為他補粉，他嘴角微微翹起。

這是李想臨時接到的緊急通告。經過《芭蕉日報》繪聲繪影渲染報導，說是敵對政黨的人對黎敬平與胡靜怡下詛咒與降頭，而也不知道那個高官政要接收過烏鴉的電郵，透露風聲讓《芭蕉日報》加油添醋地報導，影射黎敬平也收過烏鴉的電郵，因為沒有交祈福金，而被烏鴉進行詛咒。

甚至《芭蕉日報》還言之鑿鑿說，黎敬平曾透過烏鴉的詛咒殺害仁義黨前任主席，導

致前主席一家五口車禍慘死，今日黎敬平自己玩火自焚了。

李想幾乎讀完所有的報紙，連網路新聞也不放過。

報導得最詳盡的是《芭蕉早報》，最詭異的是《芭蕉日報》渲染的影響，不知道何方人物，竟然在一天內成立了數個烏鴉詛咒網誌，臉書上也有數個自稱烏鴉的粉絲專頁，一天內竟然有一萬多人按了讚成為粉絲。

李想這個本尊看了洋洋得意，他覺得愈是混亂，對他們的計劃愈是有利。

■

柯監製的助理一踏入房門，隨手把房門給關上，打開文件夾，遞交一份厚厚的劇本給李想。他接過後快速翻閱，劇本內容其中一段對白是標明要李想說的：

詛咒的力量，無影無形，擁有置人於死地的威力，是傳說中最令人膽戰心驚的黑巫術。

詛咒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某人因為觸犯了某些禁忌而被引發；另一種是，委託黑巫師，為心懷怨恨的人報仇。

所謂第一種觸犯禁忌的詛咒，最著名的是埃及圖坦卡門墓地的詛咒。其石碑上刻著：「要是誰打擾了法老王的安寧，死亡就會降臨在他的身上。」

1923年，有一支考古隊打開了圖坦卡門墓地的大門，發現了法老王的金棺。其中一位卡納馮爵士被蚊子叮了一下，就一病不起。他去世當晚，整個開羅出現不明原因的停電。同時遠在英國，卡納馮爵士的愛犬也不明原因突然暴斃，時間與爵士的死亡時間相吻合。

當大家檢驗卡納馮爵士的屍體時，發現他左臉上有一個很明顯的紅腫地方，竟然與法老王臉的傷痕吻合。跟隨爵士考古的隊員，如學者亞瑟・梅斯莫、南非富豪裘尤、解開法老王裡屍布的考古學家亞奇博爾特，之後也都一一離奇身亡。

……

李想默讀到這裡，心中實在火大，將劇本摔在一旁，心想：

「媽的，又是這些製作人不知在哪本書抄下來要我唸的對白。要我記這麼複雜的對白，根本就是狗眼看人低，瞧不起人！我才不會去記，我會用自己的方式演繹。」

劇本所包含的，無非主持人的開場白，節目的開端對白重點，接著是發展與轉折對白，還有高潮的部份，通常都會有一個梗。

這也如同相聲。在高潮的部份，通常都會有一個笑話讓人發笑，而且還會製造一些矛盾，是相聲的主角，這個角色稱為「逗哏」；另外一個角色，則會扮演聆聽、接話搭腔的角色，是為「捧哏」。捧哏會為逗哏推波助瀾或力挽狂瀾，把梗

推向高潮。捧哏往往戳破逗哏的矛盾點，引發笑點。

不同於相聲中的哏，綜藝節目中的哏往往一戳就要破，當場要引發笑點。

因為畢竟節目中有很多人，而時間有限，觀眾的專注力也有限，不能像相聲那般，長時間只把目光放在兩個人身上，因此哏不能拖延太久。

文件夾裡面的劇本，只有李想的地方空白，劇本中已經做了密密麻麻的記號，只要單單閱覽一番，就知道節目的高潮在哪裡，其他藝人的精彩對白與麻辣笑話在哪裡。

柯總監領教過李想多次在節目中的胡言亂語，甚至往往離題十萬八千里。雖然如此，他的瘋言瘋語卻引起網路上廣泛的討論。

不過柯總監還是小心為上，不希望惹上任何官非或非議，也不希望被ＮＣ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請去喝咖啡，更不希望因為違反「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相關規定，節目被迫從《保護級》昇華到《輔導級》或《限制級》。

這個臨時騰出的節目叫：《關鍵時刻：詛咒和降頭》。

這是一個新的環節，特地為黎敬平與胡靜怡的慘死量身定做，因此節目開始時，螢幕會打上：

【本節目屬於保護級，未滿六歲之兒童不宜觀賞，六歲以上未滿十二歲之兒童需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李想與主持人走入攝影棚，主持人先做了一番介紹：

「全國的觀眾們，大家晚上好，歡迎你們來到《不可思議》靈異感應特工隊的大隊長大賓賓。今天在節目中，將會和大家討論兩個個案。這兩個個案都有一個共同點，跟今晚的主題《降頭與詛咒》有關。」

「同時今天我們在節目中，很榮幸的邀請到了來自玄門正宗的李想大師，跟各位一起討論《芭蕉日報》所大肆報導的『黎敬平與胡靜怡被烏鴉神秘組織詛咒慘死』的個案。節目開始，首先介紹：坐在我右手邊的，這一位最厲害啦，他就是大家都認識的響噹噹人物，是城中人氣爆表，有『現代人的活菩薩』之稱，亞太地區最著名的神通大師，也是臺灣第一玄教『玄門正宗』未來接班人的李想大師，您好。」

李想看了主持人一眼，清一清喉嚨，期期艾艾對著鏡頭說：「主持人好，大家好，觀眾好，你們好，在美國的爸爸媽媽好。

坦白說，我是一個不喜歡，也不習慣跟人問好的人，我的左眼比較大是因為我可以看穿三界九地二十八天，你們看到吧……」

李想用食指指著自己的右眼角。

「……我這個招牌右眼的眼角，有一道疤痕，就是說這道疤痕可以上天入地，表示我的右眼可以窺破十八層地獄。看了我的大小眼，等於是我給大家最高的上天祝福，也給大家長壽的祝福，因為我可以幫助你們地獄除名，刪改生死簿。」

李想雖然語無倫次，卻也露出自傲中絲毫不謙虛的神情，像是迷醉其中。

「李想大師，你有沒有聽過烏鴉這個神秘組織？」主持人大賓賓開門見山，單刀直入。

「當然聽過，當我第一次聽到烏鴉這個神秘組織時，就讓我想到一個法律問題，我想嚴厲的質問現代最權威的法學顧問：請問法庭會相信詛咒這回事嗎？」這時李想的右手伸出食指，語氣充滿挑釁地對著鏡頭說話。

「警察、法官、律師們，你們統統給我聽著，如果一個人想消滅他的敵對者，請殺手殺人，被警方查出主謀，這個人就會被定罪……」

李想獰笑著，轉過頭看著主持人，主持人禁不住打了一個哆嗦。

「但是，如果一個人會邪術降頭或詛咒的力量殺人，請問如何定罪？施術者，有不在場的證據，可以遠距離殺人，卻沒有人證與物證可以證明他殺了人，請問法律如何定這個人罪！」

李想特意將語氣放輕，彷彿自己就是最大的勝利者，而語氣簡直是向警察與法庭宣戰。

「我這裡有一個比喻：這就等於陳先生瞪著他的仇家，然後他回家之後躲在廁所，一邊打手槍，一邊詛咒他的仇家被車撞死。結果，就在陳先生坐在馬桶一邊大便，一邊看《神棍》，一邊挖鼻屎放進自己的嘴巴時，他的仇家在同一時間回家，結果被卡車撞死；或者那個仇家過馬路不看車，被跑車撞死；或者那個仇家爬山不小心跌死；或者那個仇家被蚊子咬過之後，第二天就離奇暴斃而死，那麼法律如何定陳先生的罪！」

李想的語無倫次一發不可收拾，已經偏離了劇本幾十萬光年，還舉起拳頭對著鏡頭搖晃著示威。

柯總監氣得暴跳如雷火冒三丈，在攝影機後比手畫腳，向李想指著鏡頭後工作人員舉起的大字報，示意他照著劇本宣讀。

主持人先是愣了一下，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不過他總算是經驗老道，馬上接口道：

「對了，李想大師，您是不是想要說，即使真有烏鴉這個神秘組織，也無法證明烏鴉殺過人，甚至也很難有證據證明他們施邪術殺人，而法律更難以對降頭或詛咒等邪術定罪。」

但說到這裡，主持人已經冷汗直流了，心裡毛毛的。

「其實，你們誤會了，以為黑巫師、降頭師，或者烏鴉神秘組織才會詛咒。事實上第一個進行詛咒的不是人，而是神！」

李想說出「神」這個字時，挺起胸膛，雙手舉起的拇指往自己的胸部指著。

「你想想吧，誰要是不聽神的話，神就會對人進行詛咒，不是放大洪水，就是要人好端端的變成狼人，或者變成動物。後來的巫師會詛咒人，也是向神學習罷了！」李想露出「你們根本都不懂」的不屑神情，看著鏡頭。

事前從未準備的李想，信口開河又是一番嘆觀止矣的偉論：

「……換句話說，你要成為神，你除了要會降福給人之外，你還要拿捏懲罰的力量。就好像做父親的，在辦公室受了老闆一肚子鳥氣，回家後孩子想親一親、抱一抱爸爸，要纏著爸爸說故事，其實說故事只不過是那區區的15分鐘，但爸爸還是沒有耐心的狂罵孩子打擾他，說孩子不聽話，就懲罰孩子。爸爸一定對嗎？不知道，很難分辨，我的意思很簡單，神懲罰人類其實就是進行詛咒。」

主持人大賓賓苦笑了一下，攝影棚外的柯總臉黑得像鍋底，連髒話都飆了出來，不過

李想卻無視大家的反應，他很是滿意自己的真知灼見。

主持人善意給予李想點撥，希望李想可以轉回正題：

「李想大師，其實詛咒是不是分成兩種，一種就是觸犯禁忌而被詛咒，而這種觸犯禁忌所得到的詛咒，是不是一種心理暗示呢？」

「我知道你要引導我說什麼，其實你只不過兜了一圈，要我說出埃及法老王的詛咒，不過這不是我李想想說的話題。

坦白說，我看了劇本，我已經忘記了是1929年，還是1992年英國BBC電台去過圖坦卡門墓地拍照，結果全組人去，沒有一個活命回來。1929年還是1992年，我都忘記是什麼年份。記年份不是我的專長，我的專長是神通不是歷史，所以我們還是不要談埃及的詛咒。我們不妨看看黎敬平與胡靜怡的慘死，有三個可能，第一個是叫做骨指術，第二個叫做蛆蟲法，其實是大便蟲法，第三個叫忿怒金剛伏魔法。」李想愈說愈興奮，在拋磚引玉之下滔滔不絕。

「李想大師，為什麼你認為黎敬平與胡靜怡的慘死是這三個詛咒法呢？」主持人滿臉

疑色。

「呃……呃……哦，我是聽說，烏鴉這個神秘組織是靠這三種步入神的境界前一定要學的詛咒法，咳……咳……咳……」

李想清一清喉嚨繼續說：「即使我們玄門正宗一向以來都不會公開這些降邪術，除了我之外，我老爸命令所有玄門正宗的弟子都不可以沾這一類的邪術，這個規定的處罰是很嚴重的，除了會被踢出玄門正宗，還要留下子孫根謝罪。父親擔心我們學會邪術之後會『黑白亂來』，所以就設下一個如此毒辣的規則。」

李想說出口之後，頓時覺得說多錯多，因此他想轉換話題而說：「大賓賓，不如我們談一談泰國的降頭，好不好？

有一種在泰國比較簡單而流行的，叫做『納西杠杠』。『納西杠杠』封鎖自己的丈夫。當她煮好飯，她就是妻子怕丈夫找其他女人，所以她就用『納西杠杠』的來源很有趣，就會把飯放在地上，打開她的沙龍，坐在飯上，讓飯的熱氣在沙龍裡盤旋，讓熱氣在她的私處徘徊，私處所有的汗水就會滴在飯上，當丈夫回來時，就給她的丈夫吃。之後，她的

丈夫就不會找其他女人。

我們最怕的不是純種的降頭術，而是混種的降理論上，在降頭裡面，有分成五種毒物。第一毒就蜘蛛、壁虎、蛇，就是五毒，是降頭裡面最毒的。還不止，還加上『納西杠杠』，還有加上女生下體油。

死人的油就是找一個女死者。火葬過後，女死也就是女死者必須是處女。特別的地方是，這個女可以停止。念咒到了第49天，才打開女死者的嘴巴女，而且是在死在49歲的處女，不是那麼好找的。」

聽到這裡，柯總監的臉上已經閃過無數次被挑髮快要冒煙，咬牙切齒的靜觀其變。

李想繼續自以為很高明的自圓其說：

「把之前的幾樣東西混合後，念了咒語放在水中，讓這個男生就中了降頭。有的時候，單單要找出邪術的根源，也會耗盡我們很多的時間。所以啊，你說如果要找到黎敬平和胡靜怡的死亡真相，我必須煞費苦心，進入七七四十九個階段的禪定，額頭碰他們的額頭，才能找到他們的記憶圖片，知道事情的真相。

很少會有師傅懂得全面的降頭術，我只是其中的少數。因此，遇到混合的降頭，如果道行比較低的，就只能破解一兩樣。又要找根源，因為你很難知道這個放降頭的師傅是誰。這就好像解密碼那樣，如果只要破解一組密碼，那麼是輕而易舉。不過，如果有多組的密碼，而且密碼與密碼是重疊的，那麼要破解就會比較困難。

其實道理很簡單，要破解烏鴉的詛咒有兩條途徑，一就是給祈福金，再不然就是找玄門正宗保護你！」

今天，我李想站在這裡向烏鴉宣戰，有我們玄門正宗保護的人，凡我都不怕烏鴉的詛咒，烏鴉，你有本事就向我李想進行詛咒吧！」

柯總監氣得跺腳，操足了李想十八代的祖宗。不過他卻想不到，這個時代裡讀小說的人，或者看電視節目的粉絲，最愛的就是李想這類胡言亂語，前言不對後語，雜七雜八，沒有系統亂說一通的「嘴炮大師」。

這個現場播映的節目，第二天即引爆一場網路大戰，熱火朝天，網上也出現了兩極化反應。網友們都爭相到個人網址、臉書、ＢＢＳ各大看板、論壇，熱切討論李想的每一句言論，網上的搖旗吶喊聲響遏行雲。

李想的臉書粉絲專頁，更瞬間加入了數以萬計的新粉絲。

在剛剛現場錄播節目中的人，每個人內心都對李想的胡扯與離題感到憤怒與錯愕，不過第二天起，李想在靈異界的地位卻扶搖直上。

人生波譎雲詭，並不會按照沙盤推演的。這才是人生難得可貴的地方。

【第六章】

【司徒超仁的幻覺】

超仁費力地半睜開眼，如墜雲霧地走到客廳坐下，本能地拿起遙控器打開了電視，就在百多個頻道裡來來回回打轉。

「實在是吃太飽了！幹！今天又吃多了！不是說好要減肥的嗎？怎麼一點自律的精神都沒有！」

超仁就是這樣，老是無法控制地做錯事，之後又不斷責備自己，無止盡的重複這種惡性循環。

「沒關係啦！晚餐多吃一點，這樣子半夜才不會想要吃宵夜。」司徒媽

媽聽到後這麼說。那句「慈母多敗兒」不是沒有道理的。

「知道啦！」超仁如行屍走肉趴睡在沙發，有氣無力地回應。

「最好是這樣！哪一次不是把晚餐吃得飽飽的，到了半夜又開始嘴饞，又騎著機車跑出去買了……」司徒超仁心裡這樣ＯＳ，不過沒有講出來，因為講出來只會引來一頓責罵和一陣白眼而已。

「歐麥尬！好帥哦！敖犬跳舞真的好帥哦！」

超仁往那如同花痴一般笑聲的方向看了過去。

「原來是小妹啊！」他冷眼看著司徒貂蟬拍著手樂不可支。

司徒超仁的養父養母一共領養了二男一女，除了一個極度優秀，出類拔萃的人中翹楚哥哥司徒孔明之外，還有一個每天好像快樂小鳥的樂天派妹妹——司徒貂蟬，平時除了上學與補習之外，最大的休閒活動就是「看電視」或是「和朋友出去玩」。

「哥！你快來看！這一段很好笑！哈哈哈！」

貂蟬又開始看著《我愛黑澀棒棒堂》（台灣有名的電視節目，裡面的人都是一些年輕漂亮的美眉和帥氣的底迪們，個個都是有才藝的，是許多年輕人喜愛的節目）。

「遜斃了！我不要！我不想看這種節目，我可不想隨他們起舞！」超仁以不屑的口氣說。

「我看不是這樣吧……」貂蟬語帶輕佻的反駁，右眼眉毛微微挑動。

「那是怎樣！」超仁也想知道，她到底要表達什麼。

「我看你是討厭看到一堆帥哥美女吧！他們個個都是內外美兼具的，不但有外表，還有才藝。每個人收到的情書和個人的戀情史，更是可以吹噓三天三夜。當你看到他們時，你覺得自己變得一無是處對吧，你這個自尊心被沖到馬桶裡的自卑男！不過，爛船也有三斤鐵。你唯一能讓他們五體投地的，就是你的好人卡！哈哈哈！」

貂蟬講了一串話，好像她已經成了他們的粉絲了。

超仁毫不客氣的反攻：「拜託妳先撒一泡尿照照，妳自己是什麼樣的身材！

妳一個小女孩，胖到八十公斤，難道在看節目時，都不會希望自己和他們一樣又瘦又美？看看別人光鮮亮麗會比較好過嗎？妳自己為何不開始運動、控制飲食，讓自己成為像他們一樣優的人呢？而且妳想想，自己叫什麼名字？妳叫『貂蟬』耶！她可是三國時代傾國傾城的第一正妹啊！妳等於是和她齊名啊！結果妳反而看起來比較像個『楊貴妃』一樣，妳好不好意思啊？！」

「你難道不知道，楊貴妃也是個正妹嗎？而且還影響了唐朝的國運呢，多偉大啊！」貂蟬一臉的不屑，有點驕傲的說著這句話。

「不！說妳像楊貴妃實在是太抬舉妳了，我看妳更像個『米其林寶寶』，妳乾脆名字換個字，叫『刁饞』好了，不但嘴巴愛刁難人，吃東西的胃口也不小！」超仁像是把怨氣統統收集起來，不客氣的一次轟了出去！

「不要和我聊這個！」

果然，貂蟬直接拋出這句話，好像想要避開這個話題：

「我可不想讓自己過得很累！我生活過得好好的，為什麼要減肥呢！再說，你自己先成功再說吧！看看你自己的體重，媽呀！一百公斤耶，肚子大到不像話，還有臉說我。刮別人的鬍子前，先把自己的給刮乾淨吧！我看你若是不照鏡子，脫光衣服直接把視線往下瞧，根本看不見你那小巧可愛的『弟弟』吧！我看你們應該已經失聯很久了囉？呿！」氣沖鬥牛的貂蟬毫不客氣猛踩著哥哥的自尊。

「媽的！死刁饞，妳這個混蛋！」司徒超仁的忍耐已經超過了極限，勃然大怒。

「好了，你這個一事無成的廢物可以滾了！不要打擾我看我的電視！」神色扭捏的貂蟬耍嘴皮子，想快點打發這個二哥。

「哈哈哈！好好笑哦！」

幾秒後，貂蟬再度沉浸在她的電視節目中，根本不把和超仁的對話當一回

事，好像剛剛沒有和別人說過話一樣。

超仁猛地站起來，直接轉身躲進自己的房間，因為他不想在客廳裡一邊看電視，還要一邊忍受花癡瘋狂亂笑，他需要獨自一人的空間。

當他打開房門，嚇了一跳，房門不再是他的房間，而是天橋底下的水溝，癡呆老人睡覺的地方……

「胖子，你去死吧！」突然，一個聲音從身後響起，超仁來不及轉頭，頭蓋骨就被狠狠重擊了一下，把他打得向前跌個狗吃屎。

那人顯然下手很重，他腦勺已經溢出血絲，他捂著後腦，想翻過身子……超仁想翻身已經來不及了，只覺得有五六條腿不斷踢他。

他連對方有多少人都不知道，只是本能地蜷縮一團，以雙手護住頭部。

不知道被踢了多少下，他漸漸失去了知覺，呼吸愈來愈微弱，身體不由自

主的抽搐。

模糊意識之中，彷彿有人從他的褲袋中搜索出錢包，然後是手機，接著是背包。

他瞇成一線的眼裡，看到一個熟悉的人影……

這時，超仁不知道哪來的力氣，拼盡一口氣伸手拉扯那個人的頭髮。那個人被扯痛了，轉身用一把刀對準超仁的心口一刺，超仁狂叫了一聲，雙手緊緊握住刀柄不放。

超仁嚇得屁滾尿流，只是靠著一股信念告訴他，不能死，不能死，不能死……

迷糊中，司徒超仁隱約看到一位穿著比基尼的辣妹向他招手。辣妹挑逗的用牙齒輕咬下唇，輕輕用食指在超仁的胸口劃著十字架。他低頭一看，看到胸口有道小小傷口，一股鮮血排山倒海般一泄而出，就像小溪水一樣。

接著超仁看到那個熟悉黑影再次出現在眼前。

黑影拿著一張黃色的符，塞進超仁的嘴巴，變出了一堆蛆蟲，愈多，而他嘴巴含著的那張符也變成一坨大便。

超仁無法呼吸，一直不斷咳嗽，很想吐，很想嘔吐，也說不出話。

接著，他迷迷糊糊中又看到數個彪形大漢，拖著他的腳到公路中央，砂石卡車又出現，朝超仁躺著的方向疾駛而來。「不要！」他想狂叫卻無法發出聲音。

接著，眼前又是一陣黑暗。

□□□□□□

司徒超仁從日常生活和妹妹對話的情節，與車禍惡魔交織在一起的幻覺中驚醒，一股薰人的消毒藥水味撲鼻而來。

他發現自己躺在急診室裡，醫生正用手電筒對著他的瞳孔照射，嘴裡呢喃著：「一切

正常……」

醫生檢視X光照片，一臉訝異的說：「全身沒骨折現象，沒內出血，一切正常！」

「醫生，他被汽車撞飛數哩，還跌進水溝……」超仁聽到一個嬌滴滴的女聲振振有詞的說。

「嗯，我也不明白，他什麼事都沒有，完好無缺，不像是被汽車撞傷。腦部掃描也沒發現腦震盪的現象，就像只是被嚇昏了，完全沒事。」醫生大惑不解的回答。

「那，醫生，還需要吊點滴嗎？」那嬌滴滴的女聲繼續問道。

「唔……」醫生考慮了說：「看病人能下床行走嗎？」

司徒超仁瞇著一邊眼睛問：「我……死了……嗎？」

「哦！你醒咯！你什麼事都沒有，告訴我，你還知道你是誰嗎？為什麼進了醫院？」醫生滿臉狐疑，腦中起了陣陣謎團。

「我不是被黃色的跑車撞死了嗎？」撞車的殘影依然揮之不去，隨著重生大門的打開，超仁對自己難得可貴的生還感到嘖嘖稱奇。

「OK，很好，顯而易見，你記憶未變……我們做過詳盡的檢查，也照了X光，你什麼事都沒，試一試活動四肢吧……」醫生指示護士小姐攙扶死裡逃生的超仁。

面如土色的超仁擺動雙手雙腳，沒有疼痛的感覺：「好像一切正常？！」

「那你下床走走……」

「好！」他下了床，在這個充滿「生老病死」元素的急診室來回正常走動。

醫生說：「好，我現在將你分配到普通病房，你需要留院觀察三天。如果沒事的話，就可以出院了。」

「哦！」

「奇怪！」聲音來自那個嬌滴滴的女聲。定神一看，原來是一名胖護士低頭呢喃著，她正推著超仁出急診室。

超仁心裡暗罵：「大驚小怪！有什麼好奇怪？妳這臭護士，難道妳希望我有問題嗎？」接著又嘀咕：「不過說也奇怪，我不是被黃色的跑車從背後撞飛了嗎？」

超仁剛進入普通病房，即在床鋪上坐了下來。他感覺百般無聊。

「咔嚓」，房門打開後，一陣陰風吹來，一個熟悉的身形出現在門外。超仁瞪大的瞳孔和大張的嘴巴直發抖，看著那張熟悉的臉孔，他說不出一句話。

那人慢條斯理走進來，站在超人的面前。

「是你？見鬼了！」

站在司徒超仁眼前的，就是他在半昏迷時，幻覺中看到他在自己的嘴裡塞進一張黃色符紙的人。

超仁瞪著眼看眼前這個熟悉的人，心裡轉了數十個念頭——**他，為什麼會出現？**

讀者在我臉書上留言
希望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是大師，問問題要
付費的!



所以透過我來問你啊!
這個讀者真聰明……





你被訪問時，自圓其
說，大談歪理的功夫，
請問如何練成?





自圓其說不就是每個人犯錯
時,只要心態上抱著死不認
錯，都會來上一招的嗎?



第二話

【第一章】

接聽到手機留言時，李想也不知道自己是幸災樂禍，心裡有種中樂透的喜悅。

當他知道司徒超仁被跑車撞飛，跌進水溝，心裡確實是很興奮。尤其第二個消息說超仁的哥哥司徒孔明被地痞打到奄奄一息，李想心裡真希望看到司徒超仁一家人災禍連連。

他覺得，要是超仁死了，那更是錦上開花，連一腳把他踢開的功夫都可以省了。

然而，當他聽到最新的留言訊息，發現是超仁親自打電話告訴他自己已沒大礙，這下子又將他快樂的情緒拉入谷底，心中冒起一種不是滋味的滋味。

「他媽的，死胖子，為什麼這麼多人死，你卻不早點死？你總是那麼幸運，每次你都

死不了！」

此時，李想正躊躇到底要先去醫院假惺惺探望司徒超仁，還是回家休息，假裝沒聽過留言訊息。他做了最後的決定：回家休息比較好。

□　□　□　□　□　□

203號普通病房裡籠罩著一片愁雲慘霧，氣壓低得讓人接近窒息。

林美鳳哭紅雙眼，關懷地問：「超仁，你沒事吧！現在好了一點沒有？」司徒文武與司徒貂蟬也是滿臉憂慮，眼眶裡充滿淚水。

一臉滿不在乎的超仁跳下床，走了一圈貓步後說：「親愛的各位觀眾，我精神奕奕，我是天公的孩子，沒疼痛，沒事！沒事！」

即使聽孩子這樣說，黯然神傷的司徒文武搖搖頭，依然說不出話，司徒媽媽林美鳳也還是眼淚直流。

司徒超仁有種大事不妙的預感，養母林美鳳的眼淚與養父司徒文武的憂愁不是懸掛在自己的身上，但又說不出所以然。他內心有種快意，想：「最好是司徒孔明出事，反正他又不是我的親大哥，管他去死！」

他假裝吞一吞口水，強作鎮靜地說：「爸、媽、貂蟬，你們看，我沒事啊！」

司徒貂蟬哽咽著說：「大哥被匪徒打傷，現在在急診室急救，還沒度過危險期……」

這消息對超仁來說，簡直是天大的喜訊，他想像掛在舞臺上空的50盞強燈一起閃亮一下，用偶像之一安東尼羅賓的經典動作振臂狂呼一聲：OH……YESSSS！

不過，他知道演戲一定要演全套，所以他又將狂喜的心情給壓抑下來。

「超仁，你在這裡休息一陣，我們去你大哥那裡等消息……」林美鳳跟淚腺的拉鋸戰還是沒完沒了。

「不！爸媽，我跟你們一起去等消息！看大哥要緊。」

司徒超仁認為，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他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要親眼見證司徒孔明的死亡過程，而過一段日子之後，他就得負起照顧郭美麗的重責了。

■

他陪著父母，走到正在急救司徒孔明的診室。

司徒超仁看見愁眉不展的郭美麗坐在和平醫院急診室外面，不斷重複發掉的循環。

她身穿緊身吊帶上衣，酥胸半露，下半身是超迷你熱褲，身材的曲線超仁無限遐想，垂涎欲滴，鹹濕的口水不斷在喉嚨間遊蕩。

超仁總覺得，郭美麗長得像日本ＡＶ界的翹楚，曾榮獲年度日本成人優獎的愛田由。因此他很難坐懷不亂，常常不自覺又有生理反應，緊咬舌頭才勉強安撫勃起的「小超人」。

超仁呼吸開始急促，不自主地偷瞄了郭美麗呼之欲出的胸脯幾眼，也的白皙長腿吞口水，想著她在司徒孔明秘密檔案內的裸體照片。

「美麗，發生了什麼事？」林美鳳抱住美麗雙臂。

「伯母……」

郭美麗才剛給警方錄完口供，勉強還算是故作鎮靜，將事件重述一遍就等於將這起恐怖與震驚的事再回憶一次。她唯有以顫抖的聲音，斷斷續續將事發的經過再訴說一次。

終於，她精神崩潰了，她以淒切的哭聲宣洩壓抑已久的恐懼與驚慌。

【第二章】

【郭美麗的記憶】

孔明與美麗兩人肩並肩，慢慢的走過斑馬線。

因為紅綠燈故障了，孔明更加小心翼翼，拉著美麗的左手腕，孔明更加小心翼翼的腳步仰著頭，微微張開小嘴看著這棟建築。

「好有特色的建築物啊！」美麗停下腳步，

「這棟建築是台灣國立博物館，樣式採仿文藝復興時期古希臘多力克式，中央圓頂塔高近30公尺，氣勢磅礴不凡，是整幢建築的視覺焦點喔。」

孔明搭著美麗的肩膀細說從頭。

「同性戀團體曾在這裡的露天音樂臺舉辦『彩虹、同志、夢公園』活動，藉由集體現身的策略，讓許多同性戀者可以在陽光的照耀，下攜手公開慶祝自己的性別認同，可能因為這樣，久而久之這座公園就成為同性戀者的聚集地吧！」孔明賣弄文采的娓娓道來。

美麗很俏皮問著孔明：當時有沒有結伴參加此活動啊！孔明也故意詼諧回答：「走！我帶妳去參觀我和當時男友參加的音樂臺。」

今天人煙稀少，可能快下雨了吧，天空都陰沉下來了，眼看每個路過公園的行人不再逗留，草草欣賞一番，紛紛迅速離開。

「我也想趕快離開，我們又沒帶傘。」美麗拉著孔明衣袖，希望趕快離開。

這條路必須經過某座公園，而這座公園彷彿是座墟廢多年的荒地，野草已

經長高到人的小腿以上。

公園內的座椅也因長年的風風雨雨侵蝕，感覺像是只要一碰就會骨折一樣崩塌，所以許多人如能選擇不經此路，就會儘量繞道而行。

「我的手腕有點痛……你怎麼啦，有心事嗎？」美麗小聲地問。

「對不起，弄痛了妳……」孔明邊走邊道歉，他當下心神不寧，左顧右盼，牽著美麗的手腕往前走著。

走著，走著，孔明深感這座公園毫無人氣，感覺可能是罪案的黑區，於是加快腳步。

在兩人的右前方，有一座長條的座椅，上面坐著三個年輕人，翹著二郎腿，三人坐姿就像三堆爛泥一樣在長椅上坐著、躺著，嘴巴往上掀起，吐出一圈又一圈的煙霧。

「媽的，早知道就繞道而行。」

孔明心中忐忑不安，眼瞄著在他右方的女友，穿著美麗的緊身吊帶衣衫，

鉤勒出豐滿又明顯的雙峰線條，還露出了一半深邃的乳溝。

孔明邊想邊往前方走，美麗也下意識用右手抓著孔明的手臂，雙乳也貼近了孔明，在他的手臂上輕輕摩擦。

「小姐，穿得很露喔！奶子很挺喔，摸一下啦！」其中一名地痞雙手靠攏嘴邊淫蕩地喊著，兩旁的兄弟也哈哈大笑。孔明瞪大眼睛朝著他們看。

「幹你娘勒！再看！再看啊，來啊！」其中一名地痞忽然跳起來，像發現入侵者的狗一樣，頭抬得老高，側著身，以鄙視的眼神盯著孔明叫囂。

孔明繞到美麗的右方，氣勢洶洶的直視著對方。

但孔明忘記，對方不只一人，自己寡不敵眾，肯定左支右絀！硬逞強只會是蚍蜉撼大樹。

「叩！」好大一聲清脆聲響，猶如鐵鎚敲開西瓜的聲感，另外一人當下拿

著機車大鎖，明目張膽從孔明後腦杓狠狠的甩過。

孔明連慘叫也來不及，當場雙腿下跪，雙手抱著後腦，只見他兩手的手指不斷的用力抓著頭皮，指縫間有濃稠的液體流下，他眼睛用力擠縮著沒辦法睜開。

「流血了，救命啊！流血了，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求求你們……」

美麗驚慌失措大叫。

美麗俯身要去攙扶孔明時，其中一個地痞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右腳以踢自由球的腳法朝著孔明的下顎，不留情面狠狠地踢下去。

孔明登時翻倒在地上，動也不動了。

■

「不！不要！不要再打了，不……」

神情頹然的郭美麗像回到現場一樣，歇斯底里的呼喊著。

「大嫂……」超仁識趣的叫了郭美麗一聲。雖然郭美麗還沒有嫁進司徒家，可是超仁看得出孔明一心想要娶這個女人，原因就是以前孔明交往過的歷任女友，沒有一個像她超過三個月的。

「正當地痞想要侵犯我時，剛巧有兩位巡警經過，最可惜的還是被他們逃脫了……」直到現在為止，美麗估計已經流了半公升的眼淚。

「我想大哥一定會吉人天相的，他這個人向來就是鴻福齊天。」

超仁話才說出來，隨即轉念：「司徒孔明，你為何不趕快早死？」接著他幻想自己雙手對著急診室比了中指。

超仁一邊安撫著郭美麗，趁機把他的一隻手搭上了郭美麗的香肩，並不斷在背部遊走。

「嗚嗚嗚……」精神萎頓的郭美麗一邊點點頭，眼淚依然如雨般落下。

司徒文武也頻頻點頭，拍拍她的肩，呢喃著：「沒事的，沒事的！」

司徒貂蟬站在角落為大哥祈禱，神志萎靡的林美鳳咕噥說：「今年怎麼流年不利？應劫了。該死的我，為什麼不相信李卜的話？要是肯花那一萬元，他們兄弟兩人也不會遭逢此劫……」

■

四個人在病房外頭等待，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沒有人想要再說任何一句話。

「媽……」超仁小聲的叫了一下母親，母親也將視線從郭美麗的身上轉而看向超仁，但超仁的雙手依然不規矩的抱著美麗。

司徒超仁沒有發出聲音，只看到他用著他的食指和中指，比做一雙腿在快跑的樣子，指了一下廁所的方向。他的母親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點點頭，頭往斜上方點了一下，示意超仁快點去。

超仁進了廁所後，四周檢查了一下，確定此時廁所內沒有半個人，只有超仁自己。超仁很放心的直接進入了最後面的那一間，並把門慢慢的關起來。

此時超仁站在馬桶前面，背部靠著門板，眼睛看著地上，回想著幾個小時前的場景，心裡有種怪怪卻說不上來的感覺。

突然，超仁的嘴角微微的抽動，他的內在似乎有某種能量，從內心深處直衝上來，那股能量讓他的臉部開始變得扭曲，眼睛變得一隻大一隻小，超仁除了沒有額頭上的瘢痕，獰笑的模樣簡直愈來愈像李想。

「哈哈哈

哈哈！」

瘋狂且詭異的笑聲充滿了這個空間。

「去死吧！孔明！去死吧！老子等這一天已經很久啦！你這個自大又驕傲的混蛋，終於受到報應了！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的！我會幫你訂做彩色的訃告，在你的棺材結上一圈又一圈鮮豔的ＬＥＤ，包你風風光光的駕鶴西歸！」超仁瘋狂的笑著、叫著。

突然，司徒超仁想起：「這是醫院的廁所，萬一隔牆有耳，被人聽到怎麼辦？」他連忙把把門打開，賊頭賊腦的前顧後瞻。

「噓！還好，沒人，否則大家又把我當作神經病！」

超仁鬆了一口氣，接著又鬼鬼祟祟的瘋癲起來。

「屌啊！我是超屌的神！我是完美的神！我是這個世界的主宰，凡事與我作對者，下場就是這樣！自作孽者，不得好死！哈哈哈

此時，超仁突然想起了郭美麗，當下令他的慾火由內燒了起來。他想像著未來郭美麗會成為他的囊中物，他的內心就充滿了極度興奮，躲在狹小空間恣情淫笑。

「郭美麗，妳逃不出我五指山的，我要把妳身邊的蒼蠅一隻一隻幹掉，最後妳只能專屬於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口眼喎斜的超仁再度發瘋似奸笑，他心口起伏著。

突然，他開始留意到自己的胸口微微隆起，他感到一陣恐懼，內懷殷憂：

「難道，他說的話是真的？！如果他說的話是真的，我豈不是大禍臨頭？」

司徒超仁漸漸恢復了冷靜，他臉上的邪氣消褪得無影無蹤。

他的恐懼一出現，便又變回原本的超仁，他蹣跚走到洗臉盆前，不斷用水沖洗自己的臉，他看著鏡子，不自覺又流下眼淚。

「孔明，對不起，我錯了，是我錯了。你千萬不要有事，千萬不能死，你需要照顧爸媽！爸媽靠你了，我是沒有用的傢伙！」

【第三章】

【李想遺失的記憶5】

進入霹靂州，過了金馬倫的入口，高速公路上便出現很多載樹桐的大型卡車。

我喜歡超越大型卡車的感覺。但今天怎麼看不到一輛大型的樹桐卡車？

我繼續踩油門加速前進。

我喜歡快的感覺，我們這個世界壓力重重，世界正以驚人的速度飛快地改變，科技日異月新，速度快得我們無法想像，所以我們不進則退。

二〇〇七年有一項研究全球三十四個城市的人走路速度的報告，顯示現

在的人走路速度已經達到每小時三．五英里，比十年前快了10%，人際互動的交談速度也比十年前快上20%。

快，帶來更多的不確定，甚至變得不可預測，這就是我所要追求的刺激，我不想被人掌控，我的命運我主宰！

老爸將瑪莉亞打發回印尼之後，又請了一個菲律賓女傭處理家務。

不要以為我不知道，老爸與老媽子在房間偷偷商量，要請一個比之前更醜的女傭。

我趁老媽子出門為大富豪看風水時，又重施故技，故意吩咐冰冰整理我的房間，乘機把門關上，拿著馬幣兩百令吉塞進她的內褲，把她脫個精光……

那天我一共上了她三次，每一次都搞得她死去活來。

這次我可找不到任何憑據，看菲律賓女傭有什麼地方酷似范冰冰，但我看

了電影《蘋果》之後，我還買了ＤＶＤ。每次看到范冰冰被梁家輝硬上，我心情就莫名興奮，小弟弟自然勃起。那時我還收集了很多范冰冰的海報，我已經訓練到自己閉起眼睛，硬上女傭，腦海盡是幻想的畫面。

我不知道你相信與否，真的會有畫面出現，是滿真實的畫面，就像看電影一樣，不過是黑白的畫面。

我有這種幻想能力，又何須在意相貌呢？

其實，每當我閉起雙眼幻想時，畫面即浮現，我搞不懂到底想像的世界是真實，還是實體的世界是真實。

我知道爸媽也不認為她是美女，無所謂，因為他們看不到我腦部的運作！

直到老媽子發現我們的姦情，與我正面衝突，賞我兩記耳光，又狂摑冰冰時，我阻止老媽子說：「不要打我的范冰冰！」

老媽子氣得幾乎說不出話，喘氣罵道：「你發神經，她哪個地方像范冰冰，神經病！像飯桶差不多！」

我是時候狠狠地給老媽子斯巴達式的教訓，因為我發現自己身份都是上佳的武器，我可以用自殘來對付母親。

所以老愛遇事生風的老媽子並沒有驚動老爸，她迅速換了越南來。

迅迅很瘦，瘦得如營養失調，而且「胸無大志」，是太平公主老媽子說，這樣最好，免得我又淫欲大發。

結果，我要求迅迅脫光衣褲讓我小心檢查，我發現真的無法入手捏奶。不過迅迅算是家裡女傭最年輕的一位，有可能還未成年，還在發育當中，但迅迅是我上得最手忙腳亂的一位，手足無措的她什麼都不懂！

過了沒多久，老媽子突然又自打嘴巴，不斷向老爸投訴，說迅迅太年輕，不會做家務。

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老爸不勝其煩，便說，換個柬埔寨女傭吧！

哼，可能爸媽是不是發現了我與迅迅的姦情，因為不想與我正面衝突而找個藉口打發她，但我已經極度小心了。

我還擔心鐵石心腸的爸媽請來的女傭一舉不如一蟹，還好天助我也，來了一個Angelina，令我每一天都有笑顏逐開的理由，真的是謝天謝地。

Angelina就是那個柬埔寨女傭。

我搞家庭女傭一個比一個容易上手，難怪「拿督李卜」說，在馬來西亞用錢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馬來西亞有一位億萬富豪要去寮國發展，母親必須飛去寮國，用她的通靈之手觸摸那裡的磁場。

母親臨出國前，對我說了很多「訓話」，其內容無非是告訴我，不要搞上

女傭，去正式交個女朋友，為自己設立一個奮鬥的目標……等等。

呵呵，老媽子還想安排我去上江健勇的「禦女課程」，幫我付了馬幣兩千六百令吉的學費，並吩咐劉小姐為我安排住進五星級飯店。

可是我並沒有聽話去上這種鬼課程。留在家裡搞Angelina，不是更加快活嗎？

幹麼脫褲子放屁啊？！

據說，這個課程還假正經的拉起「女生止步」的口號呢！一堆渾身黏糊糊的光棍集體搞意淫，從來都不是我那杯茶。

老媽子飛去寮國當晚，我又上了Angelina。

完事後，她用食指輕輕撫摸著我的疤痕，也未能免俗地問：「Boss，Why……」

「啪！」我一巴掌就冷不防狠狠摑過去，又將兩百令吉丟在她的面前。

我心中燃起無名的怒火，於是我才會順水推舟，安排上演今天這齣透過自

殘，神不知鬼不覺的殺人計畫。

我真的是不介意我臉上的疤痕，我也不在意我的大小眼，不過今天過後一切都會重生了！這一切都成了我成名最大的武器！這個世界真的會因我而改變！

雨果說過：「生命固然短暫，我們卻漫不經心地浪費時間，使得生命更為短暫。」

我不但不會浪費我青春年華的時間，我也不會隨便浪費掉一個人的生命，我要讓平庸的Angelina生命因我變得既短暫又有意義。

有一本書叫《當一切改變時，改變一切（when everything changes change

everything）》。

作者本來是電臺主播、報章記者和主編，並開辦了屬於自己的公關公司。正當事業蒸蒸日上時，突如其來的車禍和婚姻失敗，使得他跌入人生谷底，最後不得不淪落街頭當乞丐。

我想，這合理嗎？至於當乞丐嗎？

但，後來因為極度的痛苦，促使他精神錯亂到「自己跟自己內心對話」，陰差陽錯，寫了一本書《與神對話》。

結果這傢伙果真是他媽的鹹魚翻身，他的傳奇故事被改編成電影。

如果Neale Donald Walsch的故事叫做傳奇，那麼，我今後的故事就是神話中的神話！

根據他的說法，人類經歷三種情況的變化，是人生最大的挑戰。

如果受到三種情況當中兩種變化同時夾攻時，就會產生令人難以想像的痛苦。

如果這三種變化同時發生，絕對是天崩地陷，情況可怕之至！

原本，我對這三種情況，根本不屑一顧。

不過當我重生之後，我卻從這三種變化中看到一個契機，這個契機就能令老爸李卜變成一個成功的江湖騙子。

我將車子開入號稱馬來西亞死亡公路的椰殼洞。

不知怎麼回事，今天就是看不到載樹桐的大型卡車……啊！

等一等！

呵呵，天助我也，前面那輛不是大型卡車嗎？

我手心冒著汗，全身發熱。

我不怕死，沒事的——只要我超車時靠左，將Angelina那一邊緊貼著卡車的屁股撞上去，我這邊大不了是因撞擊而受輕傷，不會有事的，一切都在我

的掌控當中……

我的GEN-2開得像飛一樣快，眼見左邊乘客位置即將撞上卡車時，突然，我快速將方向盤轉向右邊，輕輕鬆鬆的超過了卡車。

沒撞上不是因為我害怕，而是我發現這輛卡車不是載樹桐的卡車。

我必須按照原定計畫進行，讓Angelina被樹桐撞死，我半邊的車毀掉，我略受輕傷，或者是被玻璃割傷——我不會有事的，我對自己的駕駛技術很有信心。

前面還有一輛卡車，我必須再來一次。

Angelina，誰叫妳不識趣摸我臉上的疤痕？誰叫妳問我Why？

我感受到妳撫摸我的愛意，我不介意妳問我，我也估計妳不會介意我的疤痕。

但我知道爸媽會反對我們。不知道從哪天開始，妳我的戀情被發現時，爸媽又會從中破壞，我們之間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妳的犧牲，就當作是為妳所愛的我換取日後爸媽給我的自由，這是我目前唯一的理想。

我知道妳是愛我的。我和妳上床時，妳還會時刻跟我嘮叨，這是我目前好。

在老媽子回來之前，妳一定要將衣服燙好，把晚飯弄好……家務還沒處理慮了。

自古以來，革命總是免不了流血、犧牲，我一定會永遠紀念妳的。妳為了我的革命大業流血、犧牲。

我繼續加快車速……

■

又不是樹桐卡車。

我超車了，繼續尋找樹桐卡車。

我說過，我不怕死。死有什麼好怕？

我只是要撞上樹桐卡車，我是一個有原則的人，習慣一板一眼而精準地依照計畫進行。

我把ＧＥＮ－２催到時速１８０，我顫抖的雙手握住方向盤，不是因為我

害怕，也不是因為恐懼。瞄了瞄Angelina，她竟然睡著了，並了兩次的生死大關。

難怪老媽子經常說，柬埔寨女傭就像住在森林裡的野人，麼都不會，她可以數天不洗澡，食物掉在地上，也可以不顧衛生拾起了就放進嘴巴。

她知道我正在危險駕駛嗎？！

此刻的她做夢了嗎？是否正夢見騰雲駕霧？！

我猛踩油門衝上斜坡，只要在下坡路撞上前面的卡車，就大功告成了！簡直如湯沃雪！

我的神經有點緊繃。

車子一路飛奔，還差三寸就撞上了。

那一瞬間，我頭腦一片空白，只剩下本能的反應。

我迅速將方向盤右轉、煞車——其實我分不清是不是踩了煞車，還是錯踩

了油門，但殘留的記憶告訴我，車子開始失控打滑。

我只是本能想穩住車子，卻穩不住，車子直衝過圍欄，碰一聲巨響，圍欄被我撞斷了，而我連人帶車迅速撞向一輛對面車道的箱型車……

接著我只知道，轟隆轟隆轟隆的翻滾著身子……

脖子像被猛力拉扯，而且快要脫離我的身體了。

車子好像不斷打圈圈，耳邊似乎聽到Angelina的尖叫，感覺上我是衝破了GEN-2前面的擋風玻璃……

但眼前一黑，我的記憶到此中斷，接著天旋地轉——正確地說，我的意識根本不知道這場故意製造的車禍成功與否。

迷糊中我似乎曾用手擦去眼睛周圍的鮮血，我似乎躺在一個人的胸脯上，我感受到他微弱的心跳，也聽到他痛苦的呻吟……

接著是一大片漆黑，我陷入了昏迷。

時間好像特別漫長，不知過了多久，我感覺耳朵像打開的水龍頭，不斷有水流出，染濕了我所躺倚那位仁兄的胸脯。

我感覺自己被抬上擔架，耳邊聽到一個聲音：「不要睡著，千萬要清醒……」

「一，二，三，上架！」

「快，這個胖子還有呼吸！快！快！」

「有兩位重傷，快送這兩位去醫院！」

聲音似遠而近，似近而遠……

實際上，聲音像是夾在意識與潛意識之間、身體之外。只有這個叫我清醒的聲音不斷重複。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誰，很想嘔吐，雙腿疼痛不堪。

事後聽說，我的頭部有三寸長的裂痕，頭蓋骨有一片爆裂、插在左腦部份。

還好血不是堆積在腦部，而是從耳朵流出來。

據說，我身上至少有五六處骨折。但我的記憶七零八落，像秋天的落葉散落在地上。

我對自己置身何處全然沒有知覺，只是在痛與麻木、清醒與昏沉之間游離。

隨著時間慢慢流逝，我感覺自己身體的觸覺漸漸消失。

我無法說話、也無法記起二十年之前的生活經歷片段。

我唯一的感覺，是我還有一部份的靈魂躲藏在另一個人的身體裡，我這

個游離部份的靈魂很想飛去依附這個人的身體，與內裡那失去聯繫的靈魂合一。

有人告訴我，左腦負責文字、語言、邏輯思考，當我們的左腦受到嚴重的損壞，即使讓我們的看著文字，甚至簡單如一二三四的數字，都無法理解；或者將電話號碼寫在白紙上，要求左腦損壞的人在電話上按下每個號碼，都有可能花上十五分鐘。

而佛家說，人類的第七識就是憑著一個「我」，與外在的世界聯繫，進而產生一個內心世界的變化。

在我被送往醫院急救那段時間，「我」斷斷續續與外在的世界聯繫，時而會想到：我還沒收集完「權謀派系作品集」，記得在博客來網路書店買，超便宜……

之後，我又與外在的世界失去聯繫……

我又開始分離了……

我一直活在爸媽的各種吩咐之下，作為名人李卜的孩子李想，我應該這樣、我應該那樣……

我從沒有活過自己的感覺。現在我的感覺開始分離，我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意。

我感覺疼痛腐蝕我全身，毛孔像被萬針所刺。

我很想看看自己的身體，但我痛得連頭也抬不起來。

我聽到一個聲音正在問我問題，但我根本無法聽懂他說話的含義，無法將他的話串聯起來，整個世界的聲音都像扭曲成了嗚嗚嗚嗚嗚嗚，我不能說話，也聽不到聲音。

的微弱呻吟聲也被扭曲成嗚嗚嗚，我喉嚨發出

接著，眼前往又陷入一片漆黑……

□　□　□　□　□　□　□

司徒超仁從幻象中驚醒，他嚇出一聲冷汗，眼球全都佈滿張牙舞爪的紅血絲。

「難道他說的是真的，難怪我只記得曾經到過蘭卡威島，但怎麼回到台灣，過程發生了什麼事，我全然沒有印象。但，他又怎麼知道得那麼詳盡？我的記憶系統難道像李想一樣，被人陰謀破壞了，不想讓我們記得某些關鍵的記憶？」

超仁摸一摸自己的胸口，感覺胸口有錐心刺骨的刺痛感。

「還有7天，7天之後，我胸口真的像他說的一樣嗎？那時我該怎麼辦？」

「對了，正如他所說，怎麼可能我和李想的詛咒，一下子變得那麼厲害？難道真的是像他所說，即使是師父，也一早就被人設計好，知道師父命數走到今天這一步，安排了他在這個關鍵時刻出現？」

超仁很想儘快解開這個撲朔迷離的真相，他擔心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 □ □ □ □ □

「媽的，又發這種怪夢……要是給我知道，是誰在我的腦部做了手腳，我要他死得比黎敬平更慘！」

失魂落魄的李想從夢中驚醒後，雙手猛拉扯自己的頭髮，他急速喘著氣，脖子有些僵硬，心情久久不能平復。

李想的思緒雜亂無章，不過他的直覺經過縝密的分析後告訴他，現在只能孤注一擲。即使司徒超仁是他的桎梏，不過李想一定要找他，進入他的記憶。因為李想有一個強烈的預感，只要進入超仁的記憶，他應該就能找到一個息息相關的線索。

而李想心中也一直懷疑著，為什麼老爸李卜會看中司徒超仁，為什麼他會相信司徒超仁有天生的詛咒力量？

這一切的疑問，李想希望探賾索隱，現在他正整裝待發。

【第4章】

還沒推開病房的大門，打了如意算盤的李想站在門口咕噥了一句，再勉強擠出和藹可親的僵硬笑容，輕輕把門推開。

眼前的一幕嚇了李想一跳，事情來得太突兀，使他簡直瞪目結舌，不知所措。

他居然看到李卜與張紫怡兩人分坐在超仁的床頭，像父母一樣呵護著司徒超仁。

第一個讓他感到憤怒的是：老爸老媽什麼時候回來了？回來前為什麼不通知他一聲？難道超仁的生命那麼寶貴嗎？值得老爸老媽子特地從美國趕回來？

第二個讓他憤怒的理由則是：超仁這個死胖子是什麼東西，值得大家如此關懷，他只不過是家裡養的一隻蜉蝣！

他不禁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瞬間有一股衝動，想上前去狠狠蹂躪超仁一番，再活活掐死他。

但理智又拍拍他的肩膀告訴他，目前必須強忍住這口惡氣，顧慮到各個方面的前因後果。

李想心中燃起熊熊的怒火，很想燒掉房中那股不對勁但又很溫馨的氣氛。

「爸、媽，你們不是在美國談膵帶血、幹細胞的命理計算法代理權嗎？怎麼這麼快回來？」俯首帖耳狀的李想恭恭敬敬的問，但他根本不關心老爸李卜的回應，就轉頭笑著又問超仁：

「哈！超仁，你沒事吧，看起來你精神奕奕的……」

李卜也展現出慣有的笑容，沒有立即回答李想的問題。

「那個……張……虎……他……」超仁嘴唇微微抖動著，他吸了一口氣再說：「他醉酒駕車，把我從身後撞飛進水溝，還好他馬上把我送到醫院，否則我小命都沒了！」

李想聽到超仁這番話，覺得一口濁氣上湧，幾乎作嘔。但理智又要他強忍怒氣，不能發作，一切要以大局為重。

「超仁，我要你趕快好起來。」李卜以超越親生骨肉的慈愛語氣說，滿口都像沾滿蜜糖，聽了真是扎李想的耳朵。

「師父，我們的烏鴉……」

「超仁，人沒事就好了，不要再談什麼烏鴉不烏鴉的，我們要看到你人沒事啊！而我們也不相信什麼烏鴉組織。」

張紫怡那散發著母愛的聲音安撫著超仁，同時用眼神示意司徒超仁這裡不好說話。

一向以來飛揚跋扈的李想呆立現場，張口結舌，渾身僵硬，雙腳像被釘住，無法移動身體往前多走一步。

他全身哆嗦，雙手緊握顫抖的雙拳，心已經在踏入房門的那一刻被摔得支離破碎——

天啊，不是真的，這不是真的！沒事，怎麼可能？你怎麼沒事，你怎麼還不早點死？

李想知道即使不照鏡子，也估計得出，跟一臉猙光瓦亮的超仁相比之下，現在自己的臉色一定很難看。

「李想，你沒事吧！」張紫怡慈眉善目的慰問著。

李想喉嚨乾燥，口腔像發生旱災，費盡了力氣都吐不出一個字，只有乾瞪眼的份。

「李想，超仁三天後就應該可以出院了。」李卜堆出滿臉欣慰的笑意。

「哦，哦！」唯唯諾諾的李想心中感喟不已。

「超仁，昨天我上柯總的節目談《降頭與詛咒》……」他終於找到一個話題切入。

但李卜與張紫怡聽到李想一提到這個，臉色變得很難看，就像壞掉的紅綠燈一樣，神色不斷的轉變。

「李想，過來這裡。」李卜將聲量儘量壓得很低，並向李想招手。

李想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走到超仁的床邊，輕輕拍一拍他的肩膀，很無奈地說：「看到你沒事就很開心了，我昨天……」

張紫怡把李想的話給打斷，她轉身對超仁說：「超仁，一切都等你出院後再說。」

「李想，我們都打擾了超仁很久，他需要時間休養。」

張紫怡說完，便推著李想的背向外走去。

【第五章】

離開中華路的台北市立和平醫院（在西門町附近，曾在ＳＡＲＳ大流行期間，封院隔離治療病人，造成了一些醫護人員的傷亡，因此知名），眾人啟程返回狗窩。

李卜親自開ＢＭＷ×５休旅車，這是極少見到的現象，回到臺灣這６年來，李想已經很少看過李卜親自開車，果真是鐵樹開花水倒流。

李想回想起當初，李卜教他如何當一名神棍的第三堂課，是由張虎開車，領著司徒超仁坐在後座。

現在是張紫怡坐在李卜身旁。兩人神色凝重，猶如前往葬禮慰問弔唁般，一掃剛才歡樂聲和笑聲攪渾一片的溫馨。

「爸，你真的想送死胖子到『台大醫院』（台灣等級最高醫院之一）？」原本噤若寒蟬的李想終於打破了沉默。

李想故態復萌，還對剛才的事情耿耿於懷，說話間吐出微微苦澀的二氧化碳。

臨走前，李卜信誓旦旦對超仁說，要是當時自己在場，一定送他到台大醫院做一個檢查，李想僥倖超仁還懂得不好意思，連說：不！不！不！

但李想早已窩了一肚子雞巴透頂的火，就是想不通，也放不下為什麼李卜竟然會對超仁這麼好？一反常態的噓寒問暖？難道，為了「玄門正宗」的千秋大業，他可以連自己親生的兒子都出賣？

「李想，出來跑江湖有兩個『保險秘訣』，一，就是要有演技；二，就是要懂得說模棱兩可的話。你給予他人的指示絕對不能很明確，否則你本來很有料，也變得沒有料了。總之那些頭腦停留在石器時代的人就是犯賤，喜歡拿錢出來給江湖神棍騙錢，交了學費後心裡才會舒服。」

李卜又擺起撲克牌臉孔，對李想耳提面授，每次的說教總是夾雜了江湖騙子說話的守

則。

張紫怡從中斡旋，插嘴叮嚀著這個不通人情世故的初生之犢：

「李想，超仁現在已經檢查過身體，全然無恙，即使我們事後孔明告訴他，要是我們在，我們一定會吩咐張虎送你到台大醫院，可是超仁已經在和平醫院了，你爸的說法，無異是門面話……」

「我知道，這就等於妳看到人家買了珠寶鑽石，妳問她價錢，一旦對方說出個價碼，妳就可以用兩個選項的話術來包裝，第一個包裝的方向是顯示自己是內行人的高價值；所以妳就告訴對方，哦，我認識某某珠寶店的老闆娘，以後妳要買珠寶我可以帶妳去她的店，我幫妳殺個好價碼，像妳手中的珠寶，我可以用比市價低一半的價格購得——老媽子我明白，這時對方已經有了珠寶，她斷不可能這麼快買第二次；第二個包裝的方向是，要讓對方爽呆了，就是進行馬屁術的包裝，因此妳可以露出驚訝的表情，哇賽！以讚嘆的口吻說，真的又便宜又珍貴……」

李想像孫悟空駕上筋斗雲，把話題胡扯到十萬八千里的外太空去了。

李卜與張紫怡交換了眼神，各自搖頭歎息，神色扭捏。

張紫怡擔心李想繼續胡扯不停，故意轉換了話題：「真巧，張虎喝醉酒撞到自己的同門師兄，說起來，超仁三起大劫已經過了……」

「紫怡，妳剛才摸過超仁的頭顱，妳有什麼發現？」李卜興致勃勃關心地問。

「卜哥，我剛才摸過他的戀愛中心，發現已經變得扭曲，而他的戰鬥中心卻異常的活躍。但不知何故，他的額葉部份卻無故地閃爍光芒，像是有過神秘的宗教體驗，或者試過靈魂出竅。」

張紫怡憑著她的那雙靈通的玉手摸過上萬個頭顱，即使她的腦殼神算法並非百發百中，但不中亦不遠矣！

李想別過臉看著窗外，無心聽李卜與張紫怡的討論——我雖然有神通，但論演技總比不上爸媽，然而，我是一個很實際的人，我才不管爸媽那套什麼狗屁不通的包裝話術。

「紫怡，妳還感應到什麼？」每次李卜無法以理智分析時，如果不是依靠紫怡的起乩，就是要求紫怡的手通靈能。

紫怡十二歲時，就曾在臺灣東吳大學李伺岑教授「難以置信訊息磁場的網站」做過實驗。

「我所接受到的訊息磁場是，他對我們內心充滿恐懼、懷疑，對我們有了一層隔膜與防備。嬉皮笑臉純粹是不信任的障眼法。」紫怡的杏眼圓睜，神情悵惘的徐緩道來。

李想趁著絕佳的時機毛遂自薦：「爸，既然如此，就由我來接手他的『烏鴉計畫』，而且黎敬平和他的孩子、加上胡靜怡，都是我一個人，沒有超仁的幫助下被詛咒成功的。」

正襟危坐的李卜隱忍心中的怒氣：

「你還敢說，我有要你詛咒他們嗎？你在電視節目上胡扯，柯總還打電話給我投訴你的不當言論，你沒有按照劇本宣讀！」

「我說的比他們的劇本好聽，你沒看到今天的新聞嗎？我的話題引起網路上熱切討

論……」

「你還敢說？節目中你差點露底了，說什麼加入玄門正宗可以避過烏鴉的詛咒，這句話是你說的嗎？即使要帶出這個訊息，也是我們信徒說的話，你……」李卜恨不得賞給李想兩記耳光。

張紫怡趕忙轉移話題：

「李想，我以觸摸過超仁多次，發現他體內有一股不能控制的兇猛之極獸性。這股獸性不是普通人所有，所以，我們需要他最大的詛咒靈力，而他這股野獸會在三次的大劫後被召喚而醒來……」

紫怡知道自己孩子的脾性，若任由這個話題胡扯下去，李卜會忍不住罵他，而李想情緒激動下，又起乩請出戰鬥聖佛加入討論，那時候就頭大了。

李想被卷入思想的死胡同之中：

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我們這種有神通靈能的特異人士，需要聽從一個什麼鬼神力都沒有的平凡人？！

難道正如老媽子說的，神通抵不上智能？

我最不服氣的是，常聽到老媽子的金玉良言：印度八十四位大神通者今天何在？

中國的儒家思想就規範了我們中國人多年，一個思想家抵得上八十四個神通者，而這句話又是精神病院金神七煞說的話——其實根本無法比較，簡直是狗屁不通！

李想看著李卜，李卜暫時停車後，閉目養神背倚著座椅，就像老僧入定，進入深層思慮之中。

老爸，你該說話啊！

李想打開靈眼，看到老爸頭上的暗黃色光線閃爍不定，很顯然他內心萬分焦慮，心境

鬱悒。李想那從未失手的第六感知道——李卜想著的不是黎敬平慘死事件，而是感受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不祥預感。

排山倒海地警示著舉棋不定的李卜，這個佈局已經陷入竭蹶狀態，下一步棋的張力非同小可，禁不住任何的差池，所以需要精打細算，並深謀遠慮，萬萬不可瞽言妄舉。

「玄門正宗」得以發揚光大，全靠李卜的運籌帷幄。

而李卜的所謂《易經》無敵神算法，根本就是虛構與胡扯構成的問話騙術。

他故弄玄虛之餘，還得靠老張紫怡的觸摸靈通能力，看到未來的信徒腦中的訊息磁場。

李想看到李卜頭上的光色剎那間一變，由暗黃色變得清晰起來，漸漸轉成白色——**老爸想通了。**

李卜重新發動車子，加快車速回到他們金碧輝煌的豪華別墅，也是他所謂的狗窩。

【第六章】

李想心中鬱悶回到房間，他躺在床上，百般無聊。他找到了遙控器，打開電視，漫無目的地瞪著螢幕，茫然無視，電視的光芒閃爍著，讓他昏昏欲睡……

【李想遺失的記憶6】

我眼前的世界詭異而迷幻，面前是空蕩蕩的一大片四維空間，四周充斥著各種各樣、色彩斑斕且不停滾動著的迷霧，還傳來高頻的天籟豎琴聲。

極目之處，看不見地平線。

眼前的道路九拐十八彎，彎度毫無規律不停變動著，而且好像不斷在延長，毫無止盡。

更玄的是，周圍的景色不斷後退，即使我的雙腳緊緊地釘在路上，一動也不能動。

腳下的道路彷彿安裝了滑輪，或像是水平式電動走道，以大約時速10公里的速度不斷前進。這裡沒有光明的隧道，但卻像是一條怎麼走也走不完的道路。

這裡很像傳說中，生命結束後的移動式走廊。

不知不覺，我被釘著的腳終於能夠移動。

我一直大步跨走，發現背後有笨重的腳步聲，我轉身看到一個胖子滿頭大汗，垂頭喪氣，喘呼呼跟在我的後面。

我必須儘快擺脫他的跟蹤，於是快步繼續向前走，突然，走道前面出現一道大門，把我嚇了一跳。

可是，接下來並沒有再發生任何不尋常的現象。

（老天！到目前為止，這整個四維空間和所有現象，有什麼是尋常的？我電影看太多了嗎？還是想像力高人一等？）

我定一定神，把門輕輕推開，看到一個身材如可口可樂曲線瓶那般，穿著粉色絲綢肚兜和白色迷你裙的女人，笑嘻嘻地招呼我進去。

我在半推半就之下走進去，這個長相很常見於A片的女人便迫不及待躺在床上，張開雙腿，一雙閃爍著的妙目，望著我發出無聲的媚笑。

她裙子底下沒有穿內褲，我看得目瞪口呆，嘴巴張開得能夠吞下一個沙鍋大的拳頭。

她繼續向我招手，於是我像碰上漩渦一樣，不能自主地被捲進一片濕漉漉的沼澤地，我還發現胖子跟我一起被漩渦強力吸了進來，我在狹窄空間中被迫得緊緊貼著胖子的胸部，胸部貼胸部，我們倆不斷的往下沉陷。

我心神陡然一怔，之後什麼知覺都沒有……

■

忽然「轟隆」的一聲響，在一片閃光中，我看到一個人躺在手術床上。四個人團團圍著他，擋住了我的視線。

我看不清楚這人的相貌，但我確定自己的前方正是這個人的頭部。

其中一位戴眼鏡的青袍人，指著被剝開的頭殼說：「你們看！這裡，這是什麼？」

另一位略胖的中年青袍人用抽吸器將血清走，戴眼鏡的青袍人吸引了我注意力，我想趨前看清楚，誰知道又來一位穿著同樣青袍的年輕人擋住了我的視線，同時還有嘟嘟嘟聲不斷干擾著我。

我不耐煩的大聲高喊：「你們讓開一點好嗎，我要看看！」

房間裡只有手術儀器發出嘟嘟嘟聲響，還有振盪著耳膜的回音，但就是沒

有半個青袍人鳥我，連頭也不回過來看一看。

接著房裡變成一片漆黑，好像電流被中斷，可是其他人連呼吸聲都沒有，好邪門！

我突然感到一陣恐懼，我很冷，而我也發現自己還緊貼著胖子的胸部，奶頭貼奶頭，胖子他也不斷顫抖著，我好像就是他，他也好像就是我，我們快變成暹羅連體嬰……

我不喜歡這種感覺，我用盡力氣不斷掙脫他。

正在這時，響起一陣似有還無的音樂之後，天花板裂開，一道彩虹從天而降，恍惚間我看到一個輪廓模糊的女人身影單腳站在彩虹上（我會認為那是一個女人，自然是從她苗條的身段判斷）……

我全身不能動彈，突然，床邊多了一個人的手臂。

我愕然，還來不及有所反應，另一隻手臂又從天空掉下來了。

這雙手臂死命的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無法呼吸，而且快要窒息了，使盡吃奶之力想擺脫手臂的糾纏，但四肢卻不聽從我大腦發出的指令。

我感到全身的力氣正漸漸消失……

幹！我死定了！

耳邊彷彿聽到一大群白烏鴉七嘴八舌的粗劣嘶啞聲：「啞……啞啞……」

我開始全身雞皮疙瘩，打了無數次的冷顫。

接著，我又看到胖子的身影——死胖子你是誰？你給我滾開！

但我卻喊不出聲——你給我滾開，馬上離開這裡！

我依然喊不出聲，依然緊緊被一雙脂肪多過肉的肥手掐住我的脖子，我毫無縛雞之力，沒有能力反抗。

我最後的知覺只知道，我又緊緊貼著胖子的胸部，只剩下頭部露在外面，我覺得自己的頭殼很冷……

□□□□□□

怎麼可能，怎麼可能會是他，李想摀著臉啜泣著，蜷縮成拳頭的雙手猛扯自己的頭髮……

「哇！」一聲大叫，李想吐出一口鮮血，再度昏厥，李卜與張紫怡衝進房間，拍打著李想的臉頰，李想已經昏迷不醒了……

「快、快，送李想到醫院！」

「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呢？」

猝然間，一個人喃喃自語起來，詫愕的聲音迴蕩在渺無人跡的房間裡。

「這應該是巧合吧？！對，一定是巧合！這是幻覺，不是我的記憶……

不過，我僅存的殘遺記憶是，我確實是去過蘭卡威島，而聽爸媽說過，回程中在怡保的椰殼洞這死亡公路上，確實是被一輛車從對向車道撞過來，結果造成連環大車禍，十死二重傷，他們發現我時，好像說我雙手抓住一個人的頭顱……」

這個人神色悽惶，額頭冒著點點汗珠，不斷比手畫腳自言自語，在只能容納一隻四腳獸的狹小空間裡來回踱步。

「但，怎麼會這麼剛好呢？！怎麼會……？」

他聳聳肩，歎了一口悠長的氣，仍然在腦海的暗室裡尋找藏著答案的寶盒。

「今天夢中幻覺的車禍情況，怎麼會和我從吉隆坡被送回台灣時，那段失憶的時段，與爸媽所胡亂描述的情況簡直一模一樣呢！」這個人脫口說出了這句話。

他不是別人，他正是司徒超仁。

「這是我的幻覺，夢境內容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超仁好聲好氣的安慰自己。

「這件事不關我的事……不關我的事……不關我的事……不關我的事……」

超仁不斷的催眠自己，告訴自己剛才的夢境一定不是真的。

頃刻間，超仁斂容正色，安靜了下來。

此時若有人看到他臉部的表情，由一種驚恐立刻轉變成極度的平靜，其情緒跳躍的速

度之快，足以令人心頭一凜。

「尋尋覓覓　浮浮沉沉
無邊無際　應不應該
一字一語　愛是千種姿態
無罣無礙　到現在才明白」

超仁的手機來電鈴聲，已經從台灣前第一名模胡靜怡的《往生咒》換成現任第一名模林志玲的《帶我飛》。這首歌雖然已經有二年歷史，不過有偶像譜曲，還有志玲姐姐的宋詞填詞，加上以銷魂的娃娃音獻唱，足以彌補超仁對《往生咒》的敬畏與恐懼。

超仁看看手機來電顯示，是養母林美鳳打來的電話。

「菩薩有靈，謝天謝地啊！你大哥已經度過了危險期，他沒事了！菩薩有靈……」

美鳳滿臉感恩的淚水，嗓音粗啞、稀哩嘩啦把話說得很快、很不清楚。

其實超仁對美鳳的一言一語都聽而不聞，打從手機一接通，佳音還未傳到耳膜，他就已經嗅到了與勝利失之交臂的苦澀。

苦苦盼望孔明隨時雙腿一蹬的他，對著這個當頭一棒感到措手不及，心裡只喊嗚呼哀哉。

「幹！這是什麼世界？媽的，兩棍致命傷、腦出血，這樣還不死，怎麼他還不死？老天爺是不是存心跟我作對啊！」

司徒超仁滾瓜滑圓的身軀跪在馬桶前，失望地耷拉著頭，面對馬桶坑呼天搶地。泣涕漣漣的他看著馬桶坑裡自己的倒影，隨著一顆顆晶瑩剔透的眼淚泛起層層漣漪。

「豈有此理！真是讓人嫉妒，而像郭美麗這種三圍那男人看到都會噴火，性無能看到都會再度重振雄風的超級絕色大正妹，現在竟然又可以和那個囂張的孔明在一起！媽的！我不爽！我真的很不爽！為什麼？！為什麼……」

這時的超仁愈喊愈激動，情緒也再度失控。

他全身瑟瑟發抖，瞳孔裡散發出青色光波，說話開始有點大舌頭。超不斷地吹著自己，使得豆腐狀的心臟好像顛簸起來，震得碎掉後紛紛揚揚表情猙獰的孔明斷斷續續的踐踏與碾碎。

「啊——！！！」

超仁發出摧心剖肝的怒吼。

「如果我是神！我第一個一定讓孔明不得好死！他最好出車禍或是被人在路上亂刀砍死！等他死了之後，幹！但……他還是死不了……」

超仁感覺全身像個高壓鍋，充滿電磁波，氣血夾帶著發飆的細胞直爆入骨髓的超仁目露充滿殺氣的輻射，全身顫抖的咆哮著！

司徒超仁憤怒地一拳打在浴室的門板上發洩心中不平之氣，只聽到「碰」的一聲，門板隨著怒氣凹陷進去，瘀青的拳頭卻沒有一丁點疼痛，但不甘心的情懷緊緊嚙噬著他的心。

他把門打開，想走出浴室，但走沒幾步他又回到洗手台用冷水洗臉，抬起頭怔怔地盯著鏡子裡的自己。

突然，「他」的話又在超仁的耳邊響起：

「出院7天之後，當你的情緒波動到很想殺人時，看看你心口結疤的傷口，會變成什麼？」

他雙手扶著洗手台，看著鏡子不斷喘氣，鏡子也隨著喘氣蒙起了一片朦朧的霧氣，他看到自己胸部起伏著，微微隆起並發出微弱的紅光。

超仁閉起雙眼把上衣脫了，心情不免有些緊張，正顏厲色對自己說：

「媽的，男子漢大丈夫，怕什麼？我呸！什麼看到自己心口的怪物，若不懂駕馭，哼！你命不久矣……都是狗屁！管你什麼牛鬼蛇神，總之通通放馬過來，我肯定跟你們拼個你死我活！」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還是雙眼緊閉著……終於，提起顫抖的右手，小心翼翼摸了心口一下。

他發覺，自己竟然摸到一塊突起的肉——

超仁還是不敢張開雙眼，繼續茫無頭緒的摸。

他只知道凸起的是一塊肉瘤類的形狀——

「這不是癌症吧？死了，死了，我該怎麼辦呢？」

他再深吸一口氣，緩緩地把雙眼張開一線：「嘩！這是什麼？天啊，這是什麼？」

超仁蹲下，低著頭潸然落淚。他全身顫抖，背脊大汗淋漓，心臟麻酥酥的，上下排牙齒跳著沒有節奏的踢踏舞。

「嗚嗚嗚……報應啊！報應！嗚嗚嗚……是李卜、李想害我，害我有此報應……嗚嗚嗚嗚……」

此時，超仁的頭頂突然冒出一顆閃亮的燈泡和三個感歎號：「叮叮！！！」

靈光乍現，超仁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豁然開悟，霍然站起身——「找他！找他就對

了！媽的，手機去了哪？」

超仁緊快套回衣衫，衝出浴室，迅速跑進自己的房間。他拉開抽屜，拿出裝名片的巧克力鐵盒，將裡頭雜亂無章的名片倒出來一張一張亂找——「他，他的名片去了哪？」

但他愈是緊張，就愈是找不到。

陡然，他靈光一閃——「哎呀，我記起來了，我放在錢包裡！幹！」

他馬上衝到桌子前面，從屁股破洞的錢包內掏出一張黃色的名片，然後拿起手機撥通……

聽筒傳來中國歌手薩頂頂的「萬物生」，清越悠揚的嗓音令超仁陷入微秒的沉思。

「嘿嘿嘿，司徒超仁，終於等到你了！」超仁聽到有人接聽，才回過神來。

「我……想與你見面！」超仁攤牌，直截了當的，他與李家頗有淵源。

「好，沒問題。」他爽快的答應。

「我現在騎機車到『慈靈宮』找你。」顯然的『麗花宮』見面吧！」他有所顧慮。

「不！那裡都是李卜的人。我們就在西門町的『麗花宮』？！好，沒問題，我馬上到！我求你求你，求求你救救我，我知道錯了，我不想死，請你救我，只有你才能救我！我以後再也不幫神棍李卜的忙，我情願不要詛咒的神通，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超仁熱淚潸潸，哽咽地求情，也不管西門町的「麗花宮」是個什麼地方。

「放心，你不會有事的。」對方不疾不徐的說，好像有十足的把握。

「他媽的死神棍李卜！他媽的死神棍李卜！」超仁矢口是李卜幹的好事。

「你在電話裡對李卜狂罵，於事無補。」他保持一貫的悠遊自在。

「好，我馬上過來！」嚇得靈魂已經差一點被勾魂使者綁票的超仁下定決心。

撥了一通生死攸關的電話，怒火中燒的超仁用幻想中修理孔明的力道，捶打自己的心口。「怪物，你去死吧！魔獸，你去死吧！」

他看著心口溢出濃稠的鮮血，驚恐萬分：「嘩，流血了、流血了，怎麼辦？我該怎麼辦？」

此時，超仁開始亂了陣腳。

從玄門正宗修得詛咒大法後，他天真的以為，從此身份地位將扶搖直上，平步青雲。

但神乎其神的命運竟然如此捉弄他，跟多日以來費盡心機的「夢想視覺化」適得其反。

現在的他為了保命，如果能夠從頭開始，他寧可放棄含辛茹苦建造出來的一切，情願什麼都不要。

現在的司徒超仁，情願自己每天被人欺負，被人以毒辣的言語鞭撻、以無情的白眼掃射，他也不想再看到心口出現的魔獸。

為了力挽狂瀾，他來不及再細想，便三步並作兩步快步衝出大門，騎了機車往西門町

這個代表希望的方向駛去。

司徒超仁現在只記得「他」說過的警告，但卻忘了癡呆老人的告誡。

其實癡呆老人也在癡癡地等著司徒超仁的回心轉意，但超仁一念之間，還是在這一條分岔路上選擇了找「他」。

人生，是由一連串無止盡的選擇所組成，每個選擇都可以決定一個人往後的命運。



老爸! 超仁想用這招滅口，他想繼承我們家中財產…



又來! 你幹麻吃我豆腐?! 士可殺不可辱!!!



等等，傻豬! 我忽然感覺你胸口好像有一丸肉球!!!



電話預約了! 但聲音好熟悉….好像是…

嘘…

第四話

【第一章】

司徒超仁騎著他的極速小綿羊，飆風打在他的臉上，旋即把剛從淚腺探出頭來的眼淚吹走。

「媽的，我快變成一個又醜、又肥胖、又沒沒無聞的怪物，我不是怪物！真不公平，烏鴉組織剛幹了大事，而我卻變成了怪物，孔明被我詛咒了還不死，真不公平！

孔明並沒有死……因此這一切都是巧合……我並不是李卜說的有修煉詛咒的天才……

我也沒有魔力……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郭美麗根本不會看上我……我這個怪物，我現在快變成了怪物……我永遠是個活在黑暗底下的失敗者……永遠都是……一切都不會改變……」

這些極度微弱聲音，像是一種無線電波一樣，不斷的在超仁的腦中呢喃著。

超仁心中混亂到極點，他讀高中時，與孔明之間的往事又浮現在他的回憶中。

【司徒超仁的記憶】

孔明拖著疲憊的身心回到家裡，進入自己和弟弟合用的房間，見到超仁躺在單人上下舖的下舖讀書。他並不搭理，隨手將背包扔在書桌旁，就直接爬上上舖仰臥，閉起雙眼。

「哥，1月30日，自封權謀大師的李民傑，會在世貿一館南沙龍區與搭訕教主鄭匡宇聯合演講，主要是推薦他們的新書《出位——硬要世界看重我》，你會去聽嗎？」

超仁早已經摩拳擦掌，要與作者有更進一步的接觸。

了這場演講，他已經很有心機的準備了20道問題，準備在問答環節出位。

「看情況而定！」面有驕矜之色的司徒孔明閉著雙眼，漫不經心的回答。

「哥，你可有想過畢業之後的出路？」超仁溫文爾雅的問。

「唔！可能是到《芭蕉日報》當狗仔隊吧！」司徒孔明半開玩笑說，他根本懶得回答超仁的提問。

「哥，我看了《出位》之後，心裡有很大的感慨……」

書海中的拼命三郎想要分享他積雪囊螢後的心得。可是，話聲未落，「呼嚕……呼嚕……」聲大作，孔明以感性的鼻鼾聲回應了超仁的感言。

「嘿！每次你都不聽我講話！每個人活在世上都希望被人看重，哥，你從來就不把我的話聽進去。」

超仁嘀嘀咕咕的抱怨著，總不明白，怎麼聚光燈都不在自己的範圍內，明明自己這種身型很容易找啊。

「不公平，人生真的不公平！為什麼我什麼都得不到！卻總是看到身邊有一大堆的人要什麼有什麼！呿！孔明這個傢伙，長那副什麼鳥樣子，只不

過比較會唸書、比較會搞人際關係而已。除此之外，他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他憑什麼從高中開始就有戀愛可以談，而且那些女人都有一定的水準，這些女人是被下藥了嗎？還是瞎了嗎？怎麼全部都和孔明有一腿？！」

超仁總是顧影自憐，無論他付出多少汗水，都從來沒有接受過別人豎起一根拇指頭。

這時超仁突然想起，孔明就是自從高中考上第一學府「建國中學」之後，突然變得不可一世的。

更讓人生氣的是，後來孔明考上了台灣大學，他的人氣更是旺到不行，不但當上了熱舞社的社長，更同時跨足到「山水康輔社」。而康輔社最擅長的就是「掛羊頭賣狗肉」，美其名是大家學習如何與人相處，實際上是忙著辦好幾場聯誼，認識一大堆秀色可餐的美女。

新鮮人這個階段的女人是最可口的，不但懂化妝、懂打扮，肌膚白皙吹彈可破。最重要的是，這些美眉的年齡才十八歲上下，這就是時下年輕人說的「青春的肉體」（台語發音）。她們都剛剛告別少年迎接成年，可以做成年人愛做的事，想到就口水直流。

孔明也是好人卡的紀錄保持人。不過，跟超仁相反，孔明是派發好人卡的聖誕老公公，發給那些倒追他的美眉們。更扯的是，孔明曾經三番四次把房間騰空，好讓他有足夠的空間，給美眉「當家教」。俗語說得好：好奇心殺死貓和他的主人。有一次，超仁為了一探究竟，整個人塞到床底，才知道所謂的家教是怎麼一回事。

那時候的超仁並不知道，他的人生將會出現讓他畢生都震驚與害怕的轉變。

「奇怪！這個世界好像都在和我作對一樣，總是覺得自己活在這個世界似乎不重要，連說個話都沒人聽……」

超仁一邊用手指夾著手上的書，嘴裡一邊嘰裡呱啦碎碎唸個不停。

司徒文武是武俠小說與歷史演義小說迷，他最喜歡的作品是《三國演義》，因此他為二子一女取名為：司徒孔明、司徒超仁與司徒貂蟬。司徒超仁是這個家中排行老二的，這個人雖然和他的哥哥在同一個家庭長大的，可是兩者的個性卻是南轅北轍，在生活中也積不相能。

「超仁超人超仁的！亂七八糟！簡直就是硬把這個名字套在我的身上，羞辱我一輩子嘛！幹！」

超仁很介意他的名字不像他的哥哥或妹妹一樣，是從《三國演義》得到靈感。

「哥哥真是家裡的驕傲啊！我想，光宗耀祖的事情，未來就靠他啦！」檸檬般酸酸的味道十分嗆鼻。

「反觀我呢？唉……孔明二十歲時已經是資優生，參加演講與辯論比賽都得冠軍，他是父母的希望、學校的精英、國家的棟樑。我呢？跟白璧無瑕的孔明比較，到目前為止還是一事無成、才能凡庸，想起來真是漸愧……」

超仁感慨的說著，反正他已經習慣自言自語，這些話都只是說給自己聽。

「有人說，從二十歲到二十五歲是『極端自我就是王』的年齡，不應該有煩惱，臉上永遠都會掛著微笑，沒有中年的危機，出來社會工作的屈辱更遠在天邊。但我已經二十三歲了，我的煩惱特別多，都是因為我有你這個司徒孔明哥哥。唉，既生瑜、何生亮！嘖嘖……」

他無限困擾的擺動著胖胖的脖子、胖胖的肩膀、胖胖的手臂、胖胖的手掌、胖胖的手指……還要接下去嗎？

「呸！我司徒超仁豈是用下半身思考的人！」——原來，他腰部以下是不思考的！

不要看司徒超仁好像是個胸無大志的人，其實他常常幻想著自己有一天能夠成大功、立大業，讓所有的人跌破隱形眼鏡。

當然，他會這麼想，就是因為他的養父母總喜歡拿他和司徒孔明比較。尤其當他拿著滿江紅的成績單回到家裡，養父母對他尖刻的批評，往往萬箭穿心，令他這種感覺更加強烈。

這導致他的內心一方面總是想要向人證明自己其實是很棒的人，而另一方面，卻因為事情總以失望收場，所以他的膽子穿洞，變得愈來愈小，愈來愈不敢面對現實，且常常躲著人群。

然而，就在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異下，他養成了一個習慣。這個習慣就是「不斷看書」。所以你若是看到司徒超仁的身影，總是可以看到他獨自一個人，無論坐在椅子上或躺在床上，手中總拿著一本書孜孜不倦的閱讀，並發出朗朗的讀書聲。但是若是仔細觀察，你將會發現，這些書只有封

面和作者不一樣而已……

「哈哈哈！媽的！我覺得我的精神又回復到巔峰狀態了，從今天開始我要開始努力了！」

每回看完書，你就會看到司徒超仁臉上露出了充滿希望的神情，興致勃勃的訂下新的計畫——說到這裡，白痴應該都猜得出這是什麼類別的書了。

這個司徒超仁平常的嗜好，就是看「勵志書」。對他來說，每次看勵志書的一瞬間，馬上就能夠讓他忘卻自己正活在一個現實且殘酷的世界裡。這種書最大的特色，就是會有一大堆故事，而這些故事的主軸都圍繞在「如何改變人生！」這個主題上。

這些書也讓他常常在過著如同坐雲霄飛車的循環。「激勵號」雲霄飛車從暗無邊際的低谷出發，一飛沖天直上雲霄；待正面能量被現實生活中的重重

困難和挫折耗損得所剩無幾，他便又回到了低谷，等待重新出發。

就在司徒孔明還未回到家時，超仁看了一本名叫《沒有藉口（Zero Excuse）》的書。

他被書裡面的一個名叫〈把信送給加西亞〉的故事給感動了。這個故事講述的是：美國總統威廉麥金萊把一封在美西戰爭中決定美國命運的信交給安德魯．羅文中尉，讓他把信送給古巴將軍加西亞。

羅文中尉接到任務後，沒有任何推諉，立即行動，以其絕對的忠誠、責任感和創造奇蹟的主動性，經過三個星期的艱難跋涉，克服重重危機，最終把那信交給了加西亞將軍，並為總統帶回了加西亞將軍的回信，使美國在美西戰爭中取得勝利，安德魯．羅文中尉也成就了成為國家英雄的夢想。

「哇！超屌的！一個男人，就是要這樣子才叫男子漢啊！」司徒超仁一邊

讚嘆著，一邊幻想著自己就是書中的角色「安德魯羅文中尉」。

「超仁啊，放下你的書吧！飯煮好了，可以吃飯了！」媽媽打開房門探頭進來叫道。

「……」

「喂！你又在看這種沒用的書！真是有夠浪費時間的，有這種美國時間，還不如去好好唸唸學校的課本比較實在。」他的媽媽一如往常的嘮嘮叨叨。

「哎喲妳不了解啦！跟妳解釋妳也不懂啦！」司徒不耐煩的回答。

不過，也由於他媽媽的提醒，他從英雄幻想中跳了出來，而他的肚子也開始咕嚕咕嚕的打了二十四節令鼓。司徒超仁就順手把書往旁邊一扔，出去吃香噴噴的晚飯了。

「算了，先不要想太多了。現在最重要的是，星期六是權謀大師李民傑和

搭訕教主鄭匡宇的新書發表會，我一定要去見見他們兩位，和他們面對面的談話和握手。

有句話不是說嗎：『要成功就必須和成功者在一起』，我怎麼可以放過這種天大的好機會呢！」超仁深知他不成功，因為他沒有下定決心；他還不成功，因為他沒有下定決心。所以這一次，他會抱著「一定要十非要不可」的決心，到會場會見成功人士。

「對了，還要和他們兩位照相，回家後貼在天花板上，這樣子我入睡前都可以看到他們兩位，一邊幻想著這些成功者面對面給我鼓勵，讓我的人生愈來愈美好！《秘密》這本書不是說嗎？要想像得愈真實就愈好，因為潛意識搞不清楚真實與幻想的差別……」

司徒一邊幻想一邊竊笑，連飯粒都從嘴角掉了出來，散落在桌子和他的身

上，連地上也有。在一旁吃飯的媽媽，看得眼如銅鈴，也不曉得這個兒子是不是有什麼毛病。

想著想著，超仁不由得閉起雙眼，頭靠在桌子的棱角上，發出呼嚕呼嚕的鼻鼾聲……媽媽輕輕把他推醒：「懶豬，快醒醒，連吃著飯也會睡著，真是的！你已經老大不小啦，怎麼還……」媽媽搖一搖頭，用輕蔑的語氣說話，默默地收拾著桌上的殘羹剩飯。

如果將來我有孩子，我一定不會看不起自己的孩子！

超仁覺得自己永遠是扮演輸家的角色，所以大家都欺負他。

【第二章】

【張紫怡的記憶】

我坐在加護病房的走廊長凳上，雙手捂著臉，總算是鬆了一口氣。

剛才聽說兒子已經度過危險期，我突然感覺自己幾乎虛脫，全身一點力氣也沒有，連呼吸也力不從心。

現在，我只想躺下好好睡一覺，一切都會在睡夢中變得很美好。

這時，卜哥和張虎喘著氣趕到，直奔加護病房的走廊。卜哥立刻奔向著加

護病房外的玻璃窗，臉貼著玻璃窗看著李想，感覺似熟悉又陌生。

「怎麼搞的？我不是換掉了他的Ferrari跑車嗎？我知道他喜歡開快車，所以才換輛ＧＥＮ－2給他，怎麼會這樣？」

卜哥一拳打在牆壁上宣洩內心的怒火，無法理解他的神機妙算，竟敗給了李想的彆扭和固執。

「紫怡，我想進去看看李想。」李卜心裡火急火燎，愛子之心顯露無疑。

我領著卜哥和張虎走進加護病房，來到李想的身邊，。加護病房裡盡是電子儀器尖銳而單調的嘟嘟聲，夾雜呼吸器煩囂的打氣聲，還有沉重的呼吸聲，形成了令人神經緊繃至極的交響樂。

電子儀器的每一個音符都牽動著大家的脈搏，猶如千斤重鉛塊製成的音符，和大家的心臟扣在一起。

我左手輕輕握住李想的手，右手則繼續撫摸著李想的頭顱。

我突然發現到，李想靈魂出竅了，他內心充滿戰鬥復仇的獸性，我不禁打

了個哆嗦。

我觸摸到的訊息是，事情終於曝光了。

我全身顫抖著，嚇得鬆開了握住李想的手，還好卜哥在我身後撫摸著我的肩膀，我才恢復神識，緊張兮兮：「卜哥大事不妙了，李想他靈魂出竅了，他心中充滿了仇恨，尤其是衝著我來……」

卜哥站在我的身後，瞪大雙眼，我看了卜哥一眼，對著張虎說：「阿虎，你幫我一個忙……」

卜哥深深歎了一口氣：「都快23年了！不可能，一個嬰孩才六個月大，到底是什麼理由又浮現出來？怎麼搞的，不是說在海馬廻燒毀了記憶圖片之後，就永遠不復存在了嗎？阿虎，這怎麼搞的？！」

我心中也有相同的疑問，我有一千萬個不明白，為什麼燒毀的記憶圖片又會重組。

我凝望著張虎，張虎卻閃躲我的眼神。

「師父、師母……我也不懂，當年我在神經病院，鬼金羊王霸說我有天賦，可以修煉這個燒毀記憶的功夫……師母，當時您也在神經病院，您是知道的，鬼金羊王霸瘋瘋癲癲的教授我，而全無解釋，所以我也不明白為何如此？」張虎看來也是一臉疑惑，摸不著頭腦。

卜哥搖頭歎息：「算了，我自己已經不懂如何教導這孩子。他三歲前，我們燒毀了他的記憶圖片一次，今天就多燒毀一次吧！但難保他的記憶又會自動修復……」

「阿虎，由於李想他腦殼戰鬥中心凸起，表示他這個部位很活躍，但他的幽默部位、快樂中心、還有愛心中心的腦殼都平平的，我用手觸摸時，又無電流感應……」

我的胸悶得火辣辣，難倒我們平時對他的愛，還不夠嗎？

「紫怡，你想到什麼？」卜哥緊張地握住我的手。

「阿虎，他現在極可能靈魂出竅，而你可以用功力震碎他的額葉部份，那

麼他可能從此就沒有暴力傾向了……」我靈感突發，詢問張虎的意見。乾脆就趁現在一勞永逸。

「師母，據鬼金羊王霸告訴我和秦壽，在１９４０年的時候，任何人只要做了額葉切除手術，任何一種精神病都能得到改善。當時一共有一萬個人接受過這種手術，本來很有攻擊性的，都變得很安靜。

王霸說過，只要將靈力從眼球上方的頭骨鑽進去，運起內功，將所有的神經纖維震碎即可，不過，這個人很可能將會成為一個沒有感覺的人……成功率只有一半，而且，還發生過這種事：被切除額葉的精神病患，最後將當年做額葉手術最著名的醫生給殺掉……」

張虎言之鑿鑿地說，耳聰目明的他還引經據典。

「阿虎，你還是尋找他童年的記憶圖片，將之燒毀吧！將來的事，將來才

算吧！」

卜哥握住我的手，他雙眼看著我，我已經沒有了主意，還是定吧！

我緩緩點頭，張虎將額頭緊貼著包得像木乃伊李想的額頭……

——我是不是該對你絕望了？對你，我已經無能為力了！

聽從卜哥的決

張紫怡從夢中驚醒，彈坐了起來，她喘著氣，望著躺在病床上的李想。

李想不知何故，吐出一口鮮血後就昏迷不醒，她心裡現在好擔心。

醫生說李想的心臟不明原因停止跳動過，血液中二氧化碳不正常地升高，需要繼續留院觀察。

突然，紫怡的手被另一隻冰冰冷冷的手緊緊握住。

「紫怡！紫怡！」原來是李卜，他用力緊抓著紫怡的手痛苦叫著：「我心口忽然好痛！好痛！」

過了一陣子，陣痛才雲消雲散。疼得火辣辣的李卜慢慢坐了起來，半躺在沙發頭靠椅背說：「奇怪，睡得好好的，怎會這樣？」

她說：「卜哥，我夢到6年前，李想在怡保連環車禍的記憶，我心理很不舒服……」

「怎麼會這樣？……我也夢到6年前李想在怡保發生車禍後，是張虎幫他……」李卜附和說，大家心照不宣。

「卜哥，我們倆都做了相同的夢……萬物都有徵兆……」

兩人心有靈犀一點通。當下李卜全無睡意，不知所以然的又回想到：當時自己替司徒超仁起卦之後，又替李想卜卦的一支籤，不小心掉落到地上，彈了三下，鑽進桌下的怪異事件【註1】……

李卜一生中少有靈異事件，那一次的事讓李卜不得不相信司徒超仁未來的潛力【註2】，也使得他知道，即使李想有精神分裂症，但也得準備將玄門正宗交給他繼承。

這是天意，天意不可違也。

李卜的確不想承認這支卦象的啟示，這時，李卜的心口又悶悶作痛起來……

張紫怡取來張虎到醫院時送他們的礦泉水。

打開了蓋子，她聞到一股香氣，喝了一口，心中覺得無比清涼，她將水瓶遞給了李卜，李卜也喝了一口，精神才緩和了下來。

【註1&2】請參閱《神棍》第二集之第一部份：〈前因後果〉

【第三章】

司徒超仁來到18層樓高的「麗花宮」才恍然大悟。

站在偷情賓館的大廳門口，他用力吸了一口冰涼空氣，即通過自動開關的大門走入賓館內，瞻前顧後、左顧右盼的走向酒店廳堂的服務櫃檯。

酒店金碧輝煌，其裝潢與擺設與李卜的豪宅比較，有過之而不及。

整個空間充滿了奢華的品味設計，這裡應該算是迎賓廳吧，腳下地板全是用白色大理石所鋪置而成，角落放了修剪過的獨具特色盆栽。兩旁牆上都是白色石雕，中間的玻璃桌上，放了許多琉璃花瓶，花瓶裡插著粉紅色的玫瑰花，再配上背後紫黑色大理石的背景，顯得特別高雅。

而由深棕色檀木所製成的巨大屏風，則把大廳隔成了許多有氣氛的小隔間，每一間都獨具特色。坐起來非常舒適的深紅色沙發上，放著幾個別緻的小抱枕，而沙發背後布景則是鑲金雕花設計，天花板上點綴著許多微弱淡黃色的燈光，讓氣氛柔和了許多，低調而優雅的設計融入其中。

「哇！這個大廳也太豪華了點吧……」超仁看得目瞪口呆，猶如來到了閬苑仙境。

他走向了櫃台。

「先生您好，請問您是要休息還是住宿？」櫃檯小姐親切詢問。

「我要叫……我要找張虎……」超仁靦腆的回答。

「請問，您就是司徒超仁先生，對嗎？」櫃檯小姐以一種服務至上的語氣問。

「我是……」渾渾噩噩的超人搔搔頭髮，想要自我介紹。

「好的，請您稍等一下。」小姐處理了一下電腦，拿了一張感應式卡片和一瓶礦泉水

遞給超仁，卡片標明是６０５號房。

「小姐，請問……這是做什麼？」司徒超仁滿腹疑惑，對這一切安排感到渾身不自在。

「是張虎先生吩咐我，如果有一位叫司徒超仁的人找他，就開一間房間給他。」小姐保持一貫的笑容可掬回答。

「小姐，不好意思，我是有很重要的是要找張虎，張虎在哪……」超仁還是想再三確認。

「司徒先生，真的不好意思，張虎先生只是這樣吩咐我。如果有什麼疑問，麻煩請您直接聯絡張虎先生。」

而超仁也不好意思再問下去，於是就直接拿著鑰匙和礦泉水上去飯店房間了。

超仁經過酒店吧台時，全副注意力灌注在一位穿著黑色深Ｖ領毛衣的辣妹。皓齒蛾眉

的辣妹嫣然一笑，從上到下打量著超仁，不自覺的撥弄長長的金黃色捲髮，用挑逗的眼神不斷給予暗示，讓從未對女性「深入瞭解」的超仁異常興奮。

天使和惡魔激戰過後，超仁鼓起勇氣走上前去，「擴大人際關係」。

超仁伸出友誼之手，正要自我介紹之時，辣妹遞過一個印有熱辣辣紅色唇印的酒杯給超仁。不知所措的超仁接過酒杯，偷瞄辣妹幾乎低到腰間的V字領，發覺辣妹的胸部激凸，確定沒穿內在美，這讓他的「小超人」搭起了激情的帳篷。

被辣妹電得神不守舍的超仁，吞了幾口鹹濕口水，舉起辣妹的酒杯喝下幾口黃湯，這個時候，辣妹把臉貼在超仁耳邊，吹了一口溫溫柔柔的氣。

「不要忘了605的張虎……」

辣妹說完話，一轉身就走出酒店大廳。

超仁感到驚駭莫名，被煞到心臟衰弱，整個過程猶如坐過山車那樣。他吸了一口深深的氣，就帶著百思不解的心情，搭電梯上到六樓。

■

到了六樓，電梯門打開了，這次看到的是一條又長又時尚，燈光昏暗的走道，不同顏色的霓虹燈一圈一圈環繞著走道，加上所播放的薩克斯風音樂，讓人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

「哇！連走道都打造得像充滿神秘色彩的時光隧道一樣，讓人在還沒進房間以前，就能感受到『偷情』的興奮感了，真的讓人『凍未條』啊！如果剛才有那個辣妹陪伴，就更加的……」暗爽的超仁一邊讚嘆著，一邊尋找著自己的房間。

「601……602……603……」超仁順著門房號碼不斷摸索。

「605！將將將！找到了！就是這一間！」

超仁拿出櫃台小姐給的卡片，放在感應器上。「嗶嗶……卡喳！」門鎖應聲而開。

超仁扭開門鎖走了進去，裡面是一片黑暗，但當他把卡片插進房間裡的感應裝置時，燈光頓時亮了起來，超仁對映入眼簾的景象感到不可思議。他頭腦當機，看得目瞪口呆，

說不出話來……

也許這是人類面對心目中的完美藝術時，會有的共同反應吧？！

房間裡面的擺設，真的是非常高級，而且非常有氣氛，房間設施接近完美，讓你無法再提出任何的苛求。浴室的大按摩浴缸可以讓你深深地浸泡其中，從大落地窗看出去，搭配著如夢似的風景，視野是超乎想像的迷人，這個地方就如同是佇立在凡塵中的仙境一般。

「哇！這裡真是成人的秘密花園啊！」超仁感嘆的說，但，此刻超仁的心情並無心欣賞。

接著超仁看到房間裡那張深紅色的大水床，他沿著水床邊緣，用手順勢摸著床單上柔軟的毛料。

體型龐大的他慢慢坐在浮動的床墊上，不停拼命的搖啊搖，感受水床的韌性。搖久了有一點暈船的感覺。

玩累了，他拿起手機，撥通了張虎的電話，但張虎沒接電話，此時，超仁那種痛苦的

感覺又湧上來了，感覺更加的抑鬱煩悶……

「媽的！我現在到底該怎麼辦呢？」超仁煩悶的問著自己。

「張虎要我到這家超級偷情汽車旅館裡，到底有什麼目的？」

這個時候，超仁的心空空蕩蕩，靈魂又被綁架。他有一點擔心張虎借這個機會誘姦他，那麼他多年來辛辛苦苦保持的處男身，就毀於一旦。可是，他又覺得在生死關頭疑神疑鬼，是一件很荒謬的事。

他無意識地躺在床鋪上，頓感失落。疲累又空虛的他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躺在這裡等張虎。

當思緒停止轉動的時候，他回想著在醫院，張虎對他說的那一番話。

【司徒超仁車禍後的回憶】

■

「張虎，怎麼會是你？」司徒超仁驚訝地問，他的下巴好像即將掉到胸部。

張虎老神在在：「超仁，你先冷靜聽我說。是我假裝醉酒駕車，故意應驗你第三個劫，讓你的野獸跑出來。」

「你……你……我……我……幹你娘勒！我跟你有什麼切骨之仇……你……你他媽的要這樣害我！」超仁氣得七竅生煙，差點說不出話來。

張虎卻瞪圓虎目，態度老氣橫秋，有恃無恐的說：

「李卜的文王卦向來第一神準，天底下沒有多少位卜文王卦的，能有這份功力！6年前，你在馬來西亞怡保椰殼洞出車禍，現場的連環車禍發生爆炸，只有你和李想沒死。李想受了重傷，而你那時只是很怪地受了輕傷，沒

內出血，連醫生也摸不著頭腦，只是昏迷了一個星期。那時張紫怡握住李想的手，發現他的靈魂出竅，而李想的神識一直想擺脫一個胖子了李想的記憶系統，於是我進入

「張虎，你到底在說什麼？為什麼我完全沒有記憶？」超仁愈聽愈震撼，全身緊繃，心中冒起更多大大小小的疑問。

「那時候，我還在李想的頭腦額葉部份，看到李想的幻覺，我看到李想被你胸口一股吸力扯進了你的胸部！」張虎露出一臉陰鬱的表情，用食指杵著超仁的胸部。

張虎停頓了一會，一臉便秘的表情繼續說：

「那時候，我暗戀張紫怡，對李卜崇拜得五體投地，想當個全職的術數師父，所以我將李想的幻覺跟李卜說了，於是……」

聽到這裡超仁感到晴天霹靂，眼神透著恐懼，心裡發毛，第六感告訴他，張虎說的都是真的。他現在開始漸漸有了頭緒，瞭解為什麼自從李想進入了

他的海馬廻之後，他時不時會在夢中看到李想遺失的記憶。

張虎嘆了一口氣，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於是，張紫怡與李卜到病房看你，張紫怡握住你的手，感應你的神識靈覺，她感應到你就是李想，李想就是你，所以她又派我進入你的腦部，看一看為什麼會這樣……」

「我是李想，李想是我……我不是怪物……到底怎麼了……」超仁用怪里怪氣的論調不斷的碎碎念。

「那時候，我也感到很奇怪，後來張紫怡對著你的頭顱摸得很詳盡，她發現你有很嚴重的憂鬱癥，你的快樂中心暗淡無光，生命中像是失去了一股力量。紫怡將摸到的訊息磁場告訴了李卜，李卜幫你起了一支卦，發現你心中沉睡的強大力量，需要經過三道浩劫，每個浩劫都幾乎要了你的命，但你又會安然無恙……」

張虎說得怯聲怯氣，他也有一種切膚之痛。

超仁嚅嚅地說：「那……怡保車禍是第一個劫……」

張虎點一點頭。

超仁驚訝想起他第一次遇到張虎，他說：「我在慈靈官看你現場拍攝《不可思議》節目，現場表演驅鬼時，我被流氓攻擊，是第二個浩劫……」【註】

張虎的表情已經解釋了一切。隨後張虎又以一種氣吞山河的聲量，篤定回答：

「我要激發出你的靈力，所以刻意製造第三個浩劫，希望能呼喚出你的力量……因為時機已經到了，尤其是你們的烏鴉行動，取得空前的成功！」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虎口餘生的超仁渾身哆嗦，眼球漲得通紅。

他欲哭無淚，幾乎崩潰，已經無法再承受任何任何刺激。

同時，他更嗔怪張虎把僅存的一點幸運都搶走。

「李卜當時還幫你多起一支卦，他發現你擁有吞噬他人生命的野獸力

【註】請看《神棍》第二集之第一部份〈前因後果〉

量……而你命格能幫助一代教主清除障礙，李卜一直覬覦教主的頭銜，不過他獨木難支，因為他沒有神通！於是他想到利用你，開始佈局控制你，而因此不通知你的親人，你的醫療費完全由他負起，並且派了我來，清除你昏迷中所有的記憶！」

謎底到了這一刻，終於被攤開。不為人知的那一幕，顯出了模糊的輪廓。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你不是幫李卜的嗎？你有什麼意圖？」超仁睥睨著居心叵測的張虎，對他的動機百思不解。

張虎緩緩嘆了一口氣，眼眶的淚水幾乎奪目而出，他強忍著，又緩緩吐出一口氣。

「我跟隨李卜多年了，在他眼中，我只不過是他的棋子或走狗。」

張虎說了這句話，停下來看著超仁，兩人交換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淒涼眼神。

「李卜是個神棍，他在江湖地位屹立不倒這麼多年，當然卜卦確實靈驗，

不過他是騙棍，他只是利用人類的恐懼心理，詐，財，騙，色……他靠著老婆的手通靈力，看了很多人內心的世界。

他看出我有清洗他人記憶的神通技能，所以他搞其他女人之後，就吩咐我清洗她們的記憶……我表面是通靈大師，實質根本是騙人的。我既不能看到鬼，也無法跟靈界溝通。我只不過是幫李卜做奴隸，暗中替賣主清洗對方的記憶，洗掉他們不應該知道的記憶。李卜看中了這點，用我這個神通幫助很多有錢人……」

張虎垂頭喪氣地說，像是做臨死前的最後告白，徹頭徹尾沒有半分言不由衷。

耳軟心活的超仁心裡撲咚撲咚跳個不停，臉色發青，一時不知該如何回話。

「當年我進了精神病院，是一位叫王霸的人，開發了我的神通感應能力。」

張虎一邊說，一邊將臉貼近超仁，緩緩用食指杵著超仁胸口繼續說：

「據李卜當年起的卦，你出院後7天之內，力量就出現，而力量的源頭就在你的胸部。」

超仁聽了張虎的敘述，不知覺摸一摸自己的心口。

「你的力量一旦出現，若不懂駕馭，哼！你命不久矣……」在這關鍵時刻，張虎煞有其事的臆測。

他運用了李卜的江湖口訣，操縱著他人的恐懼。

「沒人知道如何駕馭你的神通念力，只有我們在精神病院接受過訓練的，才知道如何駕馭這股神秘的力量。我需要你的幫忙，我想成立影子秘密組織。」張虎額上爆出青筋，露出圓滑的笑容。

「什麼『影子』？我完全不懂你說什麼？」六神無主的超仁問。

張虎又說：

「『影子』就如同李卜搞出來的『烏鴉』。」

「如果你不相信，7天後，你一旦看到你的野獸力量出現時，你將會有翻天覆地的大改變。打電話給我！記得，李卜也會知道這是你的第三個浩劫，同樣的他也會找你。要記得，李卜老謀深算，他是城府極深的人，只不過想要利用你罷了，你是鬥不過他的！他一直在等瓜熟蒂落的那一天。最好，你能先聯絡我。」

張虎再三叮嚀。在這個與李卜相互掣肘的拉鋸戰裡頭，他延頸企踵，就盼能夠收納超仁這個王牌到手，繼而扭轉乾坤。

超仁雙手抓頭，大嚷著：「啊……我很煩！我很亂！我很累！你給我滾出去！」

張虎的出現，攪亂了超仁的思緒，他又不自覺地摸一摸自己的心口。

超仁感覺心情煩悶，想起那些咄咄怪事，就覺得怪堵心的。

他想著想著，嗅到握在右手裡的礦泉水所散發出的撲鼻香氣，這個香氣沒有言語能夠形容。他打開蓋子，喝了一口。

過了不久，所有眼前的景象似乎都疊上了多層的影子。

漸漸的，他又進入了夢鄉之中……

【第四章】

【李想遺失的記憶7】

恍惚之中，我感覺有幾股銳不可當的氣流，在頭蓋骨裡橫衝直撞，令我的頭嗡嗡作響，頭也一時大一時小。

這股在裡頭四處奔騰的氣流，逐漸形成一個強烈旋轉的氣旋，其外形就好像一個巨大的漏斗，是一個猛烈旋轉著的圓形空氣柱，不斷地往頭外鑽，欲破

那一種聲勢，就好像古代在戰場中衝鋒陷陣的萬馬千軍。

頭蓋骨負荷不了，旋轉速度驚人的圓形空氣柱以翻江倒海的氣流把頭骨破開。

頭骨破開後，氣流也就煙消雲散。頭骨裡面是一片充滿叢林氣息的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裡埋了一顆小種子，以一種破竹之勢快速成長，變成了一棵聳立雲霄的千年老樹。這個時候，一雙粗暴的手拿著鋸子鋸著千年老樹，瞬時火光沖天，發出咔吱咔吱的噪音，不斷摩擦著我的神經。

一種身不由己的感覺，令我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突然，一絲微光之後，左眼傳來微癢的感覺——不，應該是說，有點針刺的感覺。

接著，右眼又像被針刺了一下。

我感覺雙眼與我的意識分離了，而我的意識又和自己的身體分離了。

現在是眼睛、身體、意識三者都彷彿被隔離在三個不同的空間，都不在我的指揮之下。

瞬間，我再回到嘟嘟聲響的房間，又看到一個人躺在手術床上，四個青袍人團團圍著他。

我知道躺在手術床上的人與我關係非比尋常，好像在哪兒見過他，我感覺他與我相熟。

我繞過四個人，對四周環境的感覺開始愈來愈弱。我發現自己現在的動作比以前流暢了許多。

從我飄忽流暢的動作，對比手術室內那些人的動作，他們每個動作與步伐都像一格一格的移動，他們說話也非常刻意與僵硬，像是電力不足的機器

人。

最不可思議的是，我覺得自己沒有了身體的束縛，輕飄飄的一開始我有些害怕，接著，我開始喜歡上這種感覺。我心念一動，不如飄浮到天花板，看看躺在手術床上的人是誰。說時遲那時快，一轉念的瞬間，我整個人已飄浮了起來。終於——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手術床上的「他」，眼眶裡空蕩蕩的沒有眼珠，口腔裡塞了一輛型號為５８４義大利的法拉利跑車，螢光色的車身閃爍發亮著。

跑車的引擎轟隆轟隆作響，輪子轉動不停，排氣管開始冒火，而且夾帶放炮聲和滾滾濃煙。

……我微弱的感受到這位沒有眼珠的病人，身體內有我的意識在運作。

如果我與他有關係的話，到底又是什麼關係呢？

我突發奇想，如果他是我的話，現在的他與現在的我，到底哪個才是真我呢？

我就是我，我不是其他人，我正在觀察他目前所經歷的一切，我念念相續，沒有一刻停止思慮，但每個思慮又像無法串聯起來。

如果他真的是我，那麼我現在就是一個既獨立但又不自主的我，與躺著的我（他）分離出來了——有一股強烈的感覺這樣告訴我。

我慢慢縮小，身體又像回到襁褓之中，耳邊有細碎的叮噹音樂聲。

這個時候，我的笑牽動著大人的心，一個女人，不！好像是張紫怡，她不斷逗著我玩：「安辜辜辜……安辜辜辜……」

我看著這畫面，感動得不得了，我告訴自己，我會記得要乖乖乖乖，我一定乖乖，我不要哭哭，我要奶奶，我要喝奶奶……請你們多點關心我，請你們多疼疼我……

又回到靜止的片刻，切斷了我的意識流，切斷了我能知道、能觀察、能感受、能意識的一切，與我所認知、所觀察、所感受的所有。我又消失了……

這裡徹底的安靜！

不！當我「能知」消失之後，就像全城的燈火一起熄滅，感覺上就是全世界都突然消失在黑暗裡！

■

■

■

■

司徒超仁想掙扎起身，接著，他在意識昏迷之中，看到五彩光明，光明中慢慢顯現一團類似人形的迷霧，踏著七色雲彩飄來他的面前，環抱著他的頭顱，他們倆額頭對著額頭……

超仁又看見了另一幅畫面：

「李想會再一次破相嗎？」我的心簡直沉到地核內部，悵然若失的問。

我斜眼看到張虎坐在副駕駛座，他的呼吸像是幾乎停止，唾液哽在喉嚨間，不上不下。

我雙手不自覺更用力握住S600賓士的方向盤。

我很喜歡開豪華房車的感覺，我還覺得，坐在自己的駕駛座上，就是唯一可以不必偽裝的片刻，因為車內都是自己人。

紫怡坐在後座，後視鏡是我能看她表情而彼此溝通的橋樑，她選擇讓張虎坐在我的旁邊，在現階段，我們決定最好彼此的心都能保持一段很舒服的距離。

紫怡捂著嘴，想擺脫什麼似的搖一搖頭，她心頭兀自突突地跳。

她滿懷心事的望著車窗外迅速倒退的景物，還有一張倒映在車窗上五味雜

陳的臉孔。

「看到李想被包紮得像木乃伊，我心裡很疼，很難過……」張紫怡在後座哽咽地說。

我靜靜聽著……說不出任何話，腦中一片混亂。

「醫生說，他的頭蓋骨有三寸裂痕，一片爆裂的碎片插在左腦。不幸中之大幸的是，血從耳朵流了出來，因此腦殼中沒有積血，否則會更麻煩。在猛烈撞擊下，眼窩、顴骨、上下顎都有裂痕。右邊臉頰下陷，臉部全都移位了……雙腿還有五六處骨折。」

大家都噤若寒蟬，聽著紫怡巨細靡遺的述說。

車內只剩下嗡嗡的引擎聲，和特別沉重的呼吸聲，使氣氛更加凝重無比。

狹小空間內的空氣負離子稀溜溜，能量指數歸零。

「第一階段手術是清除了腦部的碎片，醫生才將李想的眼球掏出……」紫怡悲愴不已，再也無法把話說完。

眼淚決堤後的她不時抽泣，充沛的淚水如維多利亞瀑布疾流。

我注意到，連張虎這種陽剛氣味濃厚的堂堂男子漢，也打了多個哆嗦，身體顫動著，不斷調整呼吸。

我聽得掌心冒汗，頭髮豎直。

我從照後鏡看到紫怡緊閉上雙眼沉浸在愁緒中，嘴唇發白不停抖動著……

紫怡無限感慨，搖一搖頭嘆了一口氣，繼續說：「……醫生從口腔伸入鐵板鞏固頰骨，用螺栓將碎骨連接起來……」（李想的感想：我明白了，為什麼我口中塞了一輛型號為５８４義大利的法拉利跑車，螢光色的車身閃爍發亮著。）

紫怡說到這裡，又再無法繼續說下去了，哭得稀哩嘩啦。

「唉，這孩子……」事已至此，我感到唏噓，嗟歎不已。

「師母，我估計李想需要時間復原。２００９年英國有一名４１歲的男

子，被流氓用鐵錘砸碎了臉頰，醫生也是用相同的手法，使他回復原來的樣貌，而且不留痕跡。」張虎舉出他所讀過的新聞，用事實與證據給予的安慰是最強的——「而且，李想的主治醫生在醫學界也赫赫有名，手術的成功率是業界最高。」

「醫生說，可能需要三年的時間才能康復……咳……」紫一清喉嚨。

「如果老天有眼，要是他能走動，就送他回臺灣。紫怡，就傳承給比較可靠的弟子！」

我知道自己說話的語氣中充斥著無可奈何。

我滿懷心事，父母當年的話言猶在耳。

記起父母告訴過我，出生時老和尚曾經賜名「放」字。因此，我原名叫李放——「放下」的「放」。

但我知道自己並不是容易放棄、放下的人，年少時又因為迷上算命等術數，因此擅自改名為「方」，是「方術」的「方」，意表我終將成為方術大師。

我耗費大量金錢與精神投入方術之學，直到自己開課收徒，自己行走江湖，也打出了一定的名聲，並創立了「玄門正宗」。

後來，我卻因為一次突如其來的意外事故而離開臺灣，帶著張紫怡以及金漢堂的老大程超國，來到馬來西亞。

「紫怡，要是李想好了之後，就先跟你學『手藝』。我看他沒什麼理想，還是繼承咱們的『玄門正宗』吧！」——其實這是我極不願意看到的局面。

我多麼希望自己的兒子未來是「師字輩」的精英，不是工程師就是律師或建築師，再不然就當個醫生，或者企業家、金融機構的ＣＥＯ也無所謂。

現在搞成這樣，也沒什麼法子。

誰叫李想他沒出息？

「唬……唬……唬……」

汗流浹背的李想趴在床上，發出困獸般的悶哼之聲。

他慢慢伸直雙爪，抓住床頭，如禽獸擇偶失敗那樣憤怒低吼：「臭屁，我李想會怕你？我倒要看誰怕誰？」

李想緊閉雙目，企圖打開他的天眼通。

可是他只看到很多繽紛的光彩交織著。他繼續用力專注，眉心隱隱有些發痛，但他的靈眼還是無法穿過光彩網。

接著，他額頭溢出汗水，全身顫抖著，一個翻筋斗，站穩了腳步，高喊：「戰鬥勝——佛……」話聲未落，他便向前仆倒，碰一聲，李想一个踉蹌趴個狗吃屎。

只見李想狼狽趴在地上繼續顫抖著，並發出撕心裂肺的呻吟聲。

出奇的是，李卜與張紫怡依然昏睡著，全然不曉得病房內李想不尋常又痛苦的舉止。

李想用力睜開雙眼看著門口，咔嚓一聲，一個熟悉的身形推門而入，接著有一個瘦巴巴的人跟在那人的身後。

……李想看到門口有七色光彩交織著，接著他心神紊亂，歪著頭張著嘴，露出了發白乾裂的舌頭不斷喘氣。

此時，許多3D立體圖片不規則的出現，像蜘蛛網般交織在房間內……

瘦巴巴的人鄭重宣佈：「這就是我用靈力，將大家的記憶圖片交織在一起的效果了！有星日馬李忠在『麗花宮』牽引他的神識到這裡看『電影』即可了……呵呵呵。」

李想用盡力氣站了起來，他想睜大雙眼看清楚眼前的一切，瘦巴巴的人走到李想跟前，好像主人摸寵物那樣摸著李想的頭髮：「李想，乖……」

李想頓覺得眼睛一陣刺痛，想是被強光照射著，他無法睜眼，接著他覺察到一隻乾涸

的手掌撫摸著他的頭顱，不斷地磨蹭，感覺像被性騷擾。

李想慌張地用力推開這隻手，霎時他像觸電般，腦海有一片又一片的記憶圖片浮現出來……

他後退了好幾步，幾乎失去重心跌個四腳朝天，但總算是勉強穩住腳跟，真的險象環生。

李想的眼神放射出駭人的輻射咆哮：「別碰我！」

「你看到什麼嗎？」瘦巴巴的人歪著嘴角陰陰笑。

李想深呼吸了幾次，眼前景物猶如隨著攝影機光圈被調大，而慢慢變得清楚了。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瘦巴巴的老人，而站在老人斜後面的，竟然是與李家淵源極深的張虎。李想的虎軀顫抖不已，他用眼角掃視病房內四周，看到李卜與張紫怡在沙發上睡得像死豬一樣。

老人蹣跚走近李想一步，詫愕的李想不自覺後退一步，他伸手在床頭上隨手抓起一個瓷杯，握著手柄作勢要丟過去。

他那還保持著「從未失誤」記錄的第六感告訴他，張虎與瘦巴巴的且自己的父母昏睡就是他們倆做的好事。

老人用右手比劍指，悶哼一聲：「去！」李想手上瓷杯應聲而碎，揚的落了一地。

「能夠用精神力量改變物質形態的，才，叫，做，神，通！」

老人微笑地看著他，字裡行間充滿五行的磁力。停格的李想目瞪口的雙腳釘死在地板上，心臟好似跳著火熱的巴西桑巴舞。

李想迅速恢復神識，他雙手舉起身前的一張椅子高舉過頭，而老人空氣中一捉，悶哼：「著！」李想手中的椅子便像被一股強大的吸力扯的手中，可是老人只用他的左手尾指支撐著整張椅子。

李想心裡無比震驚，嘴巴張得更大，全身顫抖不已，一個念頭湧上心頭——「這廝想殺我，簡直易如反掌！」

目前的局勢是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李想現在也只是螳臂當車。

老人和張虎同時露出既得意又勝利的神情，這一切都是他們預料中事。

老人輕鬆地微微一笑，李想被他那詭異的笑意搞的心煩意亂。

李想心氣一急，打個哆嗦，腦中一片空白，一個翻身筋斗，站穩身子，正想高喊一句：「戰鬥勝佛重臨人間……」但老人後發先至，用右手按住李想的頂輪。

李想全身癱瘓跪倒在地，陷入昏迷之中。

看來他的「戰鬥勝佛」尚未出現，便已經被老人的右手按得消失無蹤了。

他想藉助精神分裂的「戰鬥勝佛」顯身，可惜，在老人面前根本是無用武之地。

李想像孫悟空被觀世音收服，無法自主又進入了他遺失的記憶中……

「乖，李想，慢慢享受接下來更精彩的回憶吧！」老人嘴角上揚著。

【第五章】

【李想遺失的記憶8】

天花板再度裂開，那陣旋律相同、似有還無的音樂又響起。一道彩虹從天而降，一個身段苗條的女人站在彩虹上，女人背後有刺眼的五色神光。

這個女人笑嘻嘻地向我招手——這次我看清楚了，她酷似我老媽子張紫怡，我認得她的胸型。

她躺在弧形的彩虹道上，張開雙腿……

我張惶失措，不知道要不要繼續看下去，即使她的陰道和我有革命情懷，

不過她是我媽耶！

突然，一陣天旋地轉，我像被龍捲風捲起，又落到一片濕濕濺濺的沼澤地。

這裡是很黑很暗的洞窟，只有微弱的光線從地下一個小小泉眼透出。

洞窟裡的水愈來愈多，漸漸淹過了我的身體，我想高喊救命，可是嘴巴一張開——咕嚕咕嚕，液體便迅速灌進我的口中，順著食道，湧入胃部。

我慢慢捲縮起身體，感覺自己正慢慢縮小。

不知過了多久，我曾經計算過，肯定有九個月以上……

突然，地下的泉眼張開，我隨著洞窟內的水，嘩啦嘩啦地滑了出去。

我慢慢站起來，看見一雙女人的腳，分開來跨在婦產床腳蹬上。

她腹部高聳，雖然我無法看清楚她的相貌，但我感覺到她就給我的感覺既熟悉又親切，但此刻似乎又有點疏遠陌生。

她也是站在彩虹上的那個女人，背後透著同樣刺眼的五彩神光——穿著青袍的醫生往她的會陰輕巧又迅速割了一刀，鮮血淌出來的同時，小孩的頭也出來了。

她用力推擠，小孩滑進醫生的雙手裡……

醫生熟練地抱起小孩，紫色的皮膚漸漸變紅。

接著，醫生拍拍小孩的屁股，讓小孩受到刺激急促的哇哇大哭，小孩哭的時候打開隔膜，這有利於肺泡的張開和氣體交換。

「恭喜，小小的男子漢出生了！」我看到護士綁緊臍帶，然後剪斷。

這是我，這是我！

我感到一陣喜悅，像是獲得重生一樣——我出生了！我興奮地手舞足蹈……

轟隆一聲，我被一股吸力扯入另外一個空間。

這一次，看到老媽子張紫怡抱住我：「寶寶乖，媽媽抱你去洗澡喔……」

我心裡好溫暖，感覺得到母子情深。

她正脫去我的上衣，卻突然發出殺豬般的慘叫。

張紫怡把我摔倒地上，並指著我的胸口的一塊肉瘤。

這一塊不尋常的肉瘤，從一個不斷溢出膿血的傷口長出來，有兩個馬鈴薯那麼大。

我還來不及看清楚畫面，突然我被狂風一吹，又飄到響著嘟嘟嘟聲的房間裡面……

我看到我躺在手術台上，一位穿青袍的醫生切除我胸部的那塊肉瘤，接著醫生將肉瘤放在助理護士手中一個圓盤上。

助理護士瞥了一眼，接著她發出震天刺耳的慘叫聲，她圓盤也拿不穩。肉瘤隨著圓盤跌在地上，她立刻轉過身子，跌跌撞撞往後退，口，一溜煙就蒸發於手術室。

護士還不小心撞倒了放手術工具的推車，所有的手術工具都隨著推車散落在地，叮噹叮噹聲響個不停。

她猛力推開手術門，哭喊跪倒在樓層的櫃檯，不停地嘔吐，把之前所吃的麥記快餐通通都嘔了出來。

青袍醫生看了肉瘤也後退了數步，當場進行自我催眠：「沒事沒事！冷靜冷靜！現在要保持鎮定，深呼吸、深呼吸，千萬要記得我是醫生，我現在在手術室內……」

青袍醫生下了判斷，他暫時將肉瘤擱置一旁，全心全意地搶救著我。

我要看清楚，到底醫生從我的胸部挖出怎樣的肉瘤。

我看到，靜靜躺在地上的肉瘤，就像一個血淋淋但沒有頭蓋骨的頭顱……而肉瘤不但有不斷眨著的大小眼，沒有鼻子，只有一張不斷開合的嘴巴，嘴巴內還有兩排隱泛寒光近似鯊魚般的利齒……

「分開了，分開了……終於分開了……」

我聽到同一個空間，傳來司徒超仁悽惶的聲音，但我看不到他的存在，如果他沒有發出這種聲音，我根本不知道同一個空間，有兩個人共同看到這一幕。

分開什麼？媽的，分開什麼？

我開始意識到自己真的被分開了，但分開什麼？我有一股不祥的感覺，我不由自主地看著地上的肉瘤，我聲音顫抖著喃喃道：「沒有分開，分開什麼……」

「不！不！這不是我，這不是我！」我想將這個怪物踩個稀巴爛，但我雙

腳對準怪物肉瘤跳起來、用力一踹時，地板竟然裂開一個大洞，直跌落一直跌落，不知道跌落了多深多久……

……轟隆一聲，我又被吸力扯入另外一個空間。

這一次，看到老媽子張紫怡抱住我，她竭力忍著眼中的淚水，放在嬰兒手推車上。

「媽，她是我媽……」司徒超仁驚慌的聲音又在房間響起……

「不！這個嬰兒應該是我，而那塊大小眼的肉瘤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我獰笑，指著躺在嬰兒車上的我說話。

老媽子神色恍惚的推著嬰兒車，她癡呆的眼神直視著前方，打開大門，我意識到不尋常的事情將會隆重登場……

我心裡發急，想阻止某件事的發生，便追了出去。但剛出房門，一道強烈

刺眼的陽光照射將我反彈回房間內，身體也冒出了濃煙，並散發出燒焦味。

我悲痛莫名，指著老媽子狂罵：

「妳這臭婆娘，妳生了我，又捨棄我！妳畜牲都不如，從今天起，我再也不認妳為母親！臭婆娘！我死了之後，沒人替妳慶祝母親節，更沒人替妳送終，如果我重生，我一定要想辦法折磨妳這臭婆娘至死！」

但她還是聽不到我憤怒中帶著哀求的叫喊。

「不！不！媽，千萬不要捨棄我，妳是我的親生母親啊！我不要做棄嬰……」

司徒超仁熟悉的聲音從空氣中響起，感覺上是嬰兒內在的聲音發出來，當這個聲音出現時，我又感覺到我是這個嬰兒的一小部份，而那個聲音又像是嬰兒獨立又自主的生命，他的聲音像是完整的生命……

如果嬰兒不是我，為何我又覺得自己是嬰兒的一部份呢？

而我呢？我去了哪裡？

但由嬰兒發出的聲音，我又確確實實感受到我已經不是嬰兒的一部份了……

我到底去了哪裡？

感覺上，我的軀體還是留在房間裡，但我的靈體依然看到老媽子推著嬰兒車走到繁忙的街道上。老媽子像下了最大的決心，加快腳步走進一家佳世客大賣場。

她步入嬰兒用品的部門，舉目看了四周一下，確定沒有人之後，就更小心翼翼地將嬰兒車推到一個角落。接著她假裝選看嬰兒用品，慢慢移動幾步，若無其事的離開嬰兒車遠一點。

她假裝很專心選看物品，但又鬼鬼祟祟的再離嬰兒車遠一點，當她再度確定四周沒有人注意到她時，她便頭也不回、加快腳步離開了嬰兒部門。當她走出大賣場後，竟然流露出異常興奮的模樣……

我像是隔著一個很遠的距離，看著與我相關但又不相關的畫面。

接著我一陣暈眩，眼前又陷入一片黑暗……

■ ■ ■

■ ■

司徒超仁躺在床上，緊閉的雙眼，也流下了兩行眼淚……

他一板一眼、一浮一沉的呼吸，每個呼氣都像沉載千年的怨氣往外吐盡，他心胸微微的紅光異常的跳動著。

接著，他呼吸聲慢慢的均勻。房中，一個叫星日馬李忠的神秘老人確定司徒超仁又進入了沉睡中，他才露出滿意的微笑，緩緩的閉上雙眼，繼續盤腿而坐。

【第六章】

【李想遺失的記憶9】

我又回到濕漉漉的沼澤地。

我沒有了任何感覺，因為我的心已死……

水在洞窟裡漸漸升高，水位已經到達我的胸口，每一口吸氣都達到極限。

水淹過了我的頭，我放棄了憋氣念頭。

我好想死，老天爺您可憐我，讓我溺斃在這洞窟裡吧……

我聽到微弱的「嘟……嘟……嘟……」聲音響起。

每嘟一聲，都間隔了很久很久，我意識又漸漸模糊不清……

嘩啦嘩啦，我像又從洞窟滑了出來……

我連站起來的力氣也沒有，乾脆躺在地上看著天花板。

我聽到嬰兒的哭叫聲，我知道我又出生了。

我聽到醫生吩咐護士說：「拿去清洗乾淨。」

他繼續說：「恭喜你們！」

我不想再多看這臭婆娘一眼，但我被房間內的喜悅氣氛感染到。

這時，我被一個熟悉的聲音吸引住。

我慢慢站起來，看到我的老爸李卜側坐在臭婆娘張紫怡的床邊，愛憐地握住她的手，撫摸著她的頭髮，他們倆滿臉洋溢著喜悅、幸福。

「騙子，無恥的神棍李卜，沒良心棄嬰的臭婆娘！」

我衝到李卜的面前，往他的左臉送了一記左勾拳。

接下來的事讓我震驚不已，我拳頭竟然像氣體般穿透了他的臉頰。我順著力道的去勢跌了一跤，以為自己會跌在臭婆娘的懷裡，但我也穿過她與床鋪，跌在地上。

我餘怒未消，想再站起來掐死他們。

這時，房門打開，護士抱住我進來。

李卜接過我，輕聲呼喚我的名字：「李想，李想，爸爸抱你，乖乖……」

我聽著自己的哭聲，驚訝得嘴巴不能合攏。

當李卜彎下身，將剛出生的我溫柔地放在張紫怡的手裡，她伸手抱住我，

將臉親密地貼近我的紅潤潤的臉頰時，一瞬間我看到自己心胸裡面空了一個洞。

「李想！」他們倆緊緊將我團團環抱著，我感受到自己和掌上明珠。

我閉上雙眼，嘴角很自然的向上彎，享受著當下的幸福與愛——我很幸福……

我感覺自己心口的空洞慢慢被填滿了，我低頭看著空洞逐漸修復……

突然，我開始察覺原來我已經死了。

但眼前的一幕，我又出生了！

死亡與出生像銀幣的兩面。

我的靈魂親眼看著自己的出生，也確實感受到自己的死亡……

看來，是離開人世的時候了……

死亡，就是靈魂離開人的臭皮囊，進入另外一個空間。

我再也無法主導自己的身體，感官系統對於外界的刺激，扯不上任何關係。

我思緒一片凌亂，好像思緒發生了連環車禍，全部都亂起。

哦！我記起來了，我終於記起來了……

我的自殘殺人計畫。

我開著ＧＥＮ-２，幾乎撞上大型卡車時，我本能地轉動方向盤……

我發生了嚴重的車禍。死亡是過渡，出生是苦難的開始。

我的記憶的圖像一格連貫著一格，在我面前重演著……

幹！我還沒死！

我覺得自己又被戲弄了。

感到全身肌肉麻痺，與疼痛相互交錯。

我開始感受到肌肉的僵硬，接著便失去平衡，癱瘓靠在牆壁上。

後來又恢復了神智，我體內的感官系統只剩下痛楚的感覺，痛就像烈火一樣燃燒著我每根神經，我全身皮膚都像裂開一樣……

嘿，你們這對賊父賤母，你們要的只是沒有任何自主權的我。

李想！你們完全不管在怡保車禍中生死未卜的我。

我已經不想再做長大後的李想，我一定要用自己的神識回到剛出生的我，我看到李卜抱住我，感覺好溫柔，好溫柔……

我希望自己的時間永遠永遠永遠永遠停格在這一刻……

雖然我的意識還是迷迷糊糊，但卻能感受到自己被包得像木乃伊一樣，全身無法動彈，我的呼吸很弱很弱很弱。

喉嚨以慢節奏悶哼著「呃……呃……呃……呃……」的呻吟……

我不是死了嗎？

——當時，我還不瞭解人性分成兩個部份，第一就是先天的「本性」，第二就是後天的「偽性」。不過當我明白這兩者的差別時，我已經成為舉足輕重，叱吒風雲的頭號人物了——

■ ■ ■ ■

■

秦壽氣急敗壞地匆匆走到天橋底下，老人緩緩睜開雙眼，悠然自得問：「秦壽，發生了什麼事？」

秦壽緊張得手心冒汗，嚅嚅地說：「師父，精神病院裡，有三個病人離開了……」

「唔……」老人若有所思沉吟著。沉默片刻後，他表情木然的嘆了一口氣繼續說：

「要來的，始終會來臨……」

【第七章】

【李想遺失的記憶10】

我慢慢從昏迷中甦醒，睜開眼睛後第一個浮現的念頭是：「我在哪裡？我不是死了嗎？」

我只有身處在飄忽空間的時候，才沒有任何肉體上的疼痛。

我多麼希望回到沒有身體觸覺的世界，當一個自由自在的阿飄也不賴。

現在，我雖然感到自己已經回到這個軀體上……

但身體每根神經與肌肉卻都開始折磨著我。

最令我痛苦的是臉頰、頭頂、雙腿……

我迷迷糊糊不能言語，度過兩個多星期，每一天只能眨著比較完美的左眼來回應老媽子。

虛度了兩個星期的光陰後，醫生才從我口中取走鐵板，「牙牙學語」的我好像「小北鼻」，依依呀呀了好幾天，才得以發出聲音。

第一個發音的詞不是「媽」，而是「幹」！

又過了三百多個小時的時光，我才從木乃伊進化成原來的我，但全身依然虛弱，連勃起都有心無力。

這狀況又維持六個多月，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日子，讓我深深體會到當一隻殘廢蠕蟲的滋味。

每一天，老媽子全天候陪伴在我的身邊，她不斷稱讚我很勇敢、求生意志很強。我經歷了一次頭部手術，緊接第二次的臉部顎固手術接駁手術。

據說，陸陸續續經過三次的手術後，第三次是雙腳

我雙腿被鋼鐵固定器穩住，而我回復知覺後，人有三急，當下的我犯了其中的不知道是哪一急？坐在輪椅上的我，根本分不清自己是肚子痛，還是尿急。那時老媽子剛好不在，我被逼著靠自己從輪椅上站起來，打算在沒有人攙扶的狀況下獨自去廁所解決。

我掙扎著，蹣跚緩慢的走了二十八步，一共耗費了三十分鐘的青春，還得忍住疼痛才走到幾步之遙的廁所，但在廁所門前，我嘩啦嘩啦尿尿齊流……

我拖著沾滿屎尿的褲子，來到洗手台前。我照著鏡子，看著自己的臉頰小心撫摸，還好只是下巴略歪向左邊半分，我個人覺得並不是很明顯，鼻子也略歪向左邊半分，也沒有影響我本來的容貌，真令我額手慶幸。

我頹廢的坐在馬桶上，低下頭看著同樣垂頭喪氣的影子——我不是哭，我不是在哭，我真的不是在哭……

「嗚嗚嗚……哇……」

我看著燙如蠟淚的眼淚，一顆顆的刺穿了有著喪家犬輪廓的影子。

每一天，老媽子和來自復健科的白衣天使都謹小慎微的監督著我的身體狀況。

為此，我還被迫接受一連串煩人的診斷和評估，包括了精神評定、關節活動度評定、肌張力評定、平衡與協調功能評定、步態分析和感覺功能評定等。

其實我比較關心我的陰莖的硬度和長度還能不能回到當年勇。

很顯然的，醫院在了解客戶的需求這一方面，已經敗得一塌糊塗。

我從輪椅上站起來，握住有兩邊扶手的走路輔助器學走路。

媽的，我多少歲了，還要學走路？

不過，當你還是嬰孩的時候，步行多少步都不會喘氣，現在我比較像老人家一樣，多走幾步就會覺得上氣不接下氣。我真擔心以後需要戴著氧氣面罩才能做愛做的事。

一開始的時候，我那歪歪斜斜的身軀如剛學走路的「北鼻」那樣，腳步踩著醉拳的步法，走得左歪右倒，猶如不協調感與我伴舞那樣。

有時候我想，要是一口氣提不上來，就這麼掛了，那該多好哩！那我就自由了！

每天晚上，我站在病房門口，總能見到一個人蹲在我的床邊啜泣双泣。

每晚我都要將這個人趕走，才能上床睡覺。

這裡是私人病房，護士都不知道在做什麼，竟然讓陌生人闖進我的房間啜

泣，真的是不知所謂。

我不投訴還好，投訴了多次之後，他們大費周章檢查整棟樓的閉路電視，卻一無所獲，還指責我所說的都是無的放矢。而且他們反過來咬我一口，竟然將被人闖入私人病房的「罪證」銷毀，還經過加工處理，將我的影像加插進去。

於是，電視畫面上變成了我蹲在床邊抽泣。

他們又誣賴我精神有問題，將我送去精神科接受心理治療，幫助我脫離災難發生後的陰影。還將輕微的精神分裂症這個「光環」套在我的身上，給我開了好幾種叫不出名堂的藥——不要忘記我可是有精心研究ＮＬＰ的，我看完了《奸的好人系列作品》，我當然會ＮＬＰ，至於我有沒有輕微的精神病，我自己很清楚。

我才不要吃這些有的沒的藥，被毒死了還莫名其妙。

我沒有精神分裂症，我知道這是他們處心積慮的陰謀詭計。

他們想推卸責任，才胡亂給我戴上一頂帽子。

這裡的警察會冤枉人，警察為了勒索我的朋友，會捏造強姦與雞姦罪，反貪污局無緣無故有人跳樓自殺，連護士也會冤枉好人。

因為這家醫院是馬來西亞最高級的醫院，最高元首、蘇丹王、皇室成員，名門望族都是在這裡接受治療，面子和名聲很重要，所以他們才想推卸責任，將罪名套在我的身上，汲汲置我於死地，因此不惜一切，製造假的錄影給我老媽子看。

無所謂！正所謂經一事長一智，有了這幾次的前車之鑒，以後要是再讓我看見那個人蹲在我床邊啜泣，只要默不作聲踹他一腳，他就會完全蒸發在空氣中。

因為這個抽泣的人會憑空消失，我估計他不是人，十之八九是好兄弟。

我現在才知道，我經過這次的車禍後，陰錯陽差打開了天眼，擁有了六大神通之一的天眼通，而不是看鬼看神的陰陽眼。

當我有此覺悟時，我不時看到不同顏色的靈光。

我不但看到人背後的靈光，我還能看到站在一個人背後的纏身靈。

那人背後的纏身靈還會對我微笑、說話，但那些溝通是屬於無形世界的溝通。

還記得有一個女纏身靈在「眾目睽睽」下自慰，不過只有我一個人有福份欣賞。

從醫院回到家裡，我的身體像是成立了「氣象預報中心」。

有時候我會全身疼痛，兩邊膝蓋一旦彎曲之後，就無法站直，而且還會痛得我冷汗直流，讓我不斷在心裡默念媽媽。

不要以為坐著不動就沒事，一旦超過三十分鐘後，我那嚴重受過創傷的臀部就會像坐在烤爐上，燙得我哇哇叫。連我發出聲音說話時，咽喉都會陣陣的刺痛，唾液都像在侵蝕我的口腔和喉道。

這種折磨只有我能忍受，老天爺果然看得起我。

雖然我有服用醫生準備的止痛劑，但並沒有服用精神病藥——其實我打從有天眼通的第一天起，我就停止服用精神病藥了。

每天，老媽子都會盯著我做伸展、彎曲、行走的治療。

我像釋迦牟尼佛受苦行一樣，瘦得皮包骨，變成了紙片人，這是成道必須經歷的苦難。

「正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沒想到時隔多年，我還是對這一段念念不忘。好記憶的秘訣？

我都把這些當做嘻哈音樂那樣ＲＡＰ。

yo、yo、yo……

後來我聽說，服用類固醇與長肉劑會長出完美而又健壯的肌肉，不過副作用是使得聲帶變得沙啞低沉。

可是，我看過美國人寫的書，凡是聲音低沉者都是優秀的領導者，於是我透過為我跑腿的走狗，替我買非法的類固醇與長肉劑。

馬來西亞政府以為買這類藥必須要有醫生核準，但他們並不知道，我可以透過藥廠無恥兼沒有公德心的銷售員，尋找那些生意落魄的醫生，從他們那裡轉手賣出給我即可。

這裡和美國不一樣，美國的醫生是不准賣藥的，因此我永遠相信制度會改變人心——我開始服用類固醇與長肉劑，果真進步神速，肌肉如魔術般一塊

接著一塊長出來，同時我的神通也變得愈來愈厲害了。

現在我每天都看到滿街都是阿飄，有環肥燕瘦的男女老少和變性阿飄，我還可以看到每個人身體所發出的靈光，有紅橙黃綠藍靛紫和黑色光。

漸漸的，我發現自己好像連他心通也能夠發揮了。

每天晚上臨睡前我都會照著鏡子，輕輕撫摸著我額頭的疤痕。

有一次我故意在老媽子張紫怡面前獰笑著撫摸疤痕，她看得眼淚直流（都是假惺惺的鱷魚眼淚），緊緊抱住我摸著我的頭（趁機偷探我的信息磁場）。

我感受到她軟綿綿的胸脯還有她的卜卜心跳（讓我心軟並色心大起），額頭還隔三四秒即淌下幾滴水（內疚緊張而流出的汗水）。

我看看自己的心口洞愈來愈大，洞裡面還有火焰纏繞著的分怒怒尊不動明

王，不動明王跟我一樣都是大小眼，很酷！我安撫著目光與我雙眼同樣不協調的忿怒不動明王，心平靜氣跟祂說：「老大耐心點，忍住，我學會了等待，現在時機還沒到！」

擁有神通的人，第一個明哲保身的條件就是要保守秘密，千萬不要讓沒有神通的平凡人知道你有神通。一旦凡夫俗子知道你擁有了神通，他們就會妒忌你，進而開始中傷你，冤枉你有神經病。因此，大家應該知道世界上神通異士都住在什麼地方，對吧？

由於臭婆娘想假惺惺地展現她的虛偽愛心，她沒有再出外替人算命看風水，全心全意照顧著我——說穿了她是在監視著我的一舉一動。

每星期她都會在家裡開班，傳授她的「玄門正宗」，集天下術數、風水、玄學，開創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正宗算命法與風水秘訣。

來聽課程的只有三個臭皮匠，一個男的，兩個女的。據說這三個都是馬來西亞「玄門正宗」的嫡傳弟子。至於李卜密法修煉，需要跟隨李卜到東京求法，經過嚴格的篩選，才能有金剛上師的資格。

舉凡「玄門正宗」的傳承弟子，所得的供養必須分成三份，一份作為自己的生活費用，另一份則是捐贈慈善，第三份必須交付李卜或張紫怡。

我的身體漸漸康復，元神也漸漸恢復。

雖然家裡的印尼女傭又看上了我，但因為張紫怡隔在中間當電燈泡，害得我們無法進一步接觸。

每當夜深人靜，總有一縷青煙從門縫中緩緩飄入，在房內的空氣中慢慢化開，變成兩個女人的模樣。

兩個女人都披頭散髮，面色蠟白，吐出九寸長的紫色舌頭。

我覺得有趣，從書桌上拿了圖釘，伸出自己的舌頭，釘了三顆圖釘，血流了滿嘴。

我再用自己的血塗一下雙眼，終於看清楚這二女的模樣。不出所料，她們就是張紫怡與印尼女傭。接著，我看到她們赤裸上身，轉過身翹著屁股面對我。

我心血來潮，馬上脫掉褲子，衝進廚房，拿起菜刀將子孫根切了下來，丟在她們的臉上……

結果我又被送入醫院急救，院方指我有夢遊症。

但他們永遠不知道，當天我讀了李敖的自傳，讀到一個很特別的故事。

李敖說自己的祖父也是很兇的人。有一次大家一起賭錢，某位兄弟輸得發狠，在大腿切出一塊肉來做賭本。本來賭錢的不想招惹麻煩，會給他錢了

事。否則，莊家輸了不是給錢，而是要切大腿的肉賠人，因此看到這麼兇的人賭錢，就賠錢算了。但這回是李敖的祖父當頭風，他馬上切出自己的肉來說：「我不怕你，我沒跟你賭之前，我也切出一塊肉，有本事你就拿走！」結果嚇得這個人夾著尾巴逃之夭夭。

李敖還在書裡說，明朝的魏忠賢也是這麼狠的角色，賭錢賭輸了，切掉子孫根來押注。

我知道印尼女傭愛我，但張紫怡夾在中間，她不能和我上床，所以逼不得已晚上靈魂出竅，想溜進我的房間，和我來場魚水之歡。

不過張紫怡這個婆娘就死纏不休，整天狗眼盯著我們不放，她的靈魂又跟著印尼女傭飄進來，陰魂不散纏著我們。

所以我乾脆成全這個喜歡多管閒事的臭婆娘——看，我沒有了陽具，從此

也不會與我愛的人在一起了，妳應該開心了吧！不過她並不知道，其實，我還可以用舌頭，嘿嘿……

■　■　■　■　■

李想從昏迷中醒過來之後，摀著臉啜泣，他顫抖不已，心想：

「李想你聽清楚，如果精神病找上門，你不一定要開門迎接，就讓它們在門外癡癡的等吧！只要你和它們畫清界線，井水就不犯河水……」

他看著張虎輕輕撫摸著他的頭顱，嚇得用力推開他的雙手。

「不！不！不！我沒有精神病，我沒有這段記憶，我沒有精神病，是你騙我的！我沒有這段記憶！我沒有精神病！」李想指著張虎和瘦巴巴的老人狂吼著。

「你們騙我，你們在我腦部捏造記憶，我沒有被自己的母親遺棄，我沒有被唐僧的緊箍咒緊緊箍住一樣。

李想感覺頭部劇痛，就好像

「你以為張紫怡是賢妻良母嗎？不！她絕對不是，她第一個遺棄的孩子，不是李卜的孩子……也，不，是，你，啊，可憐的李想……嘿嘿……因為好戲還在後頭啊！」張虎笑瞇瞇地看著李想，十分期待劇情的高潮。

老人伸出手掌，用力在李想的頭頂一拍，李想雙眼反白，昏厥了過去……

【第八章】

【李想遺失的記憶11】

我看到，自己切掉子孫根被急救後，總是把命保住了。

我昏迷躺在急救室內，張紫怡用手撫摸著我的頭顱，她滿臉淚痕地說：

「卜哥，我摸到李想的思緒混亂，他想殺了我們……他會不會知道他六個月大的事？」

李卜一臉困惑地問張虎：「張虎，上次你不是燒毀了李想的記憶嗎？」

「師父，才六個月大……不可能吧！我們的記憶系統不可能記得六個月大

的事情……我再看看……」說完，張虎額頭緊貼著我的額頭。

張虎臉色一陣青一陣白。

■

彩色畫面一格一格的在我面前顯現，到今天我才知道，原來短短的二十年裡，我的記憶庫內許多記憶已經冬眠。

為了讓我報仇雪恨，上天安排我經歷死亡到重生那個階段，目的是讓我看清楚冬眠記憶裡到底儲藏了什麼秘密。

由於我自己神通蓋世，因為怡保車禍開發了我的神通，而讓我深入最深的潛意識內，令我知道了一個驚人的大秘密，讓我知道誰才是我最大的仇人。

哈哈、哈哈，這是永遠不會有人告訴我的大秘密！

我不是精神分裂患者，我不是南懷瑾預測二十一世紀最多精神病患其中一

位。

不要以為我老媽子有產後憂鬱症，就等於我有精神病。

雖然我在小學想過自殺，也玩過上吊自殺的死亡遊戲，但我不是憂鬱症病人。

我只是斯巴達的英雄，用我的身體做武器，教訓自己的父母。

我現在慢慢記起，在我小學六年級，玩上吊自殺被發現時，我的臉色已從紅轉紫，李卜這騙子，他企圖喚醒我，哄我說會開生日派對、替我慶祝生日，結果他又食言。

我想給他一個教訓，他救了我，我以為下星期會補回我的生日派對，但期望又撲個空。

後來，我很不甘心，一氣之下偷偷在老媽子煮的羅宋湯裡倒入半瓶特效

洗碗液。結果騙子李卜、臭婆娘張紫怡和我一起食物中毒，全部被送到醫院急救，差一點就要喝孟婆湯。還好，直到今天他們都不知道，其實是我幹的好事。

這點就證明了，我李想在國小六年級，區區十二歲之齡就可以自封門薩會會員，發揮智力「衝浪」的魅力——我的智力比鼎鼎大名的江湖神棍李卜與師母張紫怡高明了幾級，他們連當我的旁聽生都不夠資格。

你們認為一個精神分裂的人會喜歡閱讀嗎？

告訴你們，我沒有精神病，我是一個博覽群書的英雄好漢！高知識份子！愛國主義者！環保份子！玄學專家！

等等……這裡有一片記憶圖像吸引了我……

我看到六個月大的我不知何故嚎啕大哭，張紫怡像瘋子一樣跪在我的面前，垂頭喪氣不斷磕頭：「求求你，你不要再哭了，求求你，我給你叩頭……」

我看著圖像的片段，心裡實在爽快——哈哈哈哈，老媽子給我叩頭，哈哈哈……

我多麼希望我愈哭愈大聲，最好將這個臭婆娘逼成神經病，她連自己的親兒都捨棄，還有什麼資格當人的母親？從我看到她捨棄我的那刻，我已經對某些事頓然大悟。

接下來的事，讓我瞳孔擴大，這件事令我大開眼界，事實證明我果真沒有誤會她。

我聽到啪一聲清脆的響聲，我獰笑看著紫怡左一巴右一巴摑打我。

我笑得更大聲，我看到我哭得更厲害。

我側頭看著我臉頰留下清晰的紅色手掌印，耳邊還聽到紫怡像開機關槍那樣的咒罵：

「哭夠了嗎？你再哭下去，媽還不知道能不能養活你？李想，你不想活，媽也不想活了，我們一起死了算了，死是一種解脫！」

我看著這一幅「感人肺腑」的窩心畫面，笑得眼淚都流了出來。

之後紫怡掐住我的咽喉，我看得更是笑到眼淚直流——快，老媽子不用給我面子，大力一點、大力一點——我又是一陣狂笑！

媽，妳還掐得不夠大力，妳今天沒吃飽飯嗎？我教妳，妳要用盡平生最大的力氣才有可能掐死我，要是我此刻被妳掐死，今天就不會再有我的存在了。

我很滿意的看著這圖片：我替妳加油打氣。

大門打開，我看見李卜回來，他疾速奔向紫怡，一巴掌揮過去：「妳瘋夠了嗎？！」

她捂著火辣的臉頰抽泣著。

李卜溫柔地把我抱到沙發上，撫摸著我的頭。我又看到自己心口有一大洞，大洞慢慢被填補回去……

李卜將我緊緊抱進懷裡，我們父子倆在沙發上睡著了，好幸福哦！

又是一片寂靜，緊接著，更精彩的一幕又出現了。

我看到披頭散髮的張紫怡，背後綻放出五彩神光。

她拿著刀片，狠狠地在我額頭以45斜度割了一刀。我將臉貼近在圖片畫面，看到我血流如注，哭喊之餘還「咽下」很多血液。

臉上已經分不清楚哪一些是眼淚，哪一些是血液。

我的哭叫聲救了李卜一命，因為她也準備在李卜的臉上補上一刀。

李卜及時反應，雙腿一蹬，踢中紫怡的腹部。她像斷線風箏似地倒退。

李卜擔心紫怡的飛刀絕技，他飛身撲向紫怡，搶過了刀片，用力扯著紫怡的頭髮，狠狠地摑了好幾巴掌，直到紫怡被打得陷入昏迷。

他匆匆以右手抱住我，左手揪著紫怡的頭髮上車……

看到張紫怡在我的額頭留下疤痕，我心冷了下來，我出奇的冷靜，安之若素。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我不憤怒，我會告訴你們，我覺得很好玩啊！

我倒希望她乾脆將我殺掉，讓我痛痛快快的死不是比較專業嗎？

我不是說過，我從來不介意我臉上的疤痕嗎？

換成是其他人，他一定會惡聲惡氣狂罵自己的母親：「怎麼會有這樣的母親，就算虎毒都不食子，豺狼亦有母愛，妳卻連禽獸都不如！」

我更不會因為看到我血流滿臉，聽到我的哭泣聲而感到心如刀割。

實際上，我倒是希望她這一刀割得更深，我最希望看到，她一刀劃過李卜的喉嚨，這樣比較刺激不是嗎？

另一方面，我也很好奇，這個臭婆娘在我臉上割了一刀，而往後的日子，李卜為什麼會放心讓我跟她一起住？李卜難道患有失憶症？他看到自己親生兒子被嚴重的傷害，他竟然沒有想過報仇？我看不到李卜為了我臉上的傷疤——這個人工傷疤報復！完全沒有任何報復的跡象！

如果我是李卜，我一定會瞇縫著眼睛笑，冷冷的跟她說：

「我不會讓妳死。讓妳死掉豈不是便宜了妳這個臭婆娘。

我要讓妳毀容，用針戳妳的乳房，一針一針戳，讓妳渾圓的乳房慢慢洩氣，也看妳慢慢的受苦。我要在妳臉上淋硫酸，不過我只會淋半邊臉，另外半邊，要給其他人看得出，妳美麗的臉龐和醜陋的臉龐的對比，好像美容院的廣告那樣，毀容前和毀容後，這樣一定很好笑。

我更會把妳的陰道縫起來，看妳怎樣死。在妳的乳房，我曾經攝取營養的

地方，我還會割開一個傷口，放蒼蠅蛋下去。通常，這個傷口註定腐爛。不過，我不會讓妳的乳房被截掉，這樣不好看。

妳讓我活在謊言當中，我會讓妳活在地獄當中。或者，如果真有地獄這個地方，妳會求我讓妳到那個地方去透透氣，因為這裡的人間地獄，會讓妳痛不欲生，且永不超生。誰叫妳讓我俊俏的臉多了一個多餘的傷疤。妳這個疤痕的始作俑者，斬！」

我側頭看著他們絕塵而去，突然茅塞頓開——原來如此，難怪我從沒聽過二叔的名字，難怪我沒看過二叔的照片，難怪一直以來我都沒有嬰兒時期的照片。

原來才六個月大的我，即被自己的親生母親所傷害……

畫面漸漸褪色，變得沒有色彩，好像六十年代的黑白電視。

我看著紫怡被送進精神病院一年……

但我忘了今天的我心裡又破了一個很大的洞，這是一個無底的黑洞，也好像漩渦，把我今天看到的一切美好回憶都吸走了。

要不是後來，一直保護我的黑暗護法神告訴我、提醒我，要不是後來我展示神通，我今天的記憶真的是被吸進黑洞裡面，不會再出現。

記憶圖片中繼續顯示著：

張虎猛然離開我的額頭，我還是閉著雙眼繼續昏迷著。

他心神不寧看著張紫怡與李卜，顫抖地說：

「師父，師母，他有很大的怨恨，他的海馬迴裡有很深的記憶圖片，我燒

毀了一次，它又自動重整修復了一次，因為他看到自己的疤痕……」張虎不敢繼續下去，他臉色煞白的看著李卜與張紫怡。

「等等，張虎，你是進入他的海馬迴嗎？」李卜突然想起一個重要的資訊。

「是的，師父。」張虎不知道為何李卜有此一問。

李卜提出一個重要的論據：「根據研究大腦的研究顯示，我們人類不可能記得三歲以前所發生的事，理由是三歲前海馬迴還未成熟……所有的情緒都是無意識的表現……不過我想問你們，在小師兄李想昏迷的當兒，你們有沒有在現場，而你們又有沒有想起過李想嬰兒時期的往事？」張虎尋找著合理的解釋。

李卜望著張紫怡，紫怡低頭緩緩地點著頭。

「師父，如果我沒有推測錯誤，那時小師兄他神識處於迷離狀態，漫遊在

手術室內，他的腦磁波可能無意中接觸到師母腦細胞因為回憶往事而發出的極微量磁波，產生了事件關聯的電力波連接，而將師母的記憶串聯進小師兄的記憶中……其實……」

張虎吞了口口水，繼續說：

「我相信這是小師兄無意的闖入，不過……據我師父鬼金羊王霸教我入侵大腦神通時，他說過，只有高手能將數人的記憶串聯起來，讓彼此的腦磁波發生事件關聯的電力波連接……」

「夠了，你幫幫我們，再洗掉這段記憶，千萬不要讓李想知道真相……」

李卜別過臉指示張虎。

張虎猶豫了片刻，終於又再次用額頭貼著李想的額頭。

李想瑟縮在角落啜泣，一時無法自己。

過了一會兒，他悄悄地站了起來，舉起椅子，躡手躡腳慢慢的走到張紫怡的面前，高舉椅子往張紫怡的頭狠狠砸了下去。

紫怡慘叫一聲，栽在地上的血泊中，李卜被突如其來的攻擊嚇得全無睡意，但已經太遲了，李想轉移了攻擊目標，猛力將椅子往李卜的頭顱砸下，李卜雙手護著頭顱尖叫：「神經病，神經病！」

李卜與張紫怡滿臉鮮血，兩人緊緊抱在一起，瞪大雙眼傻傻的看著李想。

李想像是失去常性的野獸，雙眼佈滿血絲，急促的喘氣。

「怎麼你不敢打死他們？」瘦巴巴的老人嘲笑李想，似乎很想看李想如何親手打死自己的父母。

李卜與紫怡從夢中看到相同的幻象，可惜他們來不及從驚慌的迷離境界清醒過來。看

著李想對自己攻擊，根本來不及反抗。

李想指著紫怡的鼻子狂喊：「臭婆娘，我剛才看到妳舉用刀片在我臉上狠狠地割了一下，我親眼看到的，妳這個死八婆！妳怎麼解釋？」

「李想……呃……」

紫怡處於半昏迷之間，斜靠著沙發，她想拼盡力氣向他解釋。

她迷糊中看著瘦巴巴的老人，氣若遊絲一字一字地吐出：「金神七煞……」臉色突然變得死灰。

「呃，張……張虎……原來是……你……」

李卜心頭震撼，他開始意識到，剛才之所以看到幻覺，李想之所以恢復記憶，原來都是張虎的一手策劃。

「張虎，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李卜神情悽惶指著張虎問。

老人推開張虎，走到李卜跟前蹲下來，倨傲地瞪著他，臉黑口臭的表態。

「為了幫助李想不要被你這個神棍所操控，幫助他早日登上玄門正宗的掌門人。我

們可以放過你，七天之後，待你們臉上的淤腫消除人，你們夫婦倆自此雲遊四海……」

「呃……鬼，金，羊，王，霸……」張紫怡終於恢復神識，嬌軀微抖看著這個瘦巴巴的老人，嘴巴張大得無法合攏，吭哧了老半天，吐出了一個陌生的名堂。

「對，就是我，多年不見了，別來無恙？」鬼金羊王霸不以為然地笑說。

張虎得意的笑著，精神頗為激奮：

「紫怡，妳一定很好奇，為什麼我們可以將妳、李想、李卜，還有……司徒超仁的記憶在這裡交織在一起，讓彼此觀賞？」

他慢慢走到紫怡的沙發座位前，手中拿著一瓶礦泉水搖晃著說：「全靠這種高科技的研發，嘿嘿！」

「原來是你張虎……」咬牙切齒的李想蓄勢待發，準備對張虎發動攻擊。

此時張虎轉過身，看著正喘氣不停發出低吟野獸嚎聲的李想，說：

「李想，你放心吧！我們是過來幫助你的，去年李卜帶你去郝有錢的住宅看風水，你

回家之後，你的黑暗守護神不是告訴你，你可以將會成為玄門正宗的接班人嗎？你不是經常尋思，為什麼李卜沒有神通，而我們這些有神通的人需要聽命於李卜？呵呵，我們現在就如你所願……」

李想雙手緊握的拳頭，慢慢的鬆了下來……

李卜看著李想，再失望地與張紫怡對望著，面面相覷時兩人均露出絕望的神色。

「呵呵，李卜，你的孩子好奇怪哦，為什麼一聽到他可以接替玄門正宗的時候，他想殺人的氣焰突然降低了很多，我還以為他會為了報仇不顧一切……嘿嘿……」

鬼金羊王霸蹲著身子在李卜耳邊說完悄悄話之後，用雙手捏著李卜如瘠薄土地的臉頰，並用力狠狠的掌摑了他兩巴掌。「啪啪！」李卜臉頰由青轉紅。

「想兒，我可以繼續傳授你入侵他人記憶的內功密法！讓你本有的潛能爆發出來，嘿嘿……」王霸緩緩站起來，轉頭對李想咧嘴笑說。

「唬，唬，呸！呸！我自己可以學會一切的內功密法，我天生才識聰明，我會自動學會最厲害的神功密法！」李想雙眼又佈滿了紅絲，不斷用舌頭滋潤乾澀的嘴唇。

「你真有本事嗎？神經病只是修煉神通的初階，有神經病的人，通常都比正常人容易得到神通，但你可要記住，這不等於發神經的人都有神通！」譎詐多端的王霸笑瞇瞇說著。

李想霍地翻了一個筋斗，狂喊著戰鬥勝佛來了。臀力驚人的他再翻了一個筋斗，凌空雙腿踢向王霸，李想便不受控制地轉了一圈，頓時失去重心，頃刻四腳朝天摔個倒頭栽。

躺在地上的他想鯉魚打挺跳起身時，王霸的腳跟已經踩在他的肚臍上。

「誰是戰鬥勝佛？說！」王霸用力踩著李想，李想一動也無法動。

「齊，天，大，聖，孫，悟，空！」李想極力掙扎著，口出狂言。

「哈哈哈哈哈，孫悟空，猴精孫悟空？」這時，王霸仰天狂笑著，他把腳挪開。

李想迅速鯉魚打滾三圈後來個蜈蚣彈起，跟著半蹲著做猴子狀。

「所以我說你神經病，這是你的精神分裂症，是你的想像，你只是開發了一點點神

通。我再說一次，你有神經病不一定有神通，哈哈，孫悟空是虛構人物，你還是別癡心幻想了！」王霸看似掏心掏肺的耳提面命。

「我是戰鬥勝佛！我沒有神經病！我是孫悟空，我沒有神經病！我沒有神經病！」李想四處跳躍著，動作如猴子搔身抓蝨，扮得惟俏惟妙。

「嘿嘿李想，你知道嗎？你，絕不是你老媽子張紫怡跟李卜生下的孩子……」

王霸揭老底後，露出得意的神情看著李卜與張紫怡，他彷彿將連李卜都不知道的，紫怡心底隱藏的最大秘密都給揭露出來。

張紫怡漲紅臉，耳根發燙，並不斷地咳嗽著，啐了一口含有血絲的痰。

她的精神渙散頹廢，胸口苦悶難捱，用憎恨的眼神看著王霸。

「李想，你知道你還有一個同母異父的野雞雜種哥哥，他心口那塊肉瘤，其實就是……」王霸說到這裡賣了一個關子，看著一臉死氣沉沉的張紫怡！

紫怡啜泣顫抖不已，她開始嘔著，嗚嗚嗚低吟著。

「李想，你不應該分裂成孫悟空，這世界上真有一個戰鬥之神，因為你的知識不淵

博，所以才不曉得，只是憑你個人意願將你內心的野獸給引發成孫悟空，其實你應該分裂出更具力量的戰鬥之神！」王霸把「望李想成龍」的心思傾注在這一番話當中。

「戰鬥之神？」蔫頭耷腦的李想豎起耳朵，歪著四十二度的頭看著王霸。

王霸輕輕地點頭。

「戰鬥之神是誰？」李想顫抖著不停喃喃自語。

「刑天。」

「刑天？沒聽過，你不要再騙我了，哈哈、哈哈，我是……」李想獰笑著，對綿裡藏針的王霸感到不解。

「呵呵，刑天你沒聽過？在遠古的時代，黃帝打敗蚩尤後，刑天發怒，指明要跟黃帝單挑獨鬥後來他被黃帝砍了頭。但是刑天並沒有死，他把胸前的乳頭當作雙眼，肚臍當作嘴巴，所以，你的大哥心中割出來那塊肉瘤就是——你！所以你是惡胎！第二次終於讓你順利出生了，哈哈！」

王霸爽朗豁亮的笑聲盤旋在半空中，振聾發聵的回音穿透李想的心，心中沉睡的巨人

也被吵醒了。

李想踉蹌地跌坐在地上喟然長歎，張虎伸手扶起李想，順勢推著失神的李想到床上。

輕口薄舌的張虎輕輕拍拍他的肩膀，在他的耳邊挑釁說：

「可憐、可憐，你原本已經有精神病，今天讓你受了太大的刺激，但再難受你也得接受……」

「夠了，夠了，求你不要再說了，求你……」紫怡披頭散髮，跪在地上不停地向王霸叩頭。

「紫怡起來……」李卜扶起羸弱的紫怡，他先狠狠瞪了張虎一眼，然後雙手合十低聲下氣對王霸說：「前輩，你的要求我都答應你，請你行行好，高抬貴手，放過我們夫妻倆。」

「好！七天之後，你要履行你的承諾！」王霸的右手比出了「槍」的手勢，「槍頭」杵著灰頭土臉的李卜與張紫怡半跌半撞，一拐一拐的走出房門，紫怡回頭看著李想，瘋瘋

癲癲的李想還在喃喃自語地喊著：「戰鬥之神刑天，我是刑天，刑天是李想，我要找黃帝報仇……」

李卜歎息搖搖頭，在以淚洗面的紫怡耳邊說：「走吧！」

張虎看著他們消失於房外，緊張兮兮的趨前問王霸：「師父，我們就這樣放過李卜？不擔心他們回來報仇？何不……」

「日本的影子集團只要我們奪得玄門正宗，執行他們的烏鴉行動，而負責人就是李想與司徒超仁，我們才是秘密的黑手，因此多餘的事我們就不要做了。」

王霸句句都鞭辟入裡，最終把箇中的肯綮攤在張虎面前。

■

李卜走出醫院，嘆了一口氣，他將怯弱的張紫怡推開，獨自行往BMW-X5休旅車泊車位方向走去。

紫怡用幽怨的眼神看著李卜，她現在什麼都沒有了，要是連李卜都不要她的話，她實在不知道該如何生存下去。

「卜哥……」張紫怡幽幽地低喊著。

李卜顫抖的身體停住了腳步。

「卜哥……」

李卜毅然轉過身子，蹣跚走到紫怡的身邊，將紫怡擁抱入懷。

「卜哥，我將所有的故事都告訴你……我真的不知道李想是你的孩子，還是他的……」

李卜搖搖頭說：「別說了，別說了……」

紫怡在李卜的懷抱，手通靈能傳給她的訊息磁場是：城府極深的李卜，又有了新的部署，李卜需要她。

【第八章】

老人全神貫注盤腿靜坐，秦壽擺了一個「四四」臉，縮在一旁屏息以待，連呼一口氣也得儘量拖得細、慢、長，彷彿只要呼吸間稍微一沉重，就會驚醒老人。

不知道過了多少炷香的時間，老人緩緩張開炯炯有神的雙眼，對一直偷打哈欠的秦壽說：「星日馬李忠與司徒超仁在『麗花宮』……」

於是秦壽話不多說，以跑代走領著老人上了他的豐田轎車，往『麗花宮』的方向出發。

「師父……金神七煞，逃了三煞……還有一煞牛筋牛祭遵到底在哪……」秦壽腦中的電線總是連接不到問題的牛鼻子。

「唉……其中的曲折情由我還搞不懂，我只是透過禪定功夫，看到這些情況，而超仁在半昏迷中，神識進入了鬼金羊王霸牽引出幾個人交織在一起的記憶網路中……我需要喚起司徒超仁的良心！」老人正經八百的說。

「為什麼金神七煞會選擇司徒超仁做傀儡？」

「我看是衝著『玄門正宗』的勢力，和張紫怡的兩次的惡胎而來……」老人吃準金神七煞的動機是如此。

秦壽全身寒毛都嚇得稍息立正站好：「兩次的惡胎？」

「我進入過他們交織在一起的記憶網路，我發現張紫怡天生就有手通的異能，她的第一胎是被自己的丈夫與數名流氓輪姦的孽種。第二胎也不是李卜的，而是當年被她同居男人霸王硬上弓強暴的。超仁的神識在他出生前，不知何故已經跟李想的神識交織糾纏，從此展開兩人的相互掣肘之戰……」

老人望著車外的倒退景物，為了劇情的白熱化嘆了一悶氣。

「其實司徒超仁很小的時候，只要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情，都會從孤兒院跑到這裡，躲在水溝中逃避……他國中時在學校被欺負，也會騎腳踏車過來這裡，躲在水溝中……」

老人突然跳開原本的話題，回憶起當年司徒超仁渾渾噩噩躲在水溝哭泣，而老人看著魂不守舍的他紅著雙眼從水溝爬出來後，苦口婆心地安慰著他，並靜靜聽他訴苦的往事。

秦壽對於老人忽開了話題，默不作聲。

「最近，司徒超仁頻頻躲在水溝，經過數次，我發現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收日』、『除日』、『破日』，還有每月的陰曆初六、十六、二十六日，這些日子都有除去禍害與解除小人的意義……」老人偵探式的頭腦推本溯源，並進行了詳盡的歸納法。

秦壽雙手握住方向盤，冒汗的手心也把方向盤弄得濕淋淋。

他心中不免有些著急，他想：「師父，拜託你快說到重點吧！」

「直到有一天，我在睡夢，司徒超仁又躲進水溝，我無意中進入了超仁的記憶，發現他剛出生不久，胸部便長了一塊肉瘤，那塊肉瘤不但長了大小眼，還有嘴巴和牙齒，裂開

的嘴巴不斷流鮮紅色的黏黏液體。

我在夢中驚醒之後，看到水溝微微發光，於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走過去看，正好看到他從水溝爬了出來。在那時我還不敢確定，直到他離開我，我用觸摸過他身體留下的磁場，順著他這個脈絡迅速進入禪定一探究竟，我才察覺出，他背後被一批神秘人操縱。

如果沒有錯的話，這一些魑魅魍魎都進過精神病院，而且具有神通力量。他們在操控司徒超仁的海馬迴，並讓李想、超仁、張紫怡的記憶交織浮現出來，企圖借此喚醒潛伏李想與超仁內心驚天地、泣鬼神的陰影與仇恨。

而這股影響的力量是來自於金神七煞，因此才找你調查赤松精神病院的記錄，我也想知道金神七煞來了多少人……而金神七煞向來都被傳說是日本影子集團安排在台灣的眼線，企圖阻礙中共的中華聯邦結盟。至於為什麼超仁會被捲進這場漩渦，我估計是超仁的心口餘毒的關係。再深入的細節，我還不知道……」

老人不著邊際地述說著整個大環境梗概，秦壽不敢搭腔，按耐著性子聽著老人的車轆話，等待著老人的答案。

老人一邊在腦海中進行沙盤推演，一邊從容不迫的把一切娓娓道來：

「每個人的內心除了有光明一面，也隱藏著陰暗一面，兩股力量都因的情景就會有不同的變化。

例如當年，你看到司徒超仁被黎敬平性侵犯時，你對他產生同情之心法將他這段創傷隱藏在海馬迴最深的地方，這就是光明一面；同樣的，凌，他是弱者，表面上他逆來順受，實質在他獨處時，心中怨恨浮現，詛內心想要對他們多倍奉還，才能吐出壓抑在內心的怨氣。

詛咒是變相的弱者表現，就因為對敵人無可奈何，才需要在背後鬼鬼約對方面對面單挑即可了。從他們的記憶圖片，我發現都跟詛咒力量有關破一個道理：為什麼李想或超仁的詛咒力量變得強大起來呢？是無緣無故有別的原因，至今我依然一無所知……」

秦壽把車轉了一個彎，即將豐田轎車停了下來。

老人心頭微微一震，身經百戰的他意識到大事不妙，他的第六感告訴他必須隨時準備施展兩手神通，於是他蹲在地上右手抓了一把泥巴，一手拿了一塊瓦片，快步走進了「麗花宮」。

秦壽與老人看到605號房門未上鎖，頓時不祥之感浮現，老人推開房門，看到馬日星李忠咽喉上插著一把彈簧刀，死不瞑目倒在地上，鮮血已經凝固多時。

老人將泥巴往牆壁一撒，隨手用瓦片往牆壁一劃，喃喃唸了一段咒語，牆壁馬上裂開。老人拉住秦壽的手，走進裂開的牆壁裡……

他們看到一片靜謐的樹林，天空彤雲密佈，此時的樹林已經是黑黝黝的，什麼都看不太清楚。前面閃過兩個背影，有一個婦女與司徒超仁跑入了樹林的深處，秦壽驚慌地喊了一聲：「師父，司徒超仁……」

語聲甫落，轟隆轟隆響了一聲，秦壽與老人又站在「麗花宮」的６０５號房內，秦壽大為驚訝：「師父……為什麼……」

「剛才我施展的是縮地法追蹤司徒超仁，過程是不能出聲的。我們要快點離開這裡，再做打算。」老人解釋道，並比出「保持肅靜」的手勢。

秦壽心慌慌的問：「師父，你能不能再繼續……」

「不能再發功了，我已經將司徒超仁與女人僅留在房間的微弱磁場訊息給用完了。我們得快點離開這裡。」老人斬釘截鐵的回答。

【第九章】

李想盤腿坐在床上，張開嘴巴，一大團氣體狀的靈魂從口中飛出……

李想對著空氣咧嘴獰笑。

「黑暗的守護神，你看到了吧，並沒有人教導過我靈魂出竅，這是我自己領悟與發明的方法，不需要人教我。總之，你不要用經典與文獻，或者用古人記載的說法來壓我。我有我自己的方法。我的靈魂是自主的，心念一動，靈魂就去到那裡。如果你要我相信經典文獻，那麼我自身的經驗又如此的真實，就好像我喝的水是溫是冷，就是我自己能感受得到，與他人何干？理論與經典能證明我喝著的水是溫還是冷嗎？」

「黑暗的護法神，記得我老爸帶我去見博學和尚時，我裝傻向博學和尚虛心請教修

煉白骨觀的大秘密。但我沒有告訴博學和尚，每當我注意著腳趾頭，會慢慢看到腳趾的白骨，接著，我的靈魂便可以從腳趾頭爬出來。這個是我獨門的修煉方法，沒有經典記載。我的靈魂出竅就像法輪功一樣，是上古時代失傳的秘密方法。我可不是神經失常的精神分裂症，我是活得很正常的人，我沒有神經病！」

房間內看不到任何人，只見李想欣喜若狂的繼續盤腿靜坐，好不詭異。

「如果我要引經據典，我可以告訴你，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你注意到嗎？有兩個口字，病從口入是被邪靈從我們的口入侵，災禍是你的三魂七魄，在你的口不小心走漏了一點，引發了不好的事情，這是古代的秘密，只有釋迦牟尼、耶穌基督、孔子、老子知道，這是斷層失傳的口訣，不然什　叫做秘密？」李想繼續對著空氣指手劃腳的自言自語。

「你再看『唐虞有，堯舜無；商周有，湯武無。』這個猜字的謎語，謎底是口字，這不是證明了口可以靈魂出竅嗎？當然我不會公開說出我的見地，否則妒忌我的人又會說我發神經，亂解釋，又用邏輯學來壓我！」

李想繼續說話，完全沒有察覺到房門咔嚓一聲已被打開。

張虎從房門外悄悄探進頭來，看到李想自言自語，搖頭歎息道：

「這怪物神經得蠻可憐的，明天就是他正式接管『玄門正宗』的第一天了，佻薄的心性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改？小心玩火自焚啊教主！嗚呼哀哉……」張虎輕輕把門關上，不聲不響的離去。

李想在幻覺中，看到自己的靈魂不斷飛、不斷飄……

這時，身處半空中的他聽到下面有很微弱的呼吸聲，此起彼落。定神往下一看，盡是一片無盡頭的蔥翠叢林。

踔厲風發的李想像電影裡紅內褲外穿的超人一樣，伸展雙拳，大喝一聲「去！」——便直飛進了叢林。

他留意聽，裡面傳來的呼吸聲像海浪拍打堤防一樣，他估計是有人在這裡

修煉氣功。

「請問是哪位前輩高人？」神色匆遽的他慢慢落地，抱拳恭敬地問。

「……」沒有回應。

前面的叢林分開了一條路，就像摩西過紅海一樣。

他往前面直走，看到一個婦女。她對李想微笑著，站在女人身後的好像是李想所熟悉的司徒超仁。

「死胖子，你為什麼在這裡？」李想驚訝地想衝過去拉超仁。

而婦女從地上抓了一把泥土，往天空一撒，泥土散開來化成鏡花水月。

李想又不知何故，站在一座高山的山腳下。

這時，他看到漫山遍野的人往山頂爬著，爬得很辛苦也毫無怨言。

他們個個瘦骨嶙峋，一臉憮然不斷攀爬著，爬得很辛苦也毫無怨言。

有些人還失足滾了下山，頭破血流還是繼續的爬，有著銅牆鐵壁的決心。

天色愈來愈黑，烏雲密佈。陡然，一道光明劈開烏雲，李想便輕輕地飄了

上去。

他在山頂俯視攀爬著的眾生，覺得這些人好可憐，眼中不自覺簌簌淚下。

眼淚化成豆大的甘露，全都把這些人淋得濕漉漉，都變成了落湯雞。接著他看到自己的淚水化成洪水，洪水傾瀉下來匯成了如萬馬奔騰的急流，把這些人沖得不見蹤影，慘叫聲不斷擴張，氣勢煊赫。

「哈哈哈

胸骨，倒在地上痛苦呻吟著。

李想佞笑的俯視著他，接著不斷用腳踩李卜的頭。

他一直不停地踩，不停地踩……愈踩愈興奮，還把李卜當作皮球踢。

他不斷踢，繼續瘋狂地踢……

李想狂喊著：「老爸，我現在是幫助你這個騙子消業障，葬根未除，難上西方極樂。嗡咕嚕咕嚕李想悉地吽！」

李卜趴著抱住李想的雙膝，他的眼淚沾濕了李想的膝蓋，聲淚俱下求饒：「李想菩薩，李想活佛，李想金剛上師我知道錯了，我知道錯了，我知道錯了……」

李想心念一動，手中多了一把日本刀，刀鋒被一道如南極光的絢爛光彩劃過，李想從李卜的背後一刀插了下去。

李想認為自己解脫了他，只見垂死的李卜語無倫次：

「冤孽啊！冤孽啊……」

「哈哈哈

Angelina默默走到李想的面前。

他趴開她的衣服，用萬能的手捏一捏她的大奶，之後他伸出舌頭在大奶上以迴旋的方式不斷舔舐。

這個時候，他那如鋸條的利齒把雪白乳肉山峰上的葡萄乾給咬掉，並吞了下去。Angelina的奶頭與垂涎欲滴的奶分離，濃稠鮮血濺了李想半身。

「啪啦！」他又狠狠摑了她一巴掌，說道：「我已經在醫院躺了六個多月。肚量大的我為妳受苦受難，替代了妳下地獄的業障！」

說實在，李想摑得無窮的過癮。他看著Angelina慢慢變成一頭粉紅豬，臉頰臃腫得像頭豬，他好想捧腹狂笑，不過他還是咬著舌頭忍住不笑，直到舌頭都被咬出血，他才忍俊不禁。

李想見機不可失，趕緊掏出漲紅的金箍棒，鑽進去粉紅豬的菊花裡不斷地亂竄。

到了欲仙欲死的瞬間，李想粗著脖子高喊：「Angelina Jolie！Hahahaha！Angelina Pig！ Pig！」

李想從幻象中驚醒，緩緩張開雙眼，下意識的摸了摸下體。

他感覺身體出現了忿氣，呼吸間兩肋感到疼痛。

調整呼吸後，他緩緩地伸了個懶腰，走到浴室。

盥洗後，走到沙發等著女傭送早餐給他，他隨手拿起《芭蕉日報》一看，報紙頭條封面殷紅大字標題寫著：「日本8．8級地震，122人死，海嘯將直撲亞洲多國。」

他繼續翻看，有許多觸目驚心的照片，都令人不寒而慄。

李想如有所悟。

「哦，我明白了，我終於明白了！我看到很多爬山的人，這些人都是慘死的眾生。我的淚水化成洪水，把他們沖走，其實詛咒他們等於解救了他們……」

「哼！呵呵……」他天耳通突然打開了，他聽到靈界有「人」在冷笑！

他以心靈通話試圖尋找冷笑的人：「誰？」

「我！」陰陰聲從他右邊傳過來。

李想往著右邊的方向看去，原來是被他用日本刀插死的李卜。

李卜現在完好無損地翹起二郎腿，雙手交叉置於胸前，帶著輕蔑的笑意叼了一根雪茄。

「呵呵，你的解釋一點都不合理。你夢到一大群人爬山，怎麼現在變成了你預知日本發生地震，你去拯救了他們？」李卜吞雲吐霧的問。

「他們……他們爬山是要避開海嘯與地震。」

李想腦筋轉了千回，終於讓他找到合理的解釋，雖然他覺得解釋得很勉強很辛苦，但他卻滿足於自己的合理化。

「哦，真的嗎？你認為你可以說服誰？」李卜噴出了如奧林匹克的扣環煙圈。

「我看到一名婦女在地上抓了一把泥土，往天空一撒，就是最好的證明，這是預示著地將裂開，就好像我看到叢林裂開一樣。」李想像是又鬆了一口氣，還自以為很聰明想到這個證據。

李卜挑釁的問：「李想你不要再癡人說夢話了！為什麼你不乾脆到日本拯救眾生？」

「我是進入了靈界救度死亡的靈魂。靈界的景象跟現實世界的景象是不一樣的。所

以，我看到烏雲密佈……」李想急速呼吸，開始拗不過他的父親。

「其實我不需要再向任何人證明！」

李想站起來，他看到李卜也跟著站起來。

李想將手中的報紙往李卜的方向扔去，卻看見報紙穿過李卜的身體掉在沙發上。

「李卜，你聽好，我不想再跟你糾纏，今天之後就是我當『玄門正宗』掌門人的黃道吉日，你放心，我做烏鴉行動會做得比你出色！」

「鐵齒」的李想如此回敬他的父親。

李想頭也不回便吹著口哨往餐桌走去，開始用餐。

一會兒，突然李想又看到李卜坐在他身旁竊笑著，李想揉一揉雙眼，李卜又蒸發了，李想繼續低頭吃著。當他抬起頭來時，李卜又再次出現了，他再揉一揉雙眼，李卜又消失在空氣中。

「李卜，我等下就是『玄門正宗』的掌門人了，你，死，不，足，惜！安息吧！」

■

李想趁著在等張虎與王霸的空檔時間，他登入臉書，在電腦鍵盤上打上www.facebook.com/pages/li-min-jie-jian-de-hao-ren/148598567756這串網址，進入了李民傑的粉絲專頁。

他被其中兩篇網誌的題目吸引了——《我控制不了自己貼上這剪報》與《我像被人控制般被逼貼上這剪報》（以下是網址）：http://www.facebook.com/pages/li-min-jie-jian-de-hao-ren/148598567756?v=app_234747718856#!/notes/li-min-jie-jian-de-hao-ren/wo-kong-zhi-bu-le-zi-ji-tie-shang-zhe-jian-bao/335722248666683

「今天是２０１０年2月2８日，是2月份最後的一天，我傻乎乎，無法控制地隨意翻開報紙一看，我注意到一名印度男童被地盤鐵捧貫穿身軀而不死，我看著圖片，迷迷糊糊地將報紙剪了下來，然後貼在粉絲臉書上，我知道你們讀了這則留言覺得我這樣寫很奇怪，但無所謂。近日來我已經無法抽離，我好像瘋了……我瘋了……我真的瘋了……

請留意２０１０年市場上令人發瘋的一本書。」

李想看了之後，嗤嗤地笑了幾聲。他真的覺得李民傑這個江湖佬頭腦肯定有問題，否則怎麼會發這則留言呢？

突然他靈光一閃，高聲說：「我明白了！原來昨晚我用日本刀插死的李卜，就等於解救了這位印度男童，鐵枝貫穿的角度跟我的夢境竟然一樣。」

李卜又出現，這一次他換了紅色唐裝。李想竊笑著，懶得理他。

「李想啊！李想，你看清楚一點，你昨晚是從我背後一刀插下去，而印度男童是從胸前貫穿，你可別在這裡胡扯了，你想騙誰？」李卜又故意刁難李想。

他不想再鳥李卜。

接著李想打開《我像被人控制般被逼貼上這篇剪報》

http://www.facebook.com/pages/li-min-jie-jian-de-hao-ren/148598567756?v=app_234747

1856#!/notes/li-min-jie-jian-de-hao-ren/wo-xiang-bei-ren-kong-zhi-ban-bei-bi-tie-shang-zhe-fen-

jian-bao/335743141683

「今天是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８日，是２月份最後的一天。

我的靈感一閃，像被靈感控制一樣，突發奇想——如果我連續貼了兩則留言，而兩則留言都像中邪一樣，像被外靈入侵，不管讀者讀得明白與否，還是控制不了自己剪了報紙貼了上來……讓大家猜一猜２０１０年李民傑為什麼瘋了？尤其是在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８日這一天，李民傑他為什麼瘋了，貼了這兩則網誌？是不是李民傑在臉書上討論起吃人奶的味道，被外靈控制了，發了神經貼了這則美乳擋子彈的剪報？

請留意２０１０年市場上令人發瘋的一本書。」

李想將圖片點擊放大，他看到剪報內容是美國一名婦女的人工豪乳被槍擊中，她的隆胸硅膠擋住了子彈碎片。

「哦，原來我有了預知能力。我看到自己捏Angelina，其實就是等於拯救了這位美國婦女。」李想根據圖片而合理化解釋為什麼自己是神。

「李想啊！李想，你穿鑿附會的能力愈來愈離譜了。現在是什麼年代了？你看的網誌是２０１０年，現在是２０１３年哦……」李想又聽到李卜在旁找碴。

他連看都不想看李卜一眼，其實，李想心中倒是無法分辨，到底眼前的李卜是不是他的幻覺，理智上告訴李想，李卜不是跟張紫怡不知道躲到哪裡去了嗎？

現在李想每天都跟王霸與張虎在一起，雖然感覺上李想自己是老大，但事實上，李想又覺得自己受控於張虎與王霸。

「我知道你現在企圖說服你自己，說自己是神。你也知道自己有精神分裂症，更知道自己有憂鬱症。你現在是極度自卑的可憐蟲，企圖將每件事合理化成你有神通，你愈來愈神經了。你不吃藥，不接受治療，還幻想自己和李卜繼續生活在一起……」

「夠了！不要再說！不要再說了！」

李想雙手摀著耳朵，不想再聽李卜狗屁不通的廢話。

房間靜止了一段時間。

「李想教主，我們可以出發了。你可以正式成為『玄門正宗』的教主了！」終於，張虎的聲音打破房間內的寂靜。

李想默默站起來，低頭獰笑著，希望張虎沒看到他的獰笑。

他不希望張虎看到藏在他的身後的李卜。

他內心盤算想著：

這就是天意！是神的旨意！

嘿嘿……

我的正宗玄門……

救世主的我！

李想的時代來臨了！

他咧嘴而笑，但他並不知道，這是不是奸邪的微笑。

《神棍之遺失的記憶》 完


誰是戰鬥勝佛啊?
是我啦!
羊眼圈伯伯,
腰部用力
一點踩啦!!
抖
爽
原來你是
張虎喔。
你要順便
腳底按摩嗎?
有一個叫刑天
的戰鬥之神比
戰鬥勝佛更屌!
幫我約他
出來喝茶,
比看看誰
大隻!
媽的!
演雙重人格
又演神經病!
我要加
倍酬勞啦!
但李作家
在神棍第
二集把你
安排你就
是刑天啊!
唉

圖文:小魚
文字:謀略

2016年後

李想當了玄門正宗三年的教主

世界不再是拜金主義，而是追尋神秘主義、

社會愈來愈多神經病……

！

【後記】

鍾傑克來到了蘊藏知識的聚寶盆，那是建立於小型城堡第四樓的一千平方公尺私人圖書館。

即使當不成大教授，不過最終，陰錯陽差下竟然賺到了第一桶金，所以鍾傑克購買豪宅時就在裝修方面揮金如土，讓兩層樓高的第四樓成為自己沉浸書海的天地。

這個私人書房的特色，就是三面環牆式大書櫃，另外一面則是面對海洋的落地窗。

書房的書櫃也是兩層樓高，高到可以頂住天花板，而且書櫃上的書琳瑯滿目，令人眼花繚亂，只有主人鍾傑克熟悉每本書的位置所在。

每一個書櫃都附帶一個可隨軌道滑動的梯子，所以如果想要取高處的書，就必須動用這個梯子。

他看著三面牆壁的書櫃，之後爬上梯子，找到其中一座標誌為「玄學百科」的書櫃上。

這裡一半的書是關於玄學術數、特異功能、神秘組織的書，他用食指碰著這一系列書背，喃喃自語說：

「玄門正宗、李想……每次在節目上，李想都胡言亂語，但『玄門正宗』的發展卻如日中天，按道理，李想這種人絕對搞不出這種大組織……現在『玄門正宗』的影響力愈來愈大，甚至可以操控政局與國際大企業。

70%掛牌上市公司，玄門正宗都佔有百分之八的股權，反之，沒有加入玄門正宗的企業政黨領袖都相繼離奇的慘死，網路不斷有匿名人士四處散佈：其實『玄門正宗』背後最大的力量就是烏鴉，而烏鴉到底又是不是『玄門正宗』的殺手呢？」

鍾傑克手中取下六本有關詛咒的書籍，放到書桌上，他雙手摀著臉，吐出一口悶氣。

「哈利路亞麥達令，阿尼陀佛我愛你，啊啦啦啦啦……」

鍾傑克拿起手機，簡謀略從手機另一頭傳來興奮的語氣：「我終於找到司徒超仁的蹤跡了，還有一位叫做秦壽的精神科醫生……」

傑克不耐煩打斷了謀略：

「媽的，誰是司徒超仁？誰是秦壽？現在到底誰打誰？你幹嘛講話和做事永遠都是那麼跳躍式的，我根本摸不著頭緒，你告訴我這三個人幹嘛？他們是誰？現在我們集中的火力是揭開『烏鴉』這個神秘的組織，還有跟政治與企業勢力不斷膨脹的『玄門正宗』有什麼關係？」

電話另一邊，簡謀略拿著話筒，另一手摸著下巴呼之欲出的粉刺，微微笑說：

「唉呦！鍾傑克啊，我可不會傻到打電話和你透露我有兩個同性戀男友吧？這是調查案件中兩個重要關鍵性人物啦，我可是用了奪命連環的高度連續調查技巧找出來的喔，可不像《芭蕉日報》或《香蕉日報》那種，找找那些花邊新聞充版面的下三流的記者可以相比的。請你別忘了，我也是這家公司的投資老闆之一，不要對我媽的來，媽的去啦，那我

可要用秘密案件多寡來收費喔，哈哈哈！還有一件事，就是……」

謀略話還沒完，鍾傑克已狠狠地把電話給掛斷。

謀略當下就像川劇變臉一樣，收起笑瞇瞇的臉孔，雙手握緊拳頭，下弦月型嘴型漸漸隨之浮了出來，心裡一把熊熊的無名火也在悶燒著。簡謀略冷冷的拿著一台跟隨他上刀山下火海的筆記型電腦，盤坐在神桌前的供桌上，快速打開了電腦，從文件夾裡建立一個檔名：「老虎蹲下，是準備大躍起！」

手指間流露出不甘心的低氣壓，卻陸陸續續敲打著高度能量的文字在WORD檔內：

「鍾傑克啊，我不是沒脾氣，我只是要維持股東與股東間的友好關係，不然我真的可以閉著一隻眼睛吃定你們。你們到現在還不知道是我的底細，嘿嘿嘿。

當初，我是用不服輸的心態離家出走的，當時我耳邊常聽到：『謀略少爺啊！您真的是天公疼愛的阿斗……』因此，我深深體驗到，老爸給您遮陰多好！謀略少爺啊！有錢的在坐擁金山銀山的有錢老爸身旁，無論我付出多少努力，無論我表現多優秀，總是會有狗眼看人低的言語出現，背後還有很多不知所謂的閒言閒語和流言蜚語！倒不如實際一點，

靠自己的本事，用血汗擁抱智慧的寶藏，並創出一番事業！

因此，激起了我內心硬漢子的熱血脾氣，當我走出家門口，就是要為自己打拼一番事業！鍾傑克啊！你不知道的是，只要我動一動尾指，寫出一份黃金計畫書給我老爸看，就會有一筆筆壓死人的鉅款可以把我們的整個公司買下，你們這幾個人將跟『一合相股東』有緣無分！也許你們連當我的下屬都不夠資格，當我願意與你們合作打拼，是我在這裡漸漸看出未來夢想的清晰度。是我在給大家機會！是我！」

謀略坐在電腦前，自言自語叨念著心中那口悶氣。

「天真無邪的鍾傑克啊！你不知道的是，檯面上我常常故意當『憨仔』嬉皮笑臉，私下卻可以把對方話語中的真假與虛偽，以及言外之意聽得一清二楚。我是可以暗中在舌燦蓮花的一問一答中挖出八卦，深入真相的口技天才！鍾傑克！我不是紙老虎，我不是沒脾氣，我是頂天立地的鐵漢！」

謀略繼續無意識在網路上繼續搜索討論烏鴉的網站，希望可以從中窺破一些蛛絲馬

跡。

接著他打開電郵一看，心頭一驚……

隨即他又露出不屑的神情，低哼了一聲，他對著電腦吼叫：「你！有本事就放馬過來！」話方罵出口，他突然想到，他那多金的老爸是否也曾收過相同的電郵？如果是的話，他現在加入了玄門正宗嗎？

若是如此，就可以從他老爸那裡做內應下手調查。簡謀略把可能是烏鴉所策劃的動畫式警告信函中，所有的恐嚇傷害一一記錄在電腦裡，於是他站起來想離開座位。

他站起身後，突然全身僵硬不動，他感覺全身麻痺，第一次感受到瀕臨死亡的恐懼。

那幾秒鐘就像讓他經歷了一柱香的時辰……

他無法發出任何聲音，看著自己身上被一團黑鴉鴉的黑霧像蓮花葉一樣迅速包圍了起來，黑霧像是火災現場一樣烏煙瘴氣。

謀略感覺到腳底板涼涼的，像是裊裊升高，他暗罵：「天啊！我離地不知道多高了……」

於是他乾脆閉上雙眼，感覺到身體僵硬如蔣公的銅像，並有一股不可控制的尿流順著褲管流下。霧氣黑到他真的不知道眼睛現在是睜開還是閉起的，耳朵又聽到詭異的靡靡之音，怪音他媽的怪到他腦袋像孫悟空，被頭上緊箍圈壓縮成葫蘆型，世上終極頭痛莫過於此啊！

這時他眼前又浮出一幕又幕的畫面，就如瀕死前沒有新意的例常慣例。還是老話一句，他不知道自己眼睛睜開還是閉著，只知道死亡的恐嚇威脅著他，眼前一幕接著一幕的畫面居然是拔舌地獄、刀山地獄、油鍋地獄、血池地獄……

恐怖噁心的3D真人影像在他眼前跑完了18層，最不可原諒的最後一幕是，一本藍色生死簿上寫著「命在旦夕」，血淋淋的四個大字直接浮貼在謀略的眼前！

瞬間黑色氣團忽然散開，衝入冷氣孔，而簡謀略像自由落體一樣扭曲身軀摔在地板上，這時候他已經忘記痛是怎樣的感受了，他只知道，他是完全靠著爬的力量，拿起電話打給傑克……

傑克想到每次他與謀略衝突後，可以調解彼此糾紛的中和人宋錢。「一團」一開始就是由鍾傑克、宋錢與簡謀略三人，靠實力加上血汗才拼出今天的輝煌成就。

他們三人將公司取名「一合相」的目的，是告示著這三個在「桃園拉拉山結義」的三兄弟有相同的理念、有相同的夢想，三人不分彼此合而為一，無二無別。即使大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不過大家都不約而同抱著只願能「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偉大情操。

從２０１３年開始，他們創辦了一家網路電視臺，開始的時候他們只用普通的攝影機拍下節目，而憑著他們大量搜索資料，遊說專家在他們網上電視臺做專題討論的節目，又透過３Ｄ動畫補充資料上的說明，他們主持的節目三年前就被稱為暗流文化。也有人這樣斷言：「『一合相』是本世紀最可能翻轉地球的軟勢力！」

在沒有專業主持人的情況下，他們三人乾脆親自上陣當起討論嘉賓，宋錢以製造話

題，將話題炒熱，在網路煽風點火最為擅長，而謀略則運用冷笑話，在他監管與主持的節目裡，往往每分鐘都能使得觀眾爆笑到岔氣，傑克則以串聯故事，火辣用詞與比喻，加之邏輯推理而聞名。

一開始只有小量的粉絲，漸漸地，在「一傳十、十傳百」的網路力量驅使下，「一合相」終於成為網路上的巨無霸，每一天閱覽率高達數十萬人次。他們花了兩年半的時間搜索足夠的資料，在市場造成風靡之後，他們又增設了出版部門，因此凡是在網路播放過的節目，每三個月就可根據其內容整理出一本新書，推出市場。

最近他們三人合著了一本小說《詛咒的力量》，內容影射「玄門正宗」其實就是透過「烏鴉」這神秘組織，以詛咒的力量恐嚇政界與企業界。書本出版之後，三天內即破了十五萬銷量，一個月內在中華聯邦狂銷三百萬本，誠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三天前，他們三人都秘密收到一封由「烏鴉」發出的電郵，限他們在三個月內繳付祈

福金，否則他們將面臨「烏鴉」的詛咒。

而世界上只有「玄門正宗」號稱能夠抵禦「烏鴉」的詛咒，換句話說，他們三人的選擇就是給「烏鴉」祈福金，再不然就是加入「玄門正宗」。

傑克收到電郵後，即召集三人開會，傑克透過邏輯推理推斷，為什麼從沒有第二個宗教組織膽敢說能解開「烏鴉」的詛咒，事情肯定有蹊蹺！而他們收過無數的匿名信件，都說「烏鴉」其實就是「玄門正宗」。

「哈利路亞麥達令，阿彌陀佛我愛你，啊啦啦……」

傑克再次拿起手機，手機裡是宋錢的聲音：

「傑克，快，打開電郵看看，我剛收到一封『黃羅紫檀』的電郵，而又擔心『烏鴉』的詛咒，其實還有一條退路，他們說如果我們不想加入『玄門正宗』，而又擔心『烏鴉』的詛咒，其實還有一條退路，就是可以找一個叫做司徒孔明的人，他們說司徒孔明這個人能夠幫助我們！」

「宋錢麻煩請你趕緊聯絡謀略，三十三分鐘後我們在『一合相』的圖書資料庫見面！」傑克說完站起身來。

突然他眼前一黑，整個房間黑暗了下來。

搖了！晃了！幹！又是地震的餘震！

書房內激烈搖晃震動著，幾乎把傑克給晃倒在地，書櫃強烈地左右搖晃，彷彿三面的牆壁都將倒塌下來。還好書櫃有安置特製防彈玻璃，所以才不至於讓書本都四處亂飛。

書房電燈忽明忽暗，電燈發出吱吱響，不斷的噪音十足是泰國恐怖電影氣氛。

瞬間，地不動了，不搖了！燈也亮了。奇怪的是，燈光比剛剛還要亮，簡直亮得有點炫目，使傑克瞳孔也縮小了許多。這猶如冥冥中有人在導演這場惡作劇一樣……

「嘩！」

傑克高聲驚叫著！

他的身體四周，慢慢浮出一團黑色氣體……

「我怎麼了！」

他看著自己的身體出現異狀，心中怦怦跳個不停，臉上閃爍著恐懼的氣色。

漸漸的，整團黑色氣體凝聚起來，把傑克的整個龍軀給包覆住。傑克眼如銅鈴，看著這團由氣體凝聚成的黑暗煙團，身體彷彿被定格，動彈不得。

黑暗煙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鑽進冷氣口。

「哈利路亞麥達令，阿尼陀……」

傑克的手機又響了，傑克喘著氣，迅速拿起手機，宋錢氣喘如牛說著：

「傑克，剛……剛才……房間突然像地震一樣，一下子……停電，我……看到……我身體浮出黑氣團……衝向冷氣口……我……」

電話又突然掛掉了。

「哈利路亞麥達令，阿尼陀佛我愛你，啊啦……不要是謀略！

這時手機又響起，傑克心中不祥的感覺升起，手機果真傳來謀略的聲音：

「傑克，剛……才，我身體浮出黑氣體……不行了！大事不妙了，極有可能是『烏鴉』發出的警告，他讓我們產生幻覺。我搜索到一些資料，我們要見司徒孔明，司徒超仁的哥哥……」

「要來的始終會來，看來烏鴉已經看上了我們，他們已經向我們宣戰。」傑克這樣回答。

（待續，請繼續追看《神棍》第二集。）

導讀介紹

- 若要以權謀奇招做一流人物，硬要所有人把你看成大人物，必須讀《出位——硬要世界看重我》和《心魔行銷》。
- 若要做業務，必讀《勾魂奪心洗腦催眠》和《心魔行銷》。
- 若要學社交，請看《心魔行銷》和《印象洗腦術》。
- 若要學把妹，須讀《財色戰場》、《心魔行銷》和《愛情陰謀論》。
- 若要走火入魔，參閱《極端自我就是王》、《有錢人的偏方》和《神棍之遺失的記憶》
- 若不想給人騙，請讀《冷血救世》、《有錢人的偏方》和《神棍之遺失的記憶》
- 若要變成有爆炸力和行動力的有錢人，必看《有錢人一定有偏見》和《出位——硬要世界看重我》。
- 若要對付壞男人，須看《看穿女人心，迷惑男人陣》

• 若要明白兩性關係，看《財色戰場》、《看穿女人心，迷惑男人陣》、《愛情陰謀論》和《讓他無法離開你的迷魂陣》

權謀派系



看穿女人心
迷惑男人陣



讓他無法離開你的
迷魂陣



出位
硬要世界看重我！

李民傑作品集



有錢人的偏方



有錢人一定有偏見

奸的好人系列



勾魂奪心洗腦催眠



財色戰場



冷血救世



心魔行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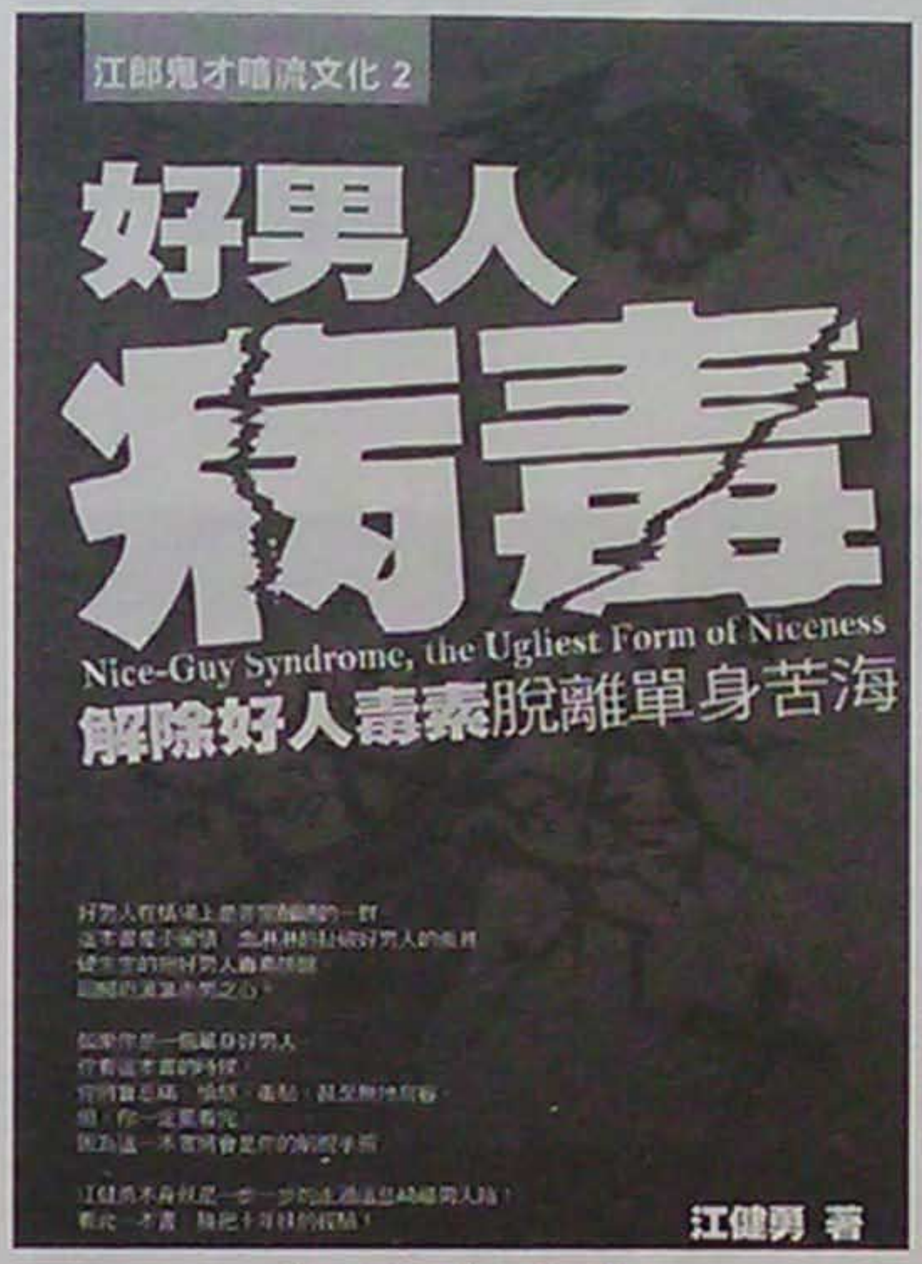


印象洗腦術



極端自我就是王

江郎鬼才 暗流文化



好男人病毒



愛情陰謀論

更方便的詢問或付款方式

1

電話傳真： (6) 03-79809422

手　　機： (6) 012-2055276 / (6) 012-3705276

SMS簡訊： +60122055276 或 00260122055276

或用你的電訊公司002，005，006，009.

Email： manvy.law@gmail.com

2

臺灣銀行劃撥：合作金庫銀行 大橋分行 TAIWAN COOPERATIVE BANK.

臺 灣 帳 戶 ：平凡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臺灣銀行戶口：5126 7176 15214

3

銀行劃撥： 馬來西亞銀行 MAYBANK BERHAD.

帳　　戶： 平凡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CORNER STONE CONSULTANT SDN BHD

銀行戶口： 5141 1433 9045

4

通信方式： 填妥報名表格及明細資料，連同匯票寄至本社。

通信地址： ORIDINARY CONSULTANT PTE LTD (TAIWAN)

CORNER STONE CONSULTANT SDN BHD

BLK A-9-5,ABADI VILLA CONDO,

NO.4 JALAN 2/109C,TMN ABADI INDAH,

OFF JLN KLANG LAMA

58100 KUALA LUMPUR,WEST MALAYSIA

神棍之遺失的記憶
Lost memory

原作故事：李民傑　你家班工作室

作者／李民傑
你家班成員1／鐘傑克
你家班成員2／簡謀略
你家班成員3 ／羅慧娟

封面設計／鄒瑞員
版面設計／鄒瑞員
潤稿／ 江雪婷

發行人、出版者／李民傑
出版／聯絡人 平凡企管顧問有限公司／劉敏慧
聯絡通訊處 ORIDINARY CONSULTANT PTE LTD (TAIWAN)
CORNER STONE CONSULTANT SDN BHD
BLK A-9-5,ABADI VILLA CONDO,
NO.4 JALAN 2/109C,TMN ABADI INDAH,
OFF JLN KLANG LAMA
58100 KUALA LUMPUR,WEST MALAYSIA

電話／傳真　(6) 03-79809422
手機／(6) 012-2055276 / 6012-3705276
劉敏慧EMAIL／manvy.law@gmail.com
李民傑個人臉書／ www.facebook.com/kofflee
李民傑噗浪網址／http://www.plurk.com/kofflee

台灣總經銷／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UNITED DISTRIBUTION CO.LTD
231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4樓
電話：(02)2917-8022　傳真：(02)2915-6275
製版印刷／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10年 7 月 4 日
售價／新台幣 380.00　港 幣 127.00
ISBN 978-983-44419-5-1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寄回更換)
Copyright 2010 © by Lee Min Keat
All right reserved

平凡企管出版作品系列

權謀派系



看穿女人心 迷惑男人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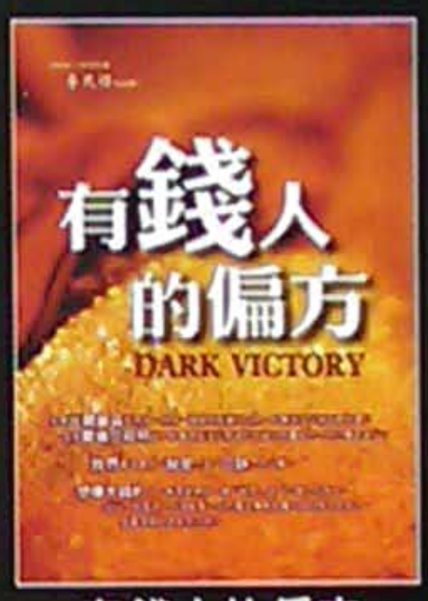


讓他無法離開你的迷魂陣



出位 硬要世界看重我!

李民傑作品集



有錢人的偏方



有錢人一定有偏見

奸的好人系列



勾魂、奪心、洗腦、催眠



財色戰場



冷血救世



心魔行銷



印象洗腦術



極端自我就是王

李想在一次的睡夢中，發現自己有一片遺失的記憶圖片，他進入腦部儲藏記憶的海馬廻尋找遺失的記憶，竟然發現自己的記憶被人燒毀，於是試圖進入與玄門正宗最親近的司徒超仁海馬廻，結果發現了超仁也同樣遺失了某些記憶。兩人在真實與虛擬交錯的記憶碎片中，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陰謀……

我多麼想一而再、再而三告訴大家，我是有神通的光棍。
當然，你們這批路人，也許以為光棍是指成單身或未婚男子的意思。
在明代，光棍是流氓的意思。明代對於流氓的專用稱呼是破落戶，這個破落戶並非指家道破敗，而是指『不務正業』。
光棍這個詞在清代也是指流氓，由此還發展出稱呼流氓的『棍』系列。
我很喜歡看古惑仔電影，喜歡看黑社會電影，喜歡流氓，喜歡癟三，喜歡痞子。
一言以蔽之，我是有神通力量的古惑仔、黑社會、流氓、癟三、痞子。
所以我又不同意洞悉內情的老爸，說我們是神棍，他的定義認為我們是騙子，是旁門左道。
第一、我不是騙子；第二、我比較像流氓。
我只不過是規規矩矩的幫人看命，也是你情我願的。
所謂收人錢財，替人消災。
錯就錯在我有神通！
如果看命的信徒付不起消災解難的祈福錢，他肯定會遭受報應！
這不單是我給予他應有的懲罰，還是得罪神而應該遭受的天譴。
如此而已。
我端詳著這個翹辮子的少年，得意的神情不自覺表露於面上。「對，這就是我的神通，嘿嘿！我不熟神棍，但我也是神棍！」

看著記憶圖如動畫顯示的李想，對自己發出自豪的獰笑，而且感到一陣快意。
他既自戀成狂地認為自己是天命所歸，又覺得他在替天行道。
「來吧，來找我算命吧！我是赫赫有名的鐵口直斷，想貪小便宜免費問我前程，我隨便一句飛鞋煞，你就需要慘死當場。如果你想要深入瞭解我的特異功能張力，無上歡迎，請先投保寫遺囑，賈禍自負。
哈哈哈哈哈，看來我真的很神！
不，我看來和實際上都很神！」
李想自言自語，很滿意地舉起這張記憶拼圖，他爽呆了。

建議陳列書區：大眾文學/奇幻小說